

# 上饒集 中營



印 店 書 奮 韜

營中集饒上

編社分中華社華新

印店書衆大

# 上饒集中營目次

|                 |         |
|-----------------|---------|
| 序.....          | 饒漱石(一)  |
| 上饒的集中營.....     | 長江(五)   |
| 上饒集中營的罪行.....   | 馮村(九)   |
| 卑鄙的統治羣.....     | 陳念林     |
| 集中營生活散記.....    | 孫秉泰(一八) |
| 哀施奇同志.....      | 陳念棟(二六) |
| 懷念孫錫祿同志.....    | 葉欽和(三七) |
| 如此「三民主義」教育..... | 馮村(四一)  |
| 地獄茅家嶺.....      | 黃迪非(四七) |
| 茅家嶺、集中營.....    | 李晉(五四)  |
| 站鐵籠的一天.....     | 李晉(五九)  |
| 記茅家嶺二個月的生活..... | 賴少其(六二) |
|                 | 曹越(六六)  |



3 1772 8129 6

369704

MG  
175  
18

|                  |           |
|------------------|-----------|
| 茅家嶺暴動.....       | 李勝 (七二)   |
| 赤石暴動.....        | 馮村 (七七)   |
| 上饒附近圖.....       | 季晉 (八九)   |
| 抗日囚徒的旅行.....     | 千戈 (九〇)   |
| 集中營在福建.....      | 孫秉泰 (九七)  |
| 赤石暴動以後.....      | 孫秉泰 (一〇二) |
| 逃出茅家嶺.....       | 黃迪非 (一〇二) |
| 回到新四軍來.....      | 李勝 (一〇五)  |
| 附錄：把孔子廟變成牢獄..... | 葉欽和 (一一一) |
|                  | 賴少其 (一四〇) |

# 上饒集中營出版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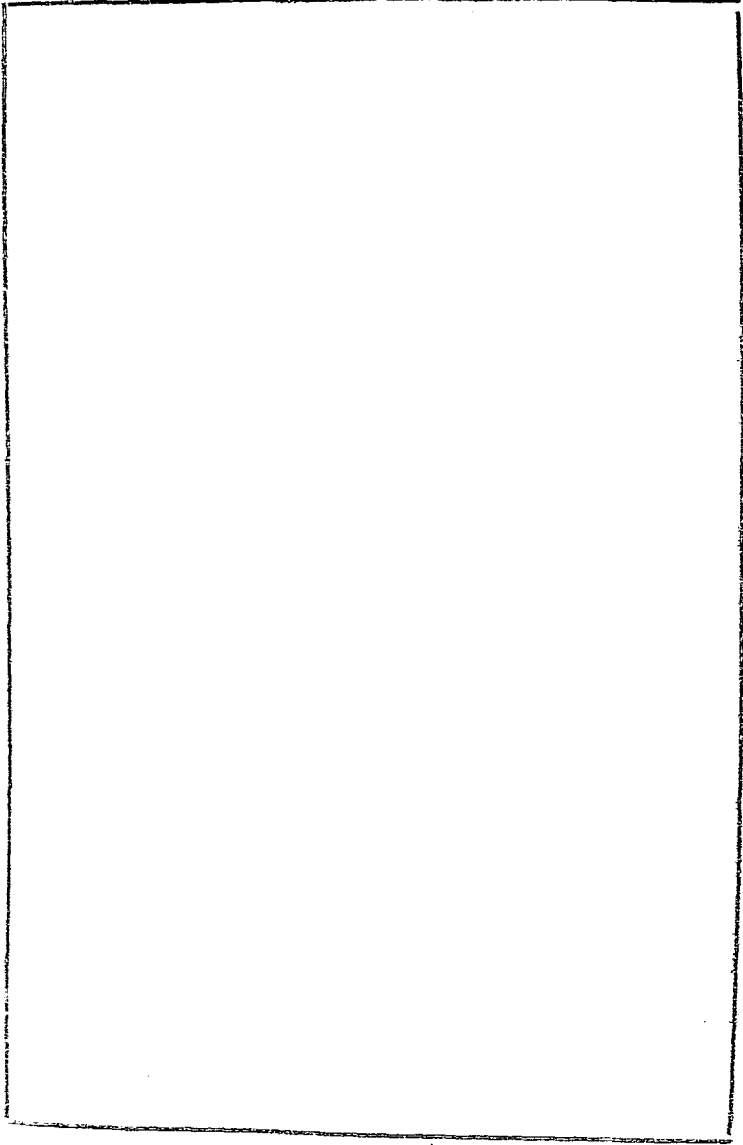
饒漱石

國民黨反動派爲了鞏固其少數人自私自利的專制政權，反對大多數人民的民主進步要求，自一九二七年叛變革命以後，即用世界上最野蠻最反動最黑暗的統治方法來鎮壓中國人民，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主張民主之人士。國民黨反動派曾經實行過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屠殺，數百萬革命青年與工農羣衆，數十萬共產黨員與革命戰士，其中有許多是我黨與中國人民優秀的領袖，在國民黨法西斯的屠刀下蒙難殉國。九一八以後，全國人民在我黨對日抗戰號召之下，愛國運動風起雲湧，國民黨當局感於殺不勝殺，乃於內戰屠殺之外又採用大監獄與反省院等集中營性質的辦法，拘囚千千萬萬愛國志士，實行其大規模的慢性屠殺，因而身心受摧殘之愛國志士不知凡幾。抗戰爆發，國民黨當局爲全國民主勢力所逼迫，曾釋放一部份政治犯。然而武漢失守之後，國民黨當局的反動真面目又一次公開暴露，對日消極應戰積極勾搭的方針，對內則雷厲風行其血腥殘暴的法西斯獨裁專政，壓迫言論，封閉文化機關，組織反共戰爭與虐殺羣衆，自食其對共產黨與全國人民關於團結抗戰之諾言。對我黨在敵後報章卓絕抗戰功高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不但不予接濟，而且曾於一九三九與一九四〇年兩度發動以華北爲中心之反共內戰，一九四一年又發動以華中爲中心之皖南事變，一九四三年更陰謀以消滅我黨中心所在地，八路軍新四軍總後方之甘陝鞏邊區爲中心進行第三次大規模反共內戰（後因我黨與全世界全國人民之反對而失敗）。對我敵後解放區則極盡其卑鄙無恥甚至超過敵僞之各種破壞方法。其在大後方則於壓迫人民各種政策之外，

復廣設全世界所憎恨的「集中營」，把德意法西斯政治中最凶狠殘忍的「集中營」制度，來對待大後方愛國人民。從蘭州、西安、成都、重慶、到貴陽、昆明、桂林、衡陽，以至曲江、贛州、上饒、福建，都有大小不等的集中營，而以蘭州、西安、重慶、贛州、上饒等處集中營爲最大，十數萬有爲之人才，亦即抗戰建國有用之幹部，終日呻吟於暗無天日之集中營中，過着酷刑、苦役、飢餓、疾病、槍殺及精神毒害的生活。上饒集中營爲華中最大集中營，被囚數千人，其中最大部份爲皖南事變被蔣介石無恥軍事陰謀所俘去之我新四軍幹部與戰士，其餘則爲東南各省的愛國志士，國民黨當局集中大批特務爪牙與中外法西斯集中營經驗，企圖脅迫我新四軍幹部，戰士與其他愛國人士放棄其抗戰主張，轉變爲法西斯之走卒。但國民黨特務走狗們這種無恥與犯罪行爲終被受過毛澤東偉大光輝照耀過的志士們所一致反對，而全部落空。國民黨當局於驚惶失措之餘，乃轉而施行高壓，在長期無限制的苦役中并施金（針刺腹部）、木（打屁股）、水（灌辣椒水）、火（如烤小豬）、土（活埋）、風（冬夜赤身掛在樹上）、餓（不給吃飽）、病（不給藥不准醫）、疲（使終日無休息）等刑，以使志士們「痛苦的」死去。同時在精神上則終日以無恥的法西斯反民主反人民的理論強迫其接收，然而志士們在我共產黨員堅強領導與鋼鐵般的團結之下，用茅家嶺暴動和赤石大暴動以及零星的逃跑，勝利地回答了特務當局的新的步驟。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與愛國志士已經經過千辛萬苦回到了新四軍，繼續爲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戰鬥，有許多未及逃跑的志士們則曾被大批槍斃，還有一部份繼續在集中營中，過着悲慘的日子。國民黨當局爲了掩飾其法西斯政治的面目，曾於去年盟國記者訪問延安時將西安集中營分散，現在我們就向全世界全中國人民提出國民黨集中營的充分證據來。我們在這本書裏有了相當充實的關於上饒集中營的材料，（還有高級幹部與戰士部份除外）只要稍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讀之而怒髮衝冠的。書中所有文章（除第一篇外）都是集中營中逃出來的同志們寫的，每篇文章都充滿了血與恨。國民

黨的法西斯政治，不僅用來對付我們共產黨，而且也對付所有的愛國志士們。我們共產黨人願始終與全國贊成團結抗戰為中國獨立、民主、自由事業而鬥爭的人士在任何地方並肩奮鬥，以驅逐日寇和解放全中國之目的。我這裏謹向各地被國民黨集中營槍斃、虐殺、病死、困死及受酷刑而死的同志們志士們致哀！同儕在集中營的新四軍指戰員政工人員與其他一切愛國志士致謝詞！向由上饒集中營中英勇鬥爭勝利歸來的同志們戰士們致敬！我這裏特對虐殺自己同胞謀害民族精英殘酷野蠻與毫無人性的國民黨反動派提出嚴重抗議！這本書可說是身受國民黨反動派殘酷摧殘的同志們對國民黨法西斯特務血腥統治的控訴，我堅決相信，像這樣倒行逆施以人民為敵的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如果還不及早改正錯誤，以贖其重重的罪惡，則不久必將葬身於其自己重重罪惡中，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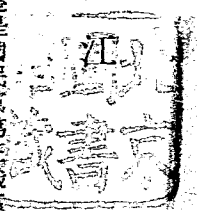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一·十三  
皖南事變四週年





# 上饒的集中營

長



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東南各省的千萬青年和革命民衆最憎惡的地方是上饒，這裏是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同時也是萬惡的東南各省特務大本營，指揮東南各省特務的最高反動機關是三戰區的情報專員室，情報專員是贛笠的重要殺人兇手張超。

上饒集中營對外的名稱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前，分爲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集訓總隊（內分軍士大隊——在鉛山和軍官大隊在周田，大隊長張超）和特別訓練班（主任張超）兩個單位。四月以後，改編爲「中央青年訓導團東南分團」，和國民黨在西安的另一集中營「中央青年訓導團西北分團」遙遙相對，西北分團屬於蔣介石最親信的幹部胡宗南管理。

上饒集中營主要的分爲下列幾個部份：第一是七峯岩，第二是周田村，第三是茅家嶺，第四是李村。還有一部份在石塘，其性質與周田村大致相同，這些地方都在上饒城的附近。

七峯岩可以說是政治軟化所，周田村是苦工營，茅家嶺是活地獄，李村是高等軟化所。被捕入集中營的大致先經過七峯岩，然後周田村，最後便是茅家嶺；上了茅家嶺，縱算不死也弄得你酷刑餘生，奄奄一息了。

這個集中營，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月浙贛路戰事以前，裏面關着許多有名人物，除葉挺軍長外，還有馮XX、林植夫、黃誠、李子芳等，新聞記者有四個：兩個是國新社的計借英和谷斯欽，一個是創辦豫東大眾報的徐師梁，一個是浙江民族日報的編輯王聞識，華僑青年有還還的陳子谷，安南的黃迪菲。皖南事變後，新四軍有幾百幹部被囚禁在這裏。還有一部份是浙贛路一帶教育文化機關中被國特認爲思想上有問題的人物，如玉山路某中學的教員，上饒民衆教育館的藝術主任等。還有不少是由國

民黨部隊中捉來日思想犯，這其中有一些是國民黨軍隊裏服役團的團員，有一些是國民黨的政工人員，這一點和延川綦江縣的集中營不同，那裏是專門囚禁軍慶國民黨高級黨政軍機中中被認為思想犯的。

上饒集中營的主要部份在周田村的其中分爲「軍官隊」與「特別訓練班」，軍官隊共分爲五個隊，其中一隊爲女生隊，「特訓班」爲文化程度比較高的份子，由張超的親信幹部王壽山負責，此人陰險狠毒，新四軍在皖南時代，他就在新四軍官庫，不斷進行奸細破壞工作，他們想把特訓班的人訓練成爲革命的叛徒，作爲特工的後備軍。

在七峯岩中，囚犯是一律帶腳鍊，不許互相談話，不許看書報，他們經常以所謂「情報員」的特工幹部來進行個別談話，實行欺騙，德蘇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莫斯科已失守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抗戰勝利已沒有問題了，他們可以全力對內，鎮壓他們所謂「反動勢力」。

他們自己捏造些小冊子，如「新四軍江南戰績」及「包安印象」一抗大歸來」等，強迫每人都要看，而且強迫大家都要相信，有一個「情報員」爲了誇耀他們「特工」的偉大，又把「延安印象」一抗大歸來」的來路說了出來，原來是憲兵第八團一個班長派到延安去作奸細，回重慶寫成的；「新四軍江南戰績」，完全是張超這般傢伙的作造。

管理七峯岩的有三個系統：担任衛兵的是三戰區特務團，監督「囚犯」行動的是憲兵，作思想欺騙的是特工——情報員。爲了爭統治權，三方面時常鬥爭，會經爲了想強姦女犯，特務團和憲兵屢幾次打起來，而他們對於「特工」，一發罵他們是一吃冤枉」的東西。

經過七峯岩的教化階段，如果還不能達到犯人「自首」的目的，就轉到周田村的苦役階段。

到了周田村集中營，不管是一軍官隊」，或者是一特別訓練班」，腳鍊一律不要了。這幾百人都關在有鉄絲網的大圍牆中，每天都是繁重的苦工，抬木料、打土牆、修房子、開馬路、平操場、挑水、煮飯，凡是能想得出的苦工，總讓你一天到晚不能絲毫休息，飯也不讓你吃飽，飯裏蒼蠅屎不尅多少，弄得大家生病，又不給你醫藥，使你疲憊不堪，日漸病弱。馮××肚子上生一個大瘡，愈爛愈深

，每日流膿不止，他們也不許他醫治，一定要「自首」了才可以請醫生，所以他的病開得非常危險。對於「軍官隊」的統治辦法，比較更橫蠻些，經常實行毒打，故軍官隊中常發哀號。而對待訓練，則苦工之外，仍然繼續政治教化，不啻那些所謂「教官」——「特工」——分別進行談話，同時暗中備置內線，偵察「囚犯」之思想行動，往往最後還由張超親自談話一次，仍不能達到自首之目的時，他們最後的手段是送上「活地獄」茅家嶺。

被他們判定為「頑固不化」的份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殘酷的杖刑，由幾個彪形大漢將手無寸鐵的青年瘋狂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後，然後用糞箕或者由幾個人挾到茅家嶺。

到了茅家嶺，又上腳鍊，二三十人關在一間屋子裏，完全成了待決之囚，再出去的希望就很少了。但是他們也不把這些人槍決，只讓他們長期受罪。有些人被一站鐵籠，鐵籠內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過毒打的人，站不到二十四小時就不能支持了，好人也站不逾三天；有些人被「針刺肚皮」，弄得全身是孔，叫苦連天，有些人被一坐老虎凳；有的在冬天剃光衣服去吹風，夏天跪在太陽裏硬晒；有的經常拖出來毒打。至於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說了，有些特務團士兵也看不過，他們說：「你們交共有罪，就應該槍決，如罪無罪，又何必弄得半生半死呢？」

李村是日軍軍長的地方，葉軍長最初表面比較受優待些，沒有上腳鍊，願祝同要他寫一個文件，說明新四軍行動完全由項英負責，他堅決反對，但當：「新四軍一切責任我完全負担，與他人無礙，應將其他初捕人員釋放」。他在李村牆上寫了許多詩，都被特務塗去，還看得出的詩句有「坐牢三個月，勝讀十年書」，這是一九四一年夏天寫的，後來特務要把他遷到另地方，他不肯去，雙方爭執，被憲兵網起來弄走了。

國特所希望的「自首」，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而答覆他們的，除了不得已的忍耐而外，就是逃跑與暴動，馬田村集中營經常發生逃跑事件，而茅家嶺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來了一次大暴動，全部「犯人」奪了守衛的武裝，衝出了地獄。

爲了防止逃跑與暴動，「三軍區情報專員室」以上饒爲中心，三十里以內劃爲內層警戒線：密佈

軍警，並強迫保甲長一律負責捕拿逃犯；三十里以外之皖南太平、浙江金華、福建崇安則爲外層警戒線，這裏派人於要路口把守，因此有一部份逃出來的革命青年被他們捉回去打死了，也有不少跑脫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敵軍攻佔上饒，這個集中營曾搬至福建，在赤石有一個隊騷動出來。其餘則到徐市成立新集中營，但是全國這樣的集中營還有十幾個，成千成萬的革命青年還在水深火熱中期待着解放呢！

# 上饒集中營罪行

馮村

「新四軍的解散，（？）完全是一個軍紀問題，（？）絲毫不涉及政治問題或黨派問題。（？）」這是反動派頭子在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中央紀念週上公開發表的言論，但新四軍的成千有功無罪而被俘的幹部和戰鬥員，在江西上饒集中營中竟遇到怎樣的「軍紀問題」呢？究竟是怎樣的「受訓生活」呢？舉軍官大隊第三隊來作一個例子罷！

（一）營前的殘忍

「國民黨中央寬大為懷，（？）對於你們這批新四軍的幹部，只要你們能認識錯誤（？）悔過自新，我們絕不咎既往。（？）」這是一到集中營後，集中營的最高負責者——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中將高級情報參謀盧旭和長官司司令部政治部少將情報專員張超向我們「訓示」的。但是管我們的班長是特工，管我們的排長是特工，管我們的隊長是特工；門口有憲兵，門外有圍牆，圍牆外面有鐵絲網，鐵絲網外面有憲兵連的軍事哨，軍事哨的外圍是長官部特務團的排哨和連哨；出外有憲兵跟，出操有機槍看；白天兩頓粥，晚上憲兵防。盧旭又說：「我們並沒有把你們當俘虜看。」而事實上，我們的名單上就註着「匪犯」，連夜裏小便都得要經憲兵批准才行。明明有病的人，硬要你去挑二百斤一包米。這是什麼待遇呢？而更慘的還在後面，舉幾個事實罷：

第一個是越南青年華僑黃迪菲同志，他來軍僅只一週，即遭皖變被俘，反動派曉得他不是一個黨員，因此，要他寫一篇「新四軍叛變經過」的論文；他不寫。有一天，指導員叫他去了，一進房間，立刻將黃同志的一千度的眼鏡和上身的棉衣襯衣脫下，這是十月的天氣，黃同志立正在那裏，冷得發抖了。

「你論文寫了沒有？」指導員問。

「沒有寫！」

「爲什麼不寫？」

「不會寫！」

「怎麼，你是一個大學生，不會寫文章？」

「不一定，個個大學生都會寫文章的！」

「好！我問你，你讀過三民主義沒有？」

「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都讀過三民主義的。」

「那麼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義呢？」

「你們那樣的三民主義不信仰！」

「爲什麼不信仰呢？」

「你自稱是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而拿這樣的法西斯手段對付革命青年，叫我還要信仰什麼東西？」

「好！你頑固！」

於是衣服全部剝光，送進一間幽暗，空洞的房間裏，凍餓二天以後隊長指導員又叫他去了，一進門後，隊長就問：

「怎麼樣？」

「沒有什麼！」

「考慮過了沒有？」

「考慮過了！」

「怎麼樣？」

「不信仰！」

「不信仰！」隊長怒吼一聲，當胸就是一拳。黃同志被這一擊，退倒牆壁上去了。

「好頑固的東西，看你再頑固不頑固。」接着又是幾拳，背靠着牆壁，當胸遭着猛擊，人，究竟是人，又不是鐵石，黃同志被擊得昏過去了，醒來時，已躺在自己的鋪位上，圍着幾個自己的同志，黃同志覺胸部很痛，喉嚨一癢，吐出一口血來，傷重了！

第二個落到貴州的青年尹德明同志的身上了，他是一個很健談理論的人，因此，有一天，也被叫了去。幾句一問，沒有結果，被請到一間另外安置好的房間裏去了。

這是一間空空的房間，四周是泥牆，有一扇木窗，太陽透過它送進一些光線來，中間有一根柱子，柱子前面放着一張長凳，底下放着兩根繩子。

進房間，尹同志就不由自主的破幾個特工將上衣脫去，褲帶解掉，扔他坐上了那條長凳，背靠着木柱，然後再將他的兩手高舉，兩腳伸後，緊緊的縛在柱子上，這樣，當胸坦露，連腹部也露出來了一個特工，很熟練的從袋裏掏出了一把二寸長的鋼針，大約有幾十個，放在長凳的一頭，接着，他就蹲了下去。

這時，隊長又開口問了：

「你自新不自新？」臉上帶着絲絲猙獰笑。

「不自新！」尹同志堅決地答。

「好！看你自新不自新！」

動手了，蹲着的特工，兩指揀起一枚針，往尹同志的肚裏，深深地插了進去。

「自新不自新？」

「不自新！」

第二枚插進去了！

「我看你快不要嘴硬了，還是答應的好，這種吃苦是不值得的！」另一個特工假仁假義的勸道。

尹同志牙關一咬，筋肉一搐，堅決地答道：

「不自新？」

「好！你這樣硬！」隊長惱火了。

於是：第三枚，第四枚，第五枚，第六枚……：

十五枚了，十六枚了，尹同志的呼吸細弱了，但是針還是一枚一枚的增加着，整個的胃部和腹部

像一頭夏夜偷瓜的刺蝟。

二十一枚，二十二枚，尹同志痛昏過去了。

第三個輪到了過去皖南軍教導隊會計祝金祥同志。有一天半夜裏，大家睡得很熟，突然，一個班

長跑進房來，把祝金祥同志一拍，祝金祥醒過來了，問道：

「幹什麼？」

「隊長請你去，快起來！」

衣服穿好，跟着班長，走出門外，即由兩個憲兵押着走出大門，繞出周田村，到一個小山底下。

上弦的月亮，快燻下山，滿天繁星，閃着眼睛，隊長、指導員等看見祝金祥來了，即忙指着地下

插着的一把洋鋤說道：

「祝金祥，你這把鋤子挖一個坑！」

祝金祥心裏有些成竹，但還不能完全確定挖坑究竟做什麼呢？

坑已挖好，隊長開了口：

「祝金祥你的問題，你準備怎樣打算？」

「沒有什麼打算！」

「死在臨頭，還是這樣頑固！」

「……………」

「跳下去！」隊長嚴厲喝道。



祝金祥就跳了下去。

「怎樣？」隊長再問。

「沒有怎麼樣！」

憲兵班長等開始埋土了。

「究竟怎麼樣？」

「不重新！」

坑裏的土一寸一寸的在增加着，埋到膝頭，埋上大腿了。

祝同志閉着眼睛視死如歸！

突然，指導員開口了，他向隊長道：

「他這年輕，放了他，讓他再去考慮考慮，你不要冒火！」

隊長不響。

指導員轉臉對祝金祥道：

「起來，今天饒了你，好好的回去再考慮考慮。」

祝金祥爬了起來，抖抖衣服，拍掉泥土。

隊長威嚴地喝道：

「你回去不准向他人講，假使給我查出你講了去的話，我一定槍斃你！知道麼？」

第四個，輪到郭勝同志的身上了。由於郭勝同志的高度的堅決性和頑強性，使他遭受了兩次非人刑法。第一次是這樣的：在十一月的天氣裏，把他混身剝得精光，把四肢縛在一顆樹上，活活的凍他，在冰冷刺骨的寒風裏，郭勝同志死去又活來着數次，始終堅強不屈，敵人無可奈何，仍只得把他放了。第二次是將他拖到山下，掀倒地上，四肢拖着。用扁担木棍，混身毒打，把郭勝同志的腳脛都打壞了，死去又活來者又數次，但郭勝同志仍同以前一樣，死不屈服，敵人無可奈何，仍只得把他放了。第五個輪到了馬潞同志的身上，這個辦法特別，既非他，也不埋，也不是凍，而是鑿天的出一特

別操」。除了吃飯，整天的時間，就要你在太陽底下出特別操，九個班長，每人一小時，交換輪流喊口令。特別操的內容是：立正，少息，跪倒，臥下，齊步，跑步，慢步，正步，原地跑步，既不放你歇，又要你操得好，動作一差，則當胸一拳，太熱了昏倒，則用冷水澆醒後再來。不到三天，馬潑同志變成了一個呆頭呆腦的傻瓜，三天之後馬潑同志瘋了！這樣的例子還多。

（二）所謂「軍事訓練」

集中營是由兩個部份組成的，一個是軍官大隊，一個是特別訓練班，對外的名義是「受訓」，吃的是沙米稀飯，無油菜湯，穿的是軍式軍衣，無疑的，當然是過着軍事訓練生活了。

但我們的軍事訓練，卻與普通一般的軍事訓練有些不同，不同在那裏呢？

第一：班與班之間不准來往，當然更不准講話，本班同志兩個人講話時，不准身語或小聲，應該大聲的高談闊論，聲言之大，要全身能聽得見，白晝空閒時，集合在操場上曬太陽，捉虱子，不許亂跑。目的是什麼呢？怕你們造反，逃跑。

第二：晚上睡覺，挨次排好，睡下以後，不准亂動，假使有誰要抓一抓癢的話，班長看見，就得罰你。身站在牀前，立正站一整夜，要大小便，先得向班長報告，允許之後，才能翻身起牀。有一次，有一個同志半夜裏要大便了，他躺在牀上，一動不敢動，先向班長報告：

「報告，大便！」

班長只裝不聽見。

「報告，大便！」那位同志發急了。

還是裝作不聽見。

沒有辦法，便又忍不住，只得拉一張報紙鋪在牀上，拉了後，將它包好，因為很臭，無意之間，睡在旁邊的一個同志，輕輕的開了：

「怎麼這樣臭的？」

報告聽不見，輕輕的耳語，班長卻尖起耳朵聽見了，他忙走過來，嚴厲地問道：

「講什麼？」

瞞不過了，只得照直說，拉便的同志，光身站了一夜。第二天，奉隊長之命，在泥牆下部挖一個洞，將那包大便，放在洞裏，然後拖那位拉便的同志過來，隊長問道：

「是你拉的嗎？」

「是的。」賴又賴不掉，只得答應：

「好！今天就處罰你跪在牆前，把你的鼻子塞進洞裏。去開你的屎具，這就叫自己拉屎自己聞！」

「隊長……」這種處分太難受，他想講些價錢。

「什麼？沒有價錢講的，快跪下去。」

無法，只得跪下去了。

第三：軍事訓練的第二個內容是處罰，當中的一種最普遍的方法：三點成一線，什麼叫三點成一線呢？就是當你有些地方，像內務不夠整齊，公差不夠努力，使班長對你不高興的時候，他就可以使你的三點：後腦、臀部，腳後跟，緊貼牆壁，站成一線，這還不算數，而且還得要在你的膝彎裏，加一塊瓦磚，以作你是否緊靠牆壁，是否三點成了一線的標準，假使磚頭落了，證明你三點未成一線時，則老拳相向，當胸猛擊，打到你咯血昏倒為止，假使你老老實實，三點成了一線的話，則不要一刻鐘，也就可以使你昏倒了。

第四：軍事訓練的第四個內容，就是有名的四大週，且舉兩週，迅速，兩週以示一例。

第一週是清週

長期的集中營生活，在精神上是非常苦悶的，因此，大家都只得偷空抄些前線日報上的文藝和詩篇，學一些英文日文，庶不致白白浪費了這一部份可寶貴的光陰。過去我們常常聽說，監獄是學校，許多同志在被捕的時期內，理論上的修養提高了。但今天集中營的生活環境，已非昔日牢獄生活可比，反而派是聰敏得多了，不給你什麼書看，要看看。是有的，尖兵（反共專刊）蔣介石的總理遺教六

訓；抗戰軍紀論（專爲皖變而出版的罵新四軍的）；無可奈何，我們覺得，只有從語言學上來加強自己了，正因爲爲居苦悶，因此一開始，學習情緒就非常高，以竹棒代鋼筆，以沙地代黑板，有的聰敏的同志，拿鐵絲併起來做鋼筆，甚至更聰敏的，以破碗片將木壳槍彈壳割破，磨成了像G字鋼筆尖一樣的鋼筆尖，有的同志，甚至半夜夢裏，都在A A，B B等讀出來了。

這種語言學上的學習，不久也就遭到了特工份子的干涉，而不幸「短命死矣」，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哨子一吹，有病無病，全體在操場上集合，中等身材北方口音，圓圓面龐，活閻羅會恭生講話了。劈頭第一句，就是：

「鬼子要清鄉，我們也要清鄉！」理由是：「最近來，大家都是瞎抄瞎寫的，弄得內務不好，上課不遵守課堂秩序，所以今天要把你們的小本子都查乾淨。」

清鄉開始了，程序是：立正！一二三報數！

然後，衣服脫下，混身光光，只剩一條短褲，然後，一數向前七步，二數向前四步，三數不動，然後，由隊長，區隊長，班長分別進行詳細搜查，操場搜查結束，由隊長率領區隊長班長進行室內搜查。

這是一個突然的行動，大家毫無準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覷有什麼辦法呢？也正因爲這是一個突然的行動，因此，清鄉的結果很圓滿，每一個人的錢，鋼筆，本子，書，都給全部搜去，名稱爲「保存」起來了，從此各人身上光光潔潔分文不留。清鄉過後，曾恭生又出現了，結論是：「這次清鄉之後任何一個人都不准有小本子，都不准學外國文，我們是中國人爲什麼要學外國話呢？以後誰個再要寫一個外國文字，用外國文講一句話，那就不客氣！」他的老拳，又舉起來了。

第二週是迅速週。

望文生義就知道，迅速週要達到的要求，無容說是「迅速」：起床要迅速，集合要迅速，吃飯要迅速，睡覺要迅速，除這些要迅速之外，還有幾個特殊要求迅速的內容：

一、一到操場，跑步要求迅速，正在迅速跑步，口令來了：

「臥下！」迅速臥下了，還未臥好，又叫了：「立起！」迅速立起了，還未站直，命令又來了：「臥下！」才又迅速臥下，又喊「立起！」了。於是「立起」，「臥下」，「臥下」，「立起」，弄得你頭昏眼花，惘然不知所從，假使稍一遍慢的話，那麼，老拳相向或「三點成一線」又降到你的頭上了。

二、平常的時候，大便是先集合，再一二三報數，然後由班長分排分別帶去集體進行的，迅速週開始，變花樣了，哨子一響，接着口令：

「大便！」

一聲令下，大家去大便了。

因為是迅速週，所以大家心急慌忙，面紅耳赤，力求迅速，但實際上的迅速，是出乎一般估計之外的，正在便得快的將近一半，較慢的還未到一半，大便這一條條的拖在肛門上，哨音響了：

「集合！」

集合又得迅速的呀！不迅速，又不得了。但大便呢，不待說沒有拉完，甚至還沒有拉斷，不去要不得，去又來不得，真使人進退兩難哭笑不得。

三、迅速的要求還有一種，就是洗臉也要迅速，在集中營裏，一年到頭，都是到塘邊洗冷水臉的，一隊人，長長的行列，待先頭一到就不管後面，吹起洗臉的哨音了，於是大家爭先恐後，搶着動作，最後的幾個人才一到塘邊，哨音又響了：

「集合！」

集合當然又得迅速的呀！因此，臉也只得不洗了。動作慢一點的如王鉄夫同志也者，甚至於連幾個月都沒有洗過一次臉的。

總之，軍事訓練的目的，直截了當的一句話，就是從日常的殘忍的生活中來拖死你，弄得你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不得不在他的變節政策下俯首屈服。但是，茅家嶺和赤石暴動終於答覆他們了。

(完)

四月八日

# 卑劣的統治羣

陳念樑  
孫秉泰

——上饒集中營羣醜像

上饒集中營一方面是酷毒的刑罰和非人的生活，另外在其所謂「感化」教育中也表現了頑固派統治羣中的無知與卑鄙。

（一）無知的「輔」「基」與斯摩稜「克」「斯」兩教官

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蘇戰爭爆發以後，集中營的教官們接連來向我們作了幾次時事報告，其實，正確點說，也就是讀報，因為所報告的時事，不過是將「前線日報」（上饒國民黨報紙）上刊載的消息背誦一遍而已，但就是背報，却也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具備一些地理上的普通常識，就容易鬧出笑話來的，有一天，正當某輔失守之後，一位胖胖的大個子，曾在大學畢業的唐教官來作報告了，一開口，大家都笑了起來，原來他的聲調，又尖又狹，俗諺所說「雌鷄聲」般的，同他的大個子寬判若兩人，假使不是親眼看着他，親耳聽着他講的話，真會不相信偌大的個子竟會發出那樣細聲細調的。序說一遍，他在黑板上畫了一張圖，從右至左的寫了「輔基」兩個字，接着：他指着黑板向我們報告道：

「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德國軍隊已於昨天佔領了「輔基」了！」

話才脫口，哄堂都笑了起來，笑得他臉都紅了。但他却仍以爲是自己的聲調關係，向我們解釋了一下，以後，仍又「輔基」「輔基」的講下去，從此，唐胖子在同志們的嘴裏就易以「輔基」爲名了。

斯摩稜「克」「斯」也是一樣，他是軍官大隊部的指導員，有一次，在報告斯摩稜斯克附近激戰的消息時，就一直是斯摩稜「克」「斯」，斯摩稜「克」「斯」的講下去，揚揚得意，一若他對於蘇

德戰場有過大大的研究的樣子。從此，當我們不論在那裏，遠遠碰見他的時候。就。

『噓，斯摩稜「克」「斯」來了！』那樣的叫起來了。

(二) 所謂「做領袖的條件」

集中營聘來了一位教官，大名是姜移山，據他說，他是留學莫斯科的，他同我們作自我介紹時，他這樣說：

『我在蘇聯，會學了四年，四年學了些什麼東西呢，就學了共產主義四個字』說到這一句時，一個字一個字的用力讀着，臉上帶着蔑笑，然後再繼續說：『因此，在共產主義理論方面，我比你們是曉得更多些。現在我還有許多列寧主義的原本書，這是國民黨中央批准我看的。』

這一位對共產主義四個字學了足足四年，對共產主義曉得更多些的教官，後來卻擔任了「領袖言行」這一課，有一次，他來上課了，一開口，就是：

『我們的總裁』他必恭必敬地一個立正，我們坐着的也只好跟着挺一挺胸，因為這是國民黨聽見講到「總裁」二個字時的老一套。之後，他繼續說道：

『總裁之所以能成爲領袖，是有他一定的條件的，沒有一定的條件，決不能做我們的偉大的領袖，那麼，究竟是那些條件，造成了我們的領袖呢？』他說着，手裏從講板上拾了一枚粉筆，轉身向着黑板，寫字了。

黑板上點出白字來了。

『第一條：早起運動的習慣。』

第二條：賢內助。

第三條：鋼鐵的意志，詩人的靈魂。』

才寫出了三條，同志們都禁不住紛紛低聲笑論起來了：

有的說：『我們集中營天天不亮就起牀，每天要晨操，早起運動的習慣早已養成，我們都配得上做領袖！』

有的說：『可惜我家裏的老婆是土包子，只會做鞋洗衣服，不能替我當翻譯，跑外國，勾通洋人！』

等到他寫完十幾條條件，開始作解釋時，同志們都已毫無興趣偷偷地去做他們自己的工作，擦線的擦線，織襪的織襪，看報的看報，扯談的扯談去了。

(三) 居然是一個秘密消息！

集中營的總教官蕭芬，四川人，矮矮的瘦個子，陰險，狡猾，一望而知是一個三訣吹，拍、騙的個中能手，他同我們進行個別談話時，總常常這樣說：『你們不要自以為了不起，像我這樣的人，到共產黨裏去的話，起碼當一個政治部主任。』當列寧格勒被圍，莫斯科進行大戰的時候，他就公開發表文章，(登在前線日報)說莫斯科必失，而列寧格希早已失守了(？)。一九四二年四月美國飛機突襲東京之後，有一天紀念週上，他作報告，照例，帶着那股吹拍騙的面容，向張超(集中營頭子)敬禮之後，開口了，他說：

「今天，我告訴你們一個極秘密的消息。」

全場近千的同志，聽了「極秘密」三個字，突然一震，神經一緊張，集中注意力，尖起耳朵諦聽了。

「這一個消息是長官部高級負責人傳來的，極秘密，我今天告訴給你們聽，希望你們聽了之後，不准向外傳。」

長官部高級負責人傳來的，什麼消息呢？倒要聽一聽了。「不准向外傳」，真好笑，倒好像我們不是囚犯而是可以自由出入似的。究竟什麼消息呢？胡盧裏賣的什麼藥呢？大家更聚精會神的聽着。

「這一次美國飛機轟炸東京的時候，日本天皇嚇得鑽到了床底下去了！」

大家掩嘴笑起來了，究竟當我「是什麼人呢？日本天皇真會鑽到牀底下去的嗎？而且這又竟是一個「秘密消息」又是「長官部高級負責人傳來」的「極秘密消息」，又是「不准集中營的人向外傳」的「極秘密消息」。在那樣的場合，在我們這些「政治囚徒」的面前，鄭重其事的講得出來，真是「阿彌陀佛」！



「四」「鬼」、「狗」、「人」

集中營有謀名爲特約演講，請的是反共的「名流」，如詩線日報社長馬曙禮，戰區政治部祕書長戴鴻猷等都來講過，有的講些時事，有的講些唯心哲學，有一次，據說請到一位大將了，是江西省的反共理論家張太靈，矮矮個子，穿着學生裝，蒼白的臉，頭髮很長，文質彬彬，倒真似乎有些像「學者」的樣子，既是大名鼎鼎，又經張超鄭重介紹：明知他不會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等的老一套的，倒也想聽聽他的一套，因爲據說，他是會同葉青展開誰是反動正統這一地位的論爭的。

他說了幾句謙虛的客套之後，展開了他的理論演講，他講的是唯生哲學，他說：

「我是相信三民主義的，因此，我也相信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唯生哲學，陳立夫先生在唯生論的一本書的序文上，開頭有兩句很精闢的批評唯心哲學和唯物哲學的名句，我讀給你們聽，」講到這裏，他掀開帶來的那本唯生論唸道：「唯物乎，物在何處，唯心乎，心已將死。」接着，一面將書合攏，一面繼續講道：「因此，今天，我就從這一基本立論出發來談一談唯生哲學，」接着，他就展開了他那一套對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批評，最後，他總結起來說道：

「總結以上，我來舉一些譬喻，立一個公式來說明唯物哲學和唯心哲學的缺點和唯生哲學的正確。」他用粉筆，轉過身去，在黑板上將公式寫出來了，公式是：

唯心哲學，它只承認精神的存在，不承認物質的存在，因此，唯心哲學等於鬼。

唯物哲學，它只承認物質的存在，不承認精神的存在，因此，唯物哲學等於狗。

唯生哲學，它既承認精神的存在，同時又承認物質的存在，因此，唯生哲學等於人。

這公式。才一寫出，同志們既又好笑又好氣的罵起來了：

「一點也不錯，國民黨的「人」，就是等於「鬼加狗的人」！」

這就是中國沒落階級精神武器的一例，他們竟妄想用這些愚昧造謠等手段來戰勝真理！

敵人在集中營第一期教育結束的時候，他們提出了幾個題目進行全營測驗，以檢驗其「感化」成績。有一個題目是：

「中國共產黨的陰謀是什麼？」  
我們同志，懷着深切的仇恨的心情，用諷諷的筆調，一致在那測驗的白紙上，用拳大的四個字，作了如下的一個針鋒相對的答覆：

「抗戰建國！」

（五）張超

他是情報室專員，集中營的特務頭子，黃浦軍校第三期學生，抗戰初期還是個少校，皖南事變前會充作第三戰區巡視團團長，到新四軍軍部作特務活動，終因反共有功，被上峯所賞識而即在也居然掛起少將銜的領章來了，他真是一個殺人不閉眼的魔王，集中營裏的許多血腥事件，都有他的指示下造成。赤石暴動後七八十個新四軍幹部被集裝槍殺就是他的得意傑作。被獸軍輪姦致病的施奇同志（改名尚琳）在集中營移閩時因不能行動，遭他活埋。另一個女同志王洋，因月經期內行走困難趕不上大隊，也被他教憲兵帶到偏僻處槍斃了。

公賄之外是貪婪，一面不給我們吃飽，一面就把積存的軍米運到外省盜賣。領到建築費和修繕費都落下私囊一文不剩，却強征老百姓的東西，剝削我們的勞力。又濫用私人，貪污納賄，無怪近幾年來戶益騰騰腸肥了。

但他最怕他那個野雞式的老婆，因此常鬧出許多笑話。有一次張超到重慶去開會，她跑到辦公室去，坐到張超的位置上，發號施令：將總務股長杜筱亭，教育股長蕭芳訓斥一頓。她說：「你們不知道我是張王任的太太嗎？你們不買我的賬，你們目無官長，還是什麼下屬呀！」但她對隊長楊國棟和白玉麟却言聽計從，一點雌威沒有了，原來一個是她的拉牽的，一個是她湖南湖北老鄉，還有一次集中營請什麼軍風紀監察吃飯，張超沒回來，沒有請她，她大發雷霆，幾乎鬧翻筵席，結果還是某大隊賠罪，另叫一桌酒席，送到她公館裏。才算了事。

（六）曾懿生

他是滿清功狗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劊子手，被蔣介石捧到天上去的曾國藩的孫子，他一生紹襲

「繼續做他屠殺革命志士的工作，我們叫他『會魔王』。進集中營時還是上尉中隊附，不到兩年遛功倖進，升為中校隊長了。在他管理下的就是「頑固」第三隊，於是嚴刑拷打就成為家常便飯。丁公亮王劍心兩同志會因組織暴動失敗，被他打得死去活來。并用馬刀砍了公亮同志的肋骨，血流如注，但還是開不出什麼來。預備第二天再拷打，再不講就活埋他們。就在那天晚上，他們逃跑了。」

他還捉弄我們菜籃背誦三民主義的某一部份。戰鬥網要第十九條，「黨員守則」，「軍人訓詞」本文及前言，背不出不准睡，再背不出，就罰你跪在小板凳上讀。

為着裝門面，他拿我們的伙食錢買些針線，教大家把已穿了二三年的破棉軍服縫補好，二小時後實行檢查。結果有二三分長針裂口沒連上，或是有個黃豆大小洞沒補上，就一個個叫出來在細雨泥的地上下操，科目是「臥倒」與「匍匐前進」，爬得大家混身是泥，而他却到以為樂。

### （七）劉士澄

他是個中隊長，廬山特訓班第一期學生，張超的心腹，是個鴉片煙鬼，好吃好玩好賭。但一個少校那裏來這許多錢呢？於是只有吸我們的血，我們的油。有些同志在被捕時掩蔽得好，應付得法，留下命令戒指（有四五隻）硬幣（有兩百多元）毛線衣（一二十套）手錶等……部被他搜去。名義上是代為保存，結果一部盜賣，一部塞進自己的腰包。同志們的家有存大後方的，或者是華僑。家裏寄來了大批款子，他去冒領。這些還不足，他還利用我們的勞動，為他生產，挪移公款做他私人生意。溫巨潮同志在生活會上說他的公館像賭場，經常有一桌麻雀，一桌牌九，所以天天「高朋滿座，單張紙煙」，一天也要三五包，頓飯成席，滿是魚肉。而我們的菜則是一八塊冬瓜，二十斤綠豆芽，七人一桌。這話惹了他的痛處，他便大發惱火，集合隊伍打溫同志的屁股，還嫌毆打打得不力，他自己拿起扁担狠命的打了幾十下。累得煙鬼喘不過氣來才放手，第二天溫就逃跑了。

### （八）王錫恩

他是茅家嶺的管理員，張超的得力嚮導，我們送他一個綽號叫「王八一」。殘暴成性，動不動就打人罰立鉢籠。吳必成同志因吃不飽肚子說了一句「他媽的，飯又這麼少！」即被王八指揮

痛打。因我們吳同志無故被打，都全體罷飯。「王八」見我們不吃飯，第二天又把他拖出去打，當時衛兵們都荷槍實彈如臨大敵，我們堅持了兩天，要求「王八」替吳同志買藥醫治，並以後不再打人。王八見紫怒難犯，於是玩弄手段，一口答應了。但事後全不作數。

他在作管理員時期，利用職權和女犯吳佩貞勾搭上了，（是國民黨自己政治部送來的案犯）結果攪大了肚皮。茅家嶺暴動發生後，他得張超的庇護，僅僅是撤職留任，到福建後，因盜竄軍糧，被他的情敵告發，於是三罪齊發（疏於防範誘姦女犯盜竄軍糧）張超也沒法再包庇，只好忍痛把他槍斃了。

### （九）獻廷颺

他是「頑固」三隊的第一分隊長，是個法西斯的信徒，天天在替德國鼓吹，辱罵共產黨。他最會噱折人，冬天叫馬潑、薛克伯、金科中等同志脫去棉衣革刺一件襯衫在雪地裏下「特別操」。三步一跪下，五步一臥倒，一連兩三個鐘點操下去，個個滾成泥蛋。天氣雖是那樣冷，可是幾個操作的老同志，頭上却冒着白噴噴的熱氣，不弄得你筋疲力竭，不肯收操。有一次他當值星官發牢騷，對全三隊的人說：「你們這一批糊塗蟲，混蛋東西，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看你們可能飛上天去，到處打聽消息找報紙看，咕嚕嚕，咕嚕嚕，共產黨怎樣怎樣，國民黨又如何如何，我看你們能把國民黨怎樣？國民黨是絕對存在的，共產黨一定要被消滅！我可以和你們賭一賭，三年後看怎樣？就是十年後國民黨也還是國民黨，共產黨能夠怎麼樣呢？」這些話都深刻地印在我腦子裏，祇要不被他們噱折死，或者被他們殘害，總有一天可以看着個水落石出。不要說十年，現在還不到三年，假使他敢於伸出頭來正視一下現實，就可以知道國際的輿論如何？國內的輿論又如何？正面戰場的情形如何？敵後戰場的情形又如何了，然而他的眼睛却祇看到集中營裏的小天地，認為生殺大權都操在自己手裏，於是就「夜勸自穴」起來而盲目與人打賭了。但也因此得到了七級的嘉獎，於是由上尉分隊長而少校指導員，再由少校指導員而升為中校考核員了。

### （十）赫賢良

他是個上尉分隊長，玩意兒可多呀，在便步走時叫我們唱「游龍戲鳳」，和着步子不准脫板。唱

得不如他的意，就叫我們跑步唱，不唱好，不收操。不吃飯。這個唱好了，又叫來一個唱「捉放曹」，弄得你噁啞腿酸爲止。

有一次，在早飯後下大雨，他集合我們在大房間內以班爲單位（九個班）九部合唱一個歌，沒有唱好，再來一次也沒唱好。他就集合出來，自己站在屋簷下叫口令，讓我們在大雨下跑步，整整的跑了兩個鐘頭，棉衣襯衣都淋透了還要跑。劉潔同志嘆了口氣，他就叫出他來用扁担惡狠狠的打了幾十下。對兩個「頑固」的班，他手段更毒辣，大冷天指派他們在河溝上下流返復的實行打水仗，身體差的就全都病倒了。

# 集中營生活散記

陳念棣

(一) 我們的階級友愛精神發揚了

我們一起在殘酷中生活，我們一起在殘酷中鬥爭，甘苦同嘗，患難與共，因此，我們更友愛地團結在一起了！舉例當罷：

第三隊學員黃迪非，在有一次「談話」之後，剝光了衣服，送到一間預先安排好的空空的禁閉室裏去了。時令是十一月的天氣，在上饒那帶山地裏，朔風起處，已使人感覺到透骨的寒冷，迪非一個人關在那間房子里，並沒有衣穿，又沒有飯吃，軀體的寒冷和無限的空虛和寂寞，彙集在他一個人身上了，況當迪非禁閉的時候，活園總會恭生會集合隊伍，厲聲厲色，聲勢洶洶的宣佈過一條紀律；

「若有人給黃迪非送東西者，查出後嚴辦！」

並當場又下了一個命令給特工——班長們：

「隨時負責注意防範！」

誰不知道這活園鎮的手段的手段，誰不知道這一次是他實施「以武力解決」這策略的第一炮，誰碰不上，誰就該倒霉！誰碰上去誰就要有為同志而犧牲一切的決心！因此，黃迪非同外界的關係，似乎暫時被切斷了。

但當晚飯過後，黃迪非正坐在地上，手托下顎，沉於深思的時候，突然，釘在窗上的那塊木板「括」的一響，一個同志的臉孔一閃，接着，一個手巾包捷速地像流星一樣的飛進裏面來了。黃迪非檢起一看，是一包飯，雜着豆腐乾，飢不擇食，黃迪非是多麼興奮呀！這是同志們在經常吃不飽的情形

之下挨餓節餉下來的，這是同志冒萬難，拚天險而設法丟進來的，他爲這偉大的友愛精神所鼓舞，感動得熱淚流下來了！

據他後來告訴我說：

「在當時那種激動下面，對於凍和餓已無感覺，對面臨着的刑也無絲毫恐懼的心理，當時所想的乃是：如何更堅決更頑強地來回答敵人的鎮壓，如何更英勇地以犧牲的精神來報告同志們的友愛了。」

特訓班學員楊文起，有一次，盛夏的時候，病了，患的是重痢疾，日夜有四五十次之多，幾天一來，瘦得不成樣子了。眼見着這樣垂危的情形，我們去報告了隊長，要求他送醫務所。醫務所沒有藥吃，也沒有人照顧，我們是知道的。但我們想，睡得安頓一些也是對病人有幫助的。萬不料隊長的答覆，却是：

「醫務所去，一則沒有藥吃，同時去了我也不大放心，還是住在隊裏的好！」

天哪！人快要死了，還時時提防他會開小差，難道真要「置之死地而後已」嗎？

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鬥爭在一起，我們共患難已有一年了，現在，搶救一個同志的生命的責任，只有我們自己來擔當了，因此我們確定了如下的切實幫助楊文起的辦法，（一）抽出我們身上一部份祕密的存錢，買藥買雞蛋給他療養和營養。（二）天才亮，替他將鋪織到小花園裏樹底下去睡。空氣好些，（三）輪流服侍他上毛廁搬凳子，脫褲子，結褲子，必要時擦屁股。這種熱烈地爲同志服務的友愛精神，特工也不能不爲之驚嘆，但，因此，他們也就放出謠言來了，說我們是借此機會開小組會的。企圖以此來作爲阻止我們對病員護理的行動，企圖以此來威脅一個同志的生命，但我們並不怕，只要能搶救一個同志的生命，我們是決不惜犧牲一切的！不久楊文起一條命，也的確在垂危中搶救過來了，這樣比親生兄弟還更熱烈的階級友愛，也大大的感動了楊文起，當敵人利用他年老的父親，含淚勸說他悔過自新的時候，他憤怒地拒絕了。

以上是一方面，同時，另一方面，我們的友愛精神，也貫徹到了日常生活中間去。爲了使體弱的

同志幫助體弱的同志代做他力所不能勝任的工作，在每一個班裏，我們按體力之強弱劃分了有專出重公差的，專出中公差的，專出掃地和整理內務等的輕公差的三等制度，以應付敵人的苦役。至於有錢大家用，有東西大家吃，則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

總之，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友愛精神，看來是似乎很平常的，但在一個共同被難的環境中，其感人至深，對於堅持鬥爭，實起了不小的鼓舞作用，因之，使敵人也不得不為之嘆道：

「你們是團結的，」

（二）兩個特工的下場

從屯溪到了特訓班，我編在第三區隊第七分隊，分隊長是高嘯峯，我們編隊之後不久，有一天在閒談時，他向我們說道：

「你們要認識這裏的環境，應該沉着冷靜一些，不要隨便亂譚或發牢騷，否則是要吃虧的」。當時，我們還屬初到，對一切情況，尙未了解，故對他，負管理我們之責的分隊長，不管該他的實質如何，不會隨便因此而信任他，乃是當然的。不久，有一個我所認識的地方同志告訴我道：

「特訓班的分隊長，大部份都是特工，你們三區隊的高嘯峯，是最精明而最得隊長寵愛的一個，他過去是三黨，曾在江西臨安破壞和打擊過我們黨的外圍組織——救亡團體」。

這樣，我們一方面特別加強對於他的警戒，另一方面，因他負責接管理之責，故也就不得不注意到在有利於我們的條件之下的爭取了。

的確，高嘯峯是一個比較精明能幹的特工，他對我們，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嚴密管理之外，還以如下的方式進行一些活動：

第一：他監視我們的任何活動，只要我們有兩三個人在一起閒譚或說笑的話，他就機警而又聰敏的裝作湊熱鬧的樣子湊進來了，目的是防止我們借這機會討論或研究問題。

第二：有時就造謠或故意誇大說，某某同志怎樣受刑，怎樣在毒刑區下婉轉呻吟，怎樣在毒刑區下慘痛呼號，而終於無可奈何的屈服了，企圖以此來威脅我們和動搖我們。



第三：有時，有些同志絡繹的開了小差出去，過幾天，他就假裝正經地告訴我們，說：絡繹就逃者終於全部被絡繹的抓回來了。企圖以此來誇大宣傳反動統治的如何嚴密，要脫逃是如何無望，藉以打破我們的逃跑企圖。

但他是弱點的，第一個弱點是太愛錢。雖然充當了特工，但因為仍舊還在「戴罪圖功」的期間，因此，微小的十元八元一月的津貼，是不夠用的，因此，不得不賴空子——向我們借抄鈔了。有時或公開或秘密的在我們托他買東西的錢中間措一部份油，有時則直接了當的向我們開口借用。我們並沒有揭破他或拒絕他，我們反利用了他這一弱點，來造成一些工作上的便利條件，也的確，我們因此可以在集中上課時，走去同其他隊的同志短短的談一談（這是集中營嚴禁的）了。

第二個弱點是：正因為愛錢，錢又不够用，想辦法，偷東西了。第一次在陽歷過年之前，八分隊有一位同志的蜜蜂牌絨線衣不翼而飛了。奇怪，我們都關在鐵絲網，圍牆，憲兵哨的裏面，東西會到那裏去呢？但可以堂皇進出，平素開窮的那位高分隊長，却在過陽歷年時鬧綽起來了。這就使人不能不懷疑，但是沒有證據。

過年之後，有一天近晚的光景，九分隊一個同志的一條衛生絨褲又不見了，重大的嫌疑落在他的身上，我們決心利用這一機會來擦走他。因為在最近，他已經加強了前述的活動方式，嚴重地妨礙到我們工作的進一步開展了。因此，我們就慫恿了另一個和他有着深刻的矛盾的特工——李廣寬去進行調查工作，並同時報告了隊長王壽山。下午，王壽山召集訓話了，內中最激烈的幾句是：

「想不到這裏竟出了賊了，賊是敢不要人格的，在我管教之下出賊，這是我莫大的恥辱，我們一定要檢查，檢查出來後，重重處罰」。

做賊畢竟是心虛的，雖在事發後他還強裝鎮定，還時時問我們：查「出來了沒有？」但當王壽山激烈地辱罵時，他的臉色在變，肌肉在收縮，帽沿壓得更下了。晚上，檢查結果，衣服發現在一家廚房隔壁的老百姓家裏，確是高嘯峰所賣的，賴也賴不掉了。這，對王壽山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他真想不到小要人格的竊賊，竟敢走他最能幹的部下，上午辱罵的也竟是他所最寵愛的部下呀！事已如此

，無可掩飾，於是只好一面：不許全隊再提出或談論這一個問題；一面：也不得不將高嘯峯戴上一個其他的名目，送「茅家嶺去休息休息，以暫避「風頭」了。

第二個特工是江漢，他是曾參加過新四軍而於皖變前回去的。在屯溪時，先會以左傾的面目出現，有一次，他向我們談起關於自首的問題，他說：

「革命是長期的，爲了保留革命的力量，繼續從事今後革命工作的長期活動，我們不妨假自首，而這假自首，也是黨所允許的。」

這是他自作聰敏，其實是十分愚蠢的工作方法，許此，我們特別注意警戒他和提防他，而以後的事實發展，也的確證明了他是一個特工。

到特訓班之後，他編在三區隊九分隊，權充學員，以學員的面目來做我們的工作。因爲他是一個我們已經知道的特工，同時又未負直接管理我們的責任，因此我們倒也與他若即若離；相安無事，但他都自鳴得意，自以爲有山可靠，氣餒逐漸高漲起來了。有時，在牆報上寫些文章，敘述他在大學裏對農村教育有如何的研究，並不怕羞地鄭重的提出什麼關於全國今後農村教育的建議方案，有時，則因他與總教官龔芬過從甚密，故就放出謠言，說我們當中的某某同志與龔芬有特殊關係，企圖以這樣的手段來分化我們的營壘。但也正因爲他這樣猖獗，因此，一方面，引起了其他特工的不滿，加深了他們之間在爭功和爭地位上的矛盾；另一方面，我們也就集中了力量，給他以應有的回答：不要一個人和他講話，絕對的孤立他。處在一種集體的生活中間，半年光景的漫長的時間中間，沒有一個人理他，沒有一個人和他談話，他走到那裏，人家就怕他似的離開那裏，讓他孤家寡人，獨來獨往，這種孤立寂寞的滋味，是足夠他嘗的。但我們對於他的還擊，還有更甚於此者。有一次，他爛腳，病了，照例，我們照顧自己的病員，是多方設法，盡心盡力愛護的。但對他，卻不同，每當他跛着腳，一拐一拐，手端一個碗，走到病號稀飯的桶的旁邊時，早已被搶得乾乾淨淨，桶底向天了。這樣集中火力的孤立和打擊，外加他在特工羣中間的孤立而益形其甚，終於使這位江兄的氣餒，不得不降低，到後來，真幾乎像大家給他的外號「死豬」一樣，消沉，頹喪，愁眉從此難展了。

(三)「輔基」教官故事之續

外號「輔基」的唐教官，工作是積極的。自他在時事演話課上開了「輔基」這一笑話之後，他又担任了「總理哲學」這一門課，據說，他的提綱，是張超批准的，內容是：從希臘哲學史到中國哲學史再到總理哲學，每次上課，不是抱了一本希臘哲學史來講，就是抱了王陽明全集來講：「王陽明是那裏人？是那年的？那年的？」等另一套。而一直到我們離開集中營的時候，還沒有講到本題。除了上課之外，他還時常自告奮勇的找人進行個別談話，想拿他那一套反動而又貧乏可笑的理論來征服我們。

有一次，一個同志被找去了，入門就座，已是常例，無須客氣的。

閒談數句，話入正題，第一句是：

「我問你，新四軍是不是國民革命軍？」

那個同志若有所感，想了一想，很有把握的答道：

「是的！」

「它是不是要受軍事委員會指揮的？」第二句又問。

證實了，這是由於過去我們一貫不肯承認新四軍是違反軍紀之說，因而採用的「請君入鑿」的辦法，因此，那一位同志很沉着的答道：

「是的，應該受軍事委員會指揮的！」

「那麼，是不是應該受軍事委員會的調動呢？」

「應該的。」

「那麼，這次軍事委員會命令它限期渡江，爲什麼不執行命令呢？是不是違反了軍紀呢？」果然中他的計了，唐胖子的臉上顯露了絲絲勝利者的笑容。

「我想請問唐教官一個問題？」那位同志很客氣，然而又尖銳地提出反問了。

「什麼問題？」

「就照你說，新四軍是違反了軍紀罷！那麼按軍紀條令，是應該由其主管負責的，對部下處理，校官一級禁閉二個月，尉官以下，無罪釋放，我們被囚禁已一年多了！到如今出獄還遙遙無期，這難道也是軍紀嗎？軍紀是這樣來處理我們這批下級幹部的嗎？」

唐胖子的勝利的笑容，開始在變，變為尷尬而帶有氣憤了。

然而那位同志還不放過他，尖銳的語句接着發射：

「因此新四軍的問題光談軍紀是談不通的。新四軍並不是不肯在限期內渡江，因為在幾條渡江的路線上，擺佈着十幾個師的中央軍，企圖並決心乘機一鼓而殲滅我們。因此我們無法在限期內渡江，請問，既要我們執行命令，而同時，又要消滅我們，這難道就是軍紀嗎？因此，所謂新四軍是軍紀問題，只是你們的對外宣傳和詆毀之言，老實說新四軍的問題，是政治問題，是黨派問題，去掉這點，是說不通的。」

「我倒只想說是軍紀問題，不想牽及到什麼黨派問題，政治問題，你硬要說這是黨派問題，非軍紀問題，那麼，你要知道，政治鬥爭是殘酷的，假使你一定要堅持意見，那我就用政治鬥爭的手段來對待你，不會同你那樣的客氣了。」唐胖子氣得面孔一板威脅來了。

「新四軍事件是黨派問題，政治問題，是事實，至於說政治鬥爭的殘酷性，那我是知道的。我決不能因此而抹煞真理，至於說，佈置怎樣處理，那就由你的便了。」

雖然這些話很刺耳，但大概由於他並未負責管理我們的責任而只想圖功報効罷！因此，出乎意外地他又軟下來了。

「你們真是頑固不化，心裏只有什麼共產主義，但你們卻不知道，現在連蘇聯都已經恢復了私有財產制度了。」

「什麼時候恢復的呢？」是一種明知而又假裝而又訕笑的語氣。

「蘇聯的新憲法上，就規定了有這麼一條——承認私有財產制度。」

語氣很肯定，很有把握，真像新憲法上確實規定了有這一條，而又是他親眼看見似的。

「那一條呢？」

「好象是第二十五條。」有點遲疑了。

「我以前倒也會仔細看過新憲法，條文雖記不得，但好像沒有看見過這一條！」

「好！」咆哮一聲，「你去罷，你這樣頑固，你知道，是會吃虧的。」

「那位同志含笑自若，毫不在乎地行一個禮，開門出去了。」

(四) 羣華僑青年

集中營除了茅家嶺作為它的禁閉室之外，還額外附設一個，這禁閉室性質是和茅家嶺一樣的，是關一批在集中營裏又「犯了罪」(？)的「犯人」(？)的。但和茅家嶺也有不同，不整天鎖門，但一個個在腳上掛起腳鍊來了。這個禁閉室裏的人數不多，共五人，四個是不久前回國參加新四軍，抱着一股抗戰熱忱的華僑青年。

鐵鍊很重，有八斤，也有十斤的。兩個鐵籠，籠在胸跟上面的螺旋骨那裏，中聯一根鐵鍊，還不到一尺長，走路的時候，兩腳一定要離開，既要離開，又要走動，既得走動，但又受鐵鍊的距離限制。因此，走路就變成一跳一跳的了。但特別令人悚然的，倒是那鐵鍊動蕩時的聲音。記得有一次還沒得上課，大家正在喧嘩的時候，突然有一種有節奏的悽愴的鐵鍊的聲音，逐漸的由遠而近，從大門外面響進來了，跟着這聲音的漸漸接近，千百隻眼睛注視着，他們——五個本來在南洋晒得黝黑，底現在被關得變成蒼白、瘦削的華僑同志出現了。這悽愴的有節奏的聲音，這些蒼白瘦削的同志的形狀，像重錘一樣打擊了每一個同志的心，我們將近千人的一片喧嘩之聲，突然的寂靜了下來，每一個人都憤怒地悲痛地沉下頭去了。

一天，我們都在挑水，大家中途在休息時，我問他們中間的一個道：

「你們帶了鍊，怎麼還能夠挑水呢？」

他一面指着下面的鍊，答道：

「本來鐵鍊釘着，磨在骨頭上，是不能走動的，但我們也有辦法，就是用兩根繩子，分左右兩面

，一頭把鐵鍊吊着，另一頭繫在膝蓋上面，這樣，鏈就不會纏螺旋骨，也就可以走路了。

「那麼，褲子是怎樣換的呢？」

「先用褲子的兩個腳管，在一只腳上的鐵鏈裏套上來，然後將另一腳管從另一個圈裏塞下去，再拉上來，就換成了，到什麼山，割什麼草，這是帶了鍊以後才學會的。」

「想不到你們竟像老犯人了，哈！哈！」我打趣的說。

「像嗎？」他撚撚長得頗長的鬍鬚，邊開玩笑地扭水走了。

雖然，他們帶着鐵鍊，但他們還是愉快的，因為這正是他們頑強不屈，堅持鬥爭的象徵！正是他們的崇高和光榮——為祖國民族犧牲奮鬥的崇高和光榮！

集中營後期，因為「感化」教育「感化」不成，因此，又採取了所謂勞動教育，在離周田一里多路名為廟後那裏，在綿延不斷的一帶邱陵地帶上，由張超計劃着一片三十年計劃的大農場，造屋，打牆，鋤草，開荒，平山，填塘，都是田集中營的學員來幹，撤這一羣華僑青年，雖帶了腳鍊，也仍免不了這一教育，當深紅色的太陽出現在地平綫上的時候，他們被兩個憲兵押着，肩扛着鋤頭，拖着鐵鍊，一跳跳的出發了。

有一天，當幾個隊的學員，漫山遍野，也都在平山填塘，為「張超三十年的大計劃」流血流汗的時候，在中間的一塊上，一個華僑挖不動了的確。由於他們兩腳之間有了鐵鍊的限制，做這樣的苦工，是要比我們格外疲勞的。

「報告，我想休息一會兒再挖。」那位華僑向憲兵報告道。

「才休息了一會，你怎麼又要休息啦！」憲兵嚴厲地答。

「我因為有些頭昏，所以想休息一下再做！」

「大家都在挖，你偏要休息，不准，快挖。」

「我實在支持不住了。」已經是哀懇的語氣了。

「不准，快去做，不要噁嘴。」怒喝一聲，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在左頰上。

「你打……人！」氣得話都發抖了。

「哼，哼，」冷笑兩聲，「打人，打你怎麼樣？」說着，伸手就是一拳，打在當胸，那位華僑同志站不住脚，鍊條叮啷一響，栽倒了下去。

「喂，不要打人，大家都是中國人，不必那樣兇狠的！」旁邊另一位做工的華僑同志，冷冷的這般講。

「你說什麼」憲兵迫近他聲勢汹汹地問。

「我說什麼？」那位同志把鋤頭一擡，憤憤地答：「我說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不要打人。」

「打人怎麼樣？」

「我們是『犯人』，能怎麼樣呀！不過不要迫得這樣兇！」

「迫得這樣兇怎樣？打你又怎麼樣？怕你們嗎？」口到手到，「巴掌又打上去了。

周蘭同在做工的幾個隊，本來早已眼含憤怒，默默地注視着這一事件的發展，現在，再也忍不住了。雖然在敵人嚴密監視之下，無法作出暴烈的舉動，但憤怒的話耐不住了。

「不要打人！好講呀！打什麼！」

「有本領的同鬼子打去，不要在這裏逞凶！」

「大家都是中國人！」

這是陸續從四面八方來的憤激的聲音，這是代表着千個同志的仇恨和反抗的聲音！

各隊隊長，眼見這樣的情形，立即禁止道：

「做什麼，不關你們事，你們只管挖。」

「不該打人呀！」

「打人，挖什麼？」

「看不過，大家都是中國人！」

這又是陸續從四面八方來的憤激的聲音，這是代表着千個同志的仇恨和反抗的聲音！

這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是蘊藏着可以推翻反動派統治的力量的！

「好了，你們只管挖罷，挖好了回去吃飯，不要去管人家！」隊長們已變得勸說的態度了。

氣餒凌人的憲兵，也不得不強裝着勝利的臉色退下去了。

這只是短短的一幕，但已充分的顯示了我們的仇恨心理和團結力量。因此，以後，農場的苦工，也不再要集體去做，而且也少去做了。

當我一九四二年赤石脫險，浪跡閩贛，重過廟後一帶時，這一片曾用我們成千個同志們的汗，淚和汗灌溉過的農場，却又是滿山野草，荒蕪一片了。

一九四四，九月十七日完。



# 哀施奇同志

葉欽和

（這是新由「民黨第三戰區集中營暴動出來的葉欽和同志哀悼上僑集中營的一位女同志——施奇的文章，讀之令人髮指，經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實在出乎人性之外了。——編者）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紫紅色的杜鵑花開遍了滿山滿谷，金黃色的油菜花也同樣的開遍了田野。清明節的早上，我被一個提著亮晶晶的快慢機的憲兵監押着，從集中營穿過一座小橋，踏著荒蕪的山頭，走盡幾條彎曲的田埂，那作為收拾我們傷病的同志們命運的所謂醫務所的房屋便出現在眼前了。

醫務所距離集中營的宿營地約有二三里路，是在一個與人衆完全隔離的小小的山腹上。主任姓吳，剛從醫官升任沒有多久的，他雖然已經公開地私飽了所遣醫官的缺額的薪俸。但連那每月所規定的極有限度的醫藥費，也給他貪婪地吞光了。所以他雖然沒有像劊子手們——特工——那麼兇殘兇惡，可是，却同樣地是一個吸吮我們底血的惡魔。

那三間房子，中間比較大的是我們三四十個被酷刑受傷或生病的同志給安排下來的地方。我踏進了醫務所的门，便望見屋子裏那種悲慘的淒涼的情景，同志們全是臉孔消瘦了。有的輾轉牀第，痛苦呻吟；有的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我凝視着每個同志的臉孔，心裏充滿着憤怒與憎恨。

在右邊的房子裏，被安排着一個遭受輪姦受傷的女同志，她叫做施奇，是過去在皖南機要科工作的。皖變時被反動派五十三師輪姦蹂躪後送到集中營的。

施奇同志被送到集中營之後，反動派特務會經同其他同志一樣的強迫她自首，威脅利誘，用盡一切無恥的手段。最後即以擺在眼前的問題的獲得解決向她引誘與威脅，即被輪姦而創傷的子宮的安全治療，作為她投降自首的條件。假如她肯在「自新」的條子上簽下自己的名字，生命便可以獲得解救。

，從而身子亦可以得到自由。可是我們的施奇同志却不肯這樣做，她情願死，她情願熬住着這人間最慘的苦痛，不願在思想上或鬥爭途程上絲毫違背了自己的意志，即不願意在敵人的面前低首屈服。因之那慘重的創痛，就一直就擱着未經治療。狗兒們竟亦樂於把人命當作玩具耍弄。我們的施奇同志便在这样的得不到一點照顧地煎熬在這人間的地獄中。

我張望這個漆黑房間，懷着惘憐的心情跨進了門檻。裏面僅僅從那很小的窗口射進了一絲絲的陽光，房子裏面空無一物，四壁蕭條地僅有一張七歪八倒的木床，床的旁邊堆着一堆骯髒的衣服，床底下放着一個便桶，床中間留一個洞，因為她的下體潰爛，大小便都從床上流進便桶裏去。房子裏空氣是極分混濁而充滿了污腥的臭氣，使人作嘔。跑到床邊，一眼望見床上躺着一個人，蓋着一張污穢不堪的破棉襖，裏面的棉絮結成一團，她的頭髮猶如秋深的枯草，緊閉着眼睛，更顯得凹了進去，臉頰癱了，顯得兩頰更加高聳，臉如黃紙，這簡直是一層皮蓋着一堆枯骨，我懷疑了，我不相信這個人就是過去身強體壯的施奇同志。

她過去是一個天真活潑聰明伶俐的青年，她那追求真理的精神，豐富的理論，強毅的工作能力，確實是我們一個模範工作同志。同時，也是我們共產黨的優秀幹部，不到半年竟變成這樣的一個枯萎的軀殼了。

我咬緊了牙關，忍着悲痛的心情，走上前去，顫抖着聲音，輕輕地呼喚一聲：

「施奇同志。」

幾分鐘之後，他才從朦朧中睜開忪忪的眼睛，向我看了一下，但隨即自然地閉上了。我繼續說：

「施奇同志，你還認得我嗎？」

他僅僅顫抖着聲音微弱地吐出了兩個字：

「認得！」

不久，她的眼簾費力的了半天睜了開來，目不轉睛的張望着我，嘴唇雖在動，但却沒有說出話來，最後才很沉痛的仍是苦澀地說：

「董英和同志，你也生病嗎？」

我說：「路上派了我的公差，到楊家溝抬米。兩個人抬一包二百多斤重的米，你想，從來沒有抬過東西的。那有吃得消？果然抬到半路的時候，我的腰脊壓傷了。但是，在皮鞭的抽打下，只好忍着痛，拚命抬回來，回到隊上以後，我的腰脊痛楚得不能站直，簡直是一個睡倒的蝦子，無可奈何，我要求了好幾次，一直等到昨天才送到醫務所來。唉！」

她聽我把完上面的話，她的眼睛好像發出了一種仇恨的怒視的亮光，深沉地嘆息着，片刻之後，她忽然顯得很愉快，精神亦振作了許多，她的青春似乎復活了，露出一絲微笑的對我說：

「我雖然受着無可補償的創傷，但許多同志也同樣受着，這都是爲了多數人們的利益與人類解放的事業而奮鬥的。每一個革命者與共產黨人，所遭遇到的這些磨難，其實也是所必經的實際鍛鍊。因此，我們現在雖在劊子手的血掌下生存着，我覺得還是愉快的……。」

她的聲音提得很高，但卻變得嘶啞了，最後那微弱的聲音已幾乎聽不見，但這高度激動情緒在臉上表露着，她的話語引起了我不無限的感奮與敬佩。爲着對她表示關懷與安慰，我問她說：

「你的病怎樣了？」

提起此事，即刻引起了她的悲痛，她的臉色突然變得可怕，一種悲慘與無限哀痛的心緒統治着她的身心，她以顫抖的聲調悲憤的說：

「我的病，你們大概都知道了，在被捕時，就被幾十個兇殘橫暴的獸性豺狼所強姦，他們將我的衣服剝光了，四圍野獸捉住手脚……」她一面哽咽抽泣着，一面向我訴說當時被蹂躪的情形。

「我當時雖然拚命掙扎……但是，一個人又有什麼辦法……我當時已經失去了知覺昏迷去了，到我清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在一家老百姓的屋子裏了。我被送到集中營（第五隊）的時候，他們一反動派，對我發完手續——自首——後，可以送我到外面的醫院去醫治，但是我已經拒絕他們了。」

停了一會，她又說：

我從第五隊送到醫務所時，我們一道被囚禁的王大夫——王聿先同志，來看過我一次，他說：「病

是可以醫治的，但在這樣的環境，是沒有辦法的。」……我……我……我已經準備……」

說到這裏，她哽咽抽泣得更厲害了，話語也緊縮得不能再說下去了，滿眶的熱淚一滴一滴的流得滿臉，她的話語是從內心所激發出來的，我感觸得全身的血液湧起來了，眼睛冒着憤恨的火花，但是憤恨只能埋藏在心底裏，始終說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她，很自然地說出一句：

「你不要難過，你休息一下……」

她的手好像在時高時握著拳頭揮動，臉頰呈露出一點微紅，眼睛也睜得大大的，嘴唇咬得緊緊，好像在想什麼，瞬息之後她繼續說：

「葉欽和同志，你如果能夠脫離這裏的環境，假如能回到……軍部的話，請你將我的情形告我們的黨和……首長。」

她仍是不住的啜泣着，聲音變得更嘶啞了。

# 懷念孫錫祿同志

馮村

一九四一年春末，我將近離開屯溪集中營的時候，我認識了孫錫祿同志。扁後腦，中等身材，胖胖的，很結實。雖然左腕上負了傷，而且已癢居多時，但他那圓圓的臉龐上，却依舊透露着深紅的健康的顏色。初來屯溪，因人地兩疏，寡於言笑，但從他日常的生活行動和有時的憤慨中間，就可以使人隱約感覺到，他是一個魯莽，急躁，但又忠貞，猛勇，倔強的青年。

有一次，我問他：

「你的後腦怎會這樣扁的呢？他告訴我道：

「這是東北入的特徵，因出生後睡了硬枕的緣故，故十個東北人倒是有九個扁後腦的。」因此，我也就了解他那些性格之所以由來的一個原因了。

夏初，我們起解上饒，從屯溪到金華，是坐船，分三艘，沿徽江順流直下。舟泊深渡之夜，我們計劃進行奪槍暴動。當我們進行磋商和分工的時候，他就毅然擔當了奪取機槍的任務。這一發難工作，是危險的，但他竟能毫不遲疑地擔當了起來，使我敬佩，因此，從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同時，也是寄以無限期望的意思，但他却似乎羞澀地低下頭去了。

這一計劃，由於臨時環境有變動，未能實現。

到上饒周田以後，我們依舊在一起，一起生活着，一起譁笑着，一起鬥爭着。在共同鬥爭的過程中，他對敵人不願意忍受一絲的退讓，他會反對過我們有原則的，有限度的，有條件的退讓方針，

對一切特工，都採取絕對的敵對態度。我操心他這種魯莽和急躁，因為這種魯莽和急躁，是往往會，也幾乎會危害了我們的鬥爭方針的。但我却更愛他的忠貞，勇猛和倔強，因為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必不可少的品格。而這些品格，他是處處地方表現着的：

有一大，他同特工江漢吵嘴，各不相讓，幾至動武，我們把他拉開了。他一面走，一面恨恨的說：

「老子明天揍死你！」

第二天早晨，天色還只透些晨曦的晨光，大家都還在熟睡之中，但他却悄然起床，提了一根昨晚預先攪好的木棒，一聲不響，走到江漢睡處，沒頭沒臉的打起來了。突如其來，措手不及，打得江漢頭破血流，還手不得。這也就是哄傳在集中營裏的「快人快事」的一回。

另一次，奉命出外做苦工，他同負指揮之責的特工分隊長鍾劍英又吵起來了。爭吵不決，回來站在區隊長面前說理。當輪到他講的時候，他又滿臉通紅，因氣而憤，因憤而激得熱淚都要流下來了。

話未完，那位素以狡詐，陰險著稱的鍾分隊長又冷冷地反激道：

「不要哭呀！講就講，怕什麼！」

「怕，怕什麼？死還不怕，怕什麼！」老孫真是氣憤得掉淚了。

這類似的魯莽然而忠貞倔強的行動，是給了同志們很深刻的印象的。當陳險鳳同志（原名陳峯）被囚迫的發瘋，因而怒罵和亂打某些表面上較灰色的同志的時候，獨對錫祿，却分外尊敬，他睜着失神的雙眼，緊握着錫祿的手，很令人激動的說過如下的話：

「你才是我的朋友！」

我們雖然相處在一起，我對他的熱愛有時且過於他人，但由於我冷靜，持重，平常很少和他，也不允許和他多所接觸，因此，時日一久，往往會引起一些誤會的。當時我們正在計劃着個別逃跑，因

計劃尚未定奪，故沒有，也不必要把這情形告訴他。但他却略已風聞，因之而表示不滿了。

有一天，他在一個同志的跟前，揚出了這一個問題，他說：

「他們現在有了錢，就只管自己，不要我們了，你有辦法的話，給我一部份錢，我準備走。」

「他們那裏來的錢呢？」那一個同志是曉得我們的情形的，因此，就追問他這麼一句。

「是從蘇北匯來的！」

那位同志知道誤會了，笑了一笑，連忙說：

「沒有，借還不通，那來錢呢，你不要懷疑。」

「不是懷疑，真的，你若有了錢的話，給我一部份，不然，我去另想別法。」

「好，讓我去設法借給你！」那位同志了解他的性情，因此就這樣答覆了他，並將這情形告訴了我。

爲了解釋這一個誤會，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一方面說明事情的經過，一方面批評了我自己，同時，也批評了他。他回了一封信給我，內容誠懇地批評了自己。並提出了今後須要積極改造的方向。從此，謾會消除了。從此，我知道他除了上述的品質之外，竟還有一個好的品質，一個共產黨員必不可少的品質，——自我批評的精神。這樣，我們間的感情更進一步的鞏固和融洽了，不久。支部組織更動，他當選爲支部委員，我們間又加上一層密切的工作關係了。

性格是不容易一下就改造過來的，何況他這魯莽，急躁的性格，更融和着對敵人的高度的仇恨，對黨對民族的忠貞和彌強在裏面呢！而這一性格的特點，也結於在另一個鬥爭的事實上，高度的表現出來了。

一九四一年冬末，當集中營四周的山坡上，積雪尚未完全融解，周田的莽原上，還時時打着捲雪的寒風的時候。有一天，照例集合了做遊戲的晚上，爲了介紹一位新入牢籠的同志的履歷問題，他又辱罵了王壽山所寵愛的另一特工——黃寄生。在公開場合上，對這樣得寵的特工加以辱罵，還是第一

次，這對特工羣是一個絕大的打擊，因此，爭吵雖當場因我們阻止了孫錫祿而告結束，但黃寄生吐出了如下的威脅的語句：

「我老早曉得你們是有組織的，一向同你們很客氣，現在，爬到我的頭上來了，好，給你們顏色看看！」

果然，第二天早晨，當隊伍站齊，點名完畢，列隊向大操場出發時，孫錫祿和兩個特工——鍾劍英、黃寄生，奉隊長命留下了。這手段，本可想像得到，但因此，總覺有些突然，我隱約地看到那殘酷的場面，一條黑陰爬上了我的心頭，我所熱愛的孫錫祿同志，從此就沒有再見過他了！

他被留下以後，由五、六個特工，把他細到一座山坡上，在捲着殘雪飛跑着的寒風裏，剝光了衣裳，一豎不發，用劈斷了的樹柴，混身毒打。

打了一會之後，旁站監視着的王壽山才開口問了：

「你講，你們裏面有組織沒有？」

「我不知道」孫錫祿頭也不抬，強硬地答。

「你講，你講了以後我不打你！」

「我不知道」。不僅強硬而且憤憤的了。

「好，你這樣頑強，替我再打！」

樹柴片又在混身上下出力的飛舞了。但見樹柴落處，皮膚頃刻間就發紫而且腫起來了。

寒風括過枯槁的樹梢，括過山石莽叢，發出了呼呼的不平的怒鳴，方升的紅色的太陽，也憤怒地

將遮掩它的浮雲趕走了。

王壽山用手一抬，停止了打手，又開口問：

「你講，你們裏面有組織沒有？」

孫錫祿咬着牙齒，轉過頭來，斬釘截鐵地答道：



「沒有什麼可講的。」  
「真的沒有什麼可講嗎？」

「沒有什麼可講的。」

「好！替我再打！」

這次打法，又不同了，集中打在他的腳筋上，企圖以此來殘害他的一生。孫錫祿痛昏過去了，在他眼前，是一片黑暗。突然，又給什麼全西連續的刺激了幾下，悠悠地醒過來了。

又是聽熱了的兇狠的聲音：

「你講，你講了我不打你！」

「講什麼？沒有什麼可講的。」想起剛才的事情，憤怒和仇恨，又兜上了他的心頭。

「你豈想頑固到底，那就看，你頑固得過我，還是我頑固得過你。」

柴片又兇猛地飛舞起來了！

他就這樣令人參痛悲憤的場面下，受難了一點多鐘，雖然，憑他的忠貞和倔強，保持了組織的祕密，但却帶着一個寸骨寸傷，皮膚黑腫的軀體，被拖到茅家嶺「鐵籠」裏去了。

※ ※ ※

一九四二年夏初，茅家嶺的茅原上已開遍了花朵，陣陣的風，把夏的氣息。送進了被難的人羣裏面去，跳蚤，臭虫，白虱，回規熱，嚴重的死亡的威脅，也同時帶到了他們的面前。

啊！自由！究竟那一天才能得到自由呢？

同志中間提出了暴動問題。

但主張不一，爭論不休。

有的意見是：「我們對國民黨不能再抱任何的幻想，我們與其在這裏等死，不如冒險，問題是在研究，研究如何更有利於我們的暴動形勢，研究如何更有利於我們暴動後能安然脫險的條件。」

有的意見是：「英美在太平洋上已遭暫時的敗北，國民黨既不願投降，則勢必對共產黨作若干的

讓步。中共參政員重新出席參政會，就是轉機。因此，在這好轉的可能下，若暴動受了損失，那就是罪惡。」

有的意思是：「我們黨關得很久了，身體弱，敵人的防衛力量既強，封鎖亦密，暴動無把握。」在當時茅家嶺那樣的唇唇包圍，警衛森嚴的條件下面，要進行奪槍暴動，不僅須要有最堅強的決心，而同時，更須要有周密的計劃和機會來相配合，因此，也的確難免會有一些彼此紛歧的意見的。而孫錫祿同志，當時，他就是堅持着第一種意見中的一個。他急躁和憤怒地駁斥了後面兩種意見，堅決主張暴動，終於，大家都同意了。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茅家嶺、偉大英勇的行動開始了。孫錫祿擔任了領導暴動的軍事組織的班長之一，領導了一種輕機槍，帶了一部份同志，衝出去了！但比後也就不知了牠的下落。

六月十七日赤石暴動之後，有一位衝圍出來的同志，途遇兩位營時參加了「茅大」暴動的女同志，問起孫錫祿的情形，她們說：

「他衝出來後，因武器損壞，故不得不流浪於閩贛邊境，聽說會先後再被地方捕去三次，他也因此而繼續進行了三次越獄暴動，至於真實行蹤，則又不明」。

這是可能的，因為憑他的忠貞，勇猛和倔強的品質來說，除非頭斷了，他是決不會屈服在敵人的槍刺下面的。他是一團火，是一團永不曾絕滅的火！到那裏，那裏立即會被點燃起被壓迫者的反抗的火燄來的！

離開茅家嶺暴動和赤石暴動已經有兩年多了。而錫祿呢，至今仍音信杳然，想起當年同甘苦，共患難時的一切，悵觸殊深。假使他還在人世的話，那麼，我相信，他是會帶了許多奇蹟回到黨的懷抱裏來的，但假使已不在人世的話，那麼，錫祿，從此別

孫錫祿，原名孫鏡波，錫祿是他的化名，東北遼寧人，中國共產黨員。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完。

# 如此「三民主義」教育

黃廸菲

從上饒向東南角上走約十五里路，便是中國最黑暗的地方之一的周田集中營，裏面囚禁着近千個祖國優秀的女兒，他們中間，十分之九是新四軍堅決抗日的優秀幹部，其餘都是進步的報館主筆，新聞記者，文學家，年青藝術家，店員，鐵路工人和學生等，他們含着海樣深的仇恨，彎着背，在皮鞭底下，無間斷地做着苦工，他們受着極刑拷問、辱罵、鞭打「罪犯」的生活，把時刻，日月，年歲、漸漸地割去了！

「你們都是共產公妻，竊凶極惡……」軍官大隊第三隊長曾恭生每天集合時，總是這樣辱罵着。這辱罵，也和蔣介石的「軍人讀訓」，「黨員守則」一樣，漸漸地變成每天早晨的必誦的「聖詩」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早晨，我們這一批「囚徒們」，跟着太陽才冒出平地線，烈日又被趕上了操場。特別操，跑步，跪下，臥倒，兩手上舉，兩腿半分彎，三點成一線，這種種的活罪，又跟往常一樣，用它的貪婪的黑手，無休止的剝奪我們的體力。收操回隊後，第六班隨即又派去打牆。

打牆是集中營的一種普遍的「訓練」方式，全部集中營的外圍的圍牆，都是由我們自己的手，自己的汗和血，在敵人憲兵的槍刺底下，填打起來的。但三隊打牆用的牆板，卻要較其他隊的寬一二尺，真像一口大號的沒有蓋，沒有底的棺材一樣，光挑滿泥，就得幾十担，更不消說要把泥打得緊所要花費的勞力和時間了。

「黃瑞祥，隊長喊你談話！」六班班長從屋子裏出來，向那個正在打牆的矮矮個子，戴着一千度的近視眼鏡的黃瑞祥叫。

「在什麼地方？」黃瑞祥停了手，掉過頭問。  
「在隊部。」

黃瑞祥放下笨重的木錘，臉容上呈現了極度疲勞的輪廓，從已經行有兩板高的泥牆上跳下來，把眼鏡往鼻樑上推了一推，就走了。

到隊部門口照例擦的一個立正：

「報告！」

接着，房子裏面傳出了粗暴的一聲：

「進來。」

黃瑞祥走進去了。

那是一間不大的房間，曾恭生坐在床沿上，手裏拿着一把胡琴，胡琴的淫蕩的調子，還隱約地在這間小房間裏振蕩着。黃瑞祥已經立正在他的面前，但又好像未被他注意似的，他丟下胡琴，彎屈着腰背，慢慢地拾了一些木炭，投進在他面前的火盆裏，看着瑩瑩的火光和絲絲的捲升着的黑煙，半響，才頭也不抬的鄙夷地問：

「你是南洋華僑嗎？為什麼參加新四軍？」

「為什麼參加新四軍？」這話是老一套，聽得厭了，所以黃瑞祥很不耐煩地答道：

「是的，爲了打鬼子。」

「老是一套。」曾恭生突然把頭抬起，凶暴地說。接着，就直率地問：

「你讀過三民主義沒有？」

「不僅讀過，而且正爲着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呢。」

「那很好，請你替更新半月刊（集中營自辦的反動刊物——非註）寫點文章怎麼樣？」

他抽着了一支煙，掉過身去，從宗卷裏取出了一張上面寫着「新四軍叛國真情，共產主義批評等題目的紙條。面上露出了絲絲勝利者的狡猾陰險的笑容道：

「你選擇其中的一條寫好略，限明天交卷，至於公差勤務可暫時免除」。

黃瑞祥接過紙條，他整理一下眼鏡，仔細的看，臉頰立刻漲紅了，頸筋急促地抽動，廣東人的那種忠貞，剛直，倔強的性格，耐不住了。

「報告隊長，我不能寫，我是中國人，我不能說抗日就是叛國，這樣的文章只有汪精衛之流才寫得出」。他說完這些話，好像一個過分被壓累的遠路人放下他的重担一樣的感覺輕快。他嚴肅地把字條送回寫字台上。

還出乎意外的，會恭生用勁地吐一口痰，嚴厲而且粗暴的指着黃瑞祥道：

「你是軍人嗎？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命令你寫，你就要寫！」

「隊長，假如有一個軍官，命令他的部下，強姦自己的母親，你想，他也該服從嗎？」

「混蛋，住口！」會恭生臉色發青，拍着檯子，氣極了。立刻又向外面喊道：

「六班長，進來！」

隨又指着黃瑞祥，命令道：

「把他衣服剝光，眼鏡脫下！」

火盆裏顫動地吐着火舌，偶然地爆裂出幾顆火星，灑向上下左右，但立即就熄滅了。已被剝得光赤的黃瑞祥混身不住的打抖着。乳頭結凝成兩個小赤石似的，皮膚也像「牛帕葉」似的起了無數的小粒。透過窗，透過門，透過牆孔鑽進來的寒風，不斷貪婪地向他的身上舐着。

「把他關進禁閉室裏去！」會恭生一面回到他烤火盆旁的原位，一面又下令給六班長。

雙手被反縛着的黃瑞祥當他押往部隊，穿過營房的時候，伙伴們憐惜而又帶着憤怒的眼光注視着他，互相低聲地嘆息着。黃瑞祥更激動了，他的心像火一樣的熾烈，他忘記了冷風的鞭撻，他忘記了寒冷。

所謂禁閉室，並不是茅家嶺，乃是第三隊特營附設的，是一間空空洞洞，既無床鋪，也無桌凳的房間。

黃瑞祥一踏進禁閉室，他的臉色變得更黃了，一股潮滋，腐爛的臭氣，像無數的毒蛇樣的不斷地鑽進他的鼻孔，深深留下痕印，爬上了他的鼻尖。

透過門縫，透過窗縫，透過牆縫，括骨的冷氣鑽進他的毛孔。一陣陣打牆的木錘的沈重的聲音尙時時傳來。他緊握着雙手，在這狹窄的囚室裏跳，跑，打轉，藉以取得暖氣。

他想起他怎樣抱着一股救國的熱情，從南洋回國參加抗戰；他想起他怎樣因為厭憎於大後方學校紙醉金迷的生活而參加革命；他想起他怎樣困苦地跋涉來到新四軍；才一星期，才呼吸到真正的自由的祖國的空氣，但，立即就發生院變了，想起這一切，他悲憤，透骨的寒冷和無限的空虛和寂寞，暫時被他悲憤的心情趕掉了。

寒冬的日間是很短的，房子裏的光線，漸漸的在暗淡，似乎已快到日暮的時光，黃瑞祥肚裏覺餓了，他一落身，坐在地上，手託下顎，沉沉的思想。

突然，通營房的那窗上的木板，括的一響，一個同志的臉一閉，接着，一個手巾包捷速地像流星一樣的飛了進來。他急忙拾起一看，是一包飯，雜着荳干。這是同志們在經常吃不飽的情形下挨餓節剩下來的，這是同志們冒萬難，拚大險而設法丟進來的，他爲這偉大的階級友愛精神所鼓舞，感激得熱淚流下來了！

夜間十點鐘，門鎖一開，一個憲兵打着燈籠進來，兇惡地指向黃瑞祥道：

「覺得冷嗎？隊長叫你到操場去讀三民主義！」

他沒有話，只是牙關咬得更緊。他不相信這屠手的話。他懂得這裏的習慣，在這樣的時分，會打斷過許多同志們的腿，會摧殘過許多伙伴們的青春，他想，他大概要祕密的走向刑場了，在這將奔向刑場的時候，他迴味着生的愉快，他依稀感到了些對於生的留戀，他睜大了那模糊的失神的雙眼，似乎在想從這無邊的黑暗中尋找他所追求的未來的光明！

憲兵的快機，對準着他的胸背緊隨着，出了營房門口就是操場，在操場的中間，設置着一盞被風吹得顫抖的油燈，它的外面，披上了一層粘滿灰塵的風罩，因此，顯得更暗淡了。操場四圍的高厚

的土牆，在暗淡的黃色的燈光搖晃下，正像古獄城堡，隔絕了外界的一切，彎曲，赤裸着身體的黃瑞祥，在這風塵飛滾的廣場上顫抖着，押着他的憲兵把他交給了另一個憲兵，敬一個禮，就走了，負着守他的責任的憲兵，整理一下自己的手槍，模稜情緣，定神的走近黃瑞祥的身邊，審察豈下黃瑞祥的險惡，用手指着擺在燈旁的一本三民主義道：

「隊長命令，叫你跪下讀！」

「可以的！」是黃瑞祥的咬緊牙關的沉重的回答。

黑夜更深了。疏落的星空顯得更高，沒有一絲兒雲影。寒風更有力地打在牆外的莽原上呼嘯着，奔跑着，跑上山坡，竄進泥牆，舞弄廣場上的黃沙，搖撼着插入天空的赤赤的樹枝。

黃瑞祥掙扎着想把嘴脣合攏來，保持壯子裏的暖氣，但牙齒仍不住的打抖，兩點淚珠從眼眶裏迸了出來。一段殘酷的悲慘的故事，又在他的記憶裏面浮上來了。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一月，皖南事變後的幾天，他被打散了，一個人躲在山上的密林裏。有一天晚上，他渴了，要求水吃。他側耳聽着，在山的右邊，潺潺地流着水的聲響，於是他循着透過密林的月色，像兔子一樣的警覺，慢慢地往水聲那邊爬去。水聲慢慢的近了，在月光底下，仔細看去，已可看出湍流的波光。他鑽出樹林，側身往凹邊靜聽和搜索着。

夜，是一個寂靜的夜。有打打破這寂靜的，是遠遠地划空而起的清脆的槍聲。

他所渴望着的水到了，他欣喜地捷速地移近水邊。忽然，他覺察到，在他左而水澗的旁邊，在參白的月色下面，躺着一個呈現得更參白的東西，像是兩個人。他緊張，心動動起來了。他定一定神，再用力子細看去，是像躺着一個人。於是他走近過去。

呀！原來是兩個赤裸的死屍！是兩個被反動派軍隊強姦殺死的女同志的死屍！

他陡的一陣害怕。一陣心酸，忙掉了喝水，重又爬上山去了。

風括得更緊了。一本開着的三民主義一頁頁的被風括過去。風括得黃瑞祥更顫抖得利害，同樣，

也煽起了他無法熄滅的仇恨的火燄。

「我犯什麼罪？」寂靜的空氣裏蕩漾起黃瑞祥顫抖的，沉重的，憤恨的聲音。這聲音，在空氣裏振盪着，盪迴着，似乎是成千個無辜地被摧殘的青年，所一致發出來的憤恨的聲音！

黑夜顯得更嚴肅了，憲兵慢慢地低下了頭，有時又抬起頭來，仰望着高空，沒有無數的心事襲擊他標的，使他漸漸的失去了安寧。

「這是隊長的命令，沒有——辦法。」他夢一般地低聲說道。

「那一個在說話——？在黑暗的邊線，突然發出一聲猛獸般的吼叫，手電的光條劃破了夜空，從廣場那頭帶來，照過黃瑞祥的身體，照到憲兵的身上。

「你和他說什麼？當這樣久的兵，還不懂得規矩嗎？」是憲兵班長查夜和責罵的聲音。

無邊的黑暗匆忙地趕着他的路程，哨兵一個一個的接換着，黃瑞祥亦裸裸的四肢也漸漸的失去了知覺，牙關咬得更緊了。然而，在這寒冬的漫長的黑夜裏，一個革命者的鬥爭心是灼熱的，一個革命者的堅定不移的意志是不可征服的！

黑夜趕完了它的路程，東方吐出了白色，天亮了。黃瑞祥又被叫進了隊長的房子裏。

一進房子，曾恭生劈頭第一句，就嚴厲問：

「怎麼樣？」

但一夜的冷風，並沒有將黃瑞祥的憤火降低，他堅定地鎮定地答：

「沒有什麼。」

「三民主義讀過了沒有？」

「沒有讀。」

「爲什麼？」曾恭生一驚，凶惡的臉相又擺出來了。

「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我在三民主義的教育下，早已讀熟了三民主義！」

「那麼，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義呢？」



「不信仰！」

「爲什麼不信仰呢？」

「你們自稱爲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而今天拿這付手段來對待我，叫我還能相信你們的三民主義嗎？」

「好！你們頑固！」會恭生怒吼一聲，碩大的拳頭，當胸擊了上去。

黃瑞祥破這一擊，站不住脚，退到了牆壁邊。

「好頑固的東西，看你再頑固不頑固！」會恭生一面怒罵着，一面跟過去在黃瑞祥的胸前拳擊着。

背着牆壁，當胸遭着猛擊，人，究竟是人，又不是鐵石，黃瑞祥昏過去了。當他醒來的時候，已躺在自己的鋪位上，圍繞着他的是幾個自己的同志，他們親切地在關照他和慰問他。

「呵，祖國……」黃瑞祥被這悲痛迷惘的想法所激動，熱淚不自禁的湧滿了眼眶，他一翻身，覺得胸部很痛，喉嚨一癢，吐出幾口血來。傷重了！

（編者按：文中的黃瑞祥即作者黃迪非）

# 地獄茅家嶺

季音

我是大後方一個年輕的新聞從業員，抗戰新聞戰線上的一個搖旗吶喊的小卒，抗戰以來，我却蒙受了最大的不幸——我那國民黨當局捕入集中營，迎受了肉體的凌辱，殘澹的渡走了一年六個月時間。抗戰以來，我一本着對祖國的熱愛，從事抗戰工作。一九四〇年我轉入金華「國新社」，想以一枝筆桿繼續對民族解放事業有所貢獻。我以「國新社」說「真話」對傳統作為我工作的指針，誰知道背理的人是懼怕人講真話的。我們被三戰區國民黨當局視為眼中釘。

悲慘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發生，我們憤激着國事的日益逆轉，隔不多久，慘重的巨雷打在我們頭上了！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黃昏，國民黨特務逮捕了我們。（當晚被捕者除本社計情英兄和我外，尚有其他文化社團工作者六人）在大後方我們是合法的新聞工作者，我們有願祝向發給的記者證，我們有戰區通訊機關的記者證，我們有足夠的身份證件，但國民黨却非法的以鑄鑄，盒子槍剝奪了我們的自由，國民黨定下法律是只要求別人遵守，而自己是隨時可以推翻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浙贛線上雨雪紛飛，我們戴着手鐐，沿浙贛線西「解」上饒。

去茅家嶺之前，曾在上饒憲兵八團的監牢裏住了兩天，關在裏面的大都是開小差抓回來，判處死罪的憲兵。走到裏面，不得不使我驚異，原來主子們對「狗」的懲罰竟也是分毫不予憐惜的呢！——囚犯們頭髮披在肩上，手上套着大鐐，腳上釘了重鐐，走路只能像猴子一樣蹣跚跳着，叮叮噹噹的鐵器撞擊聲震盪着四週。同我關在一起的是在戰場鼻餒的漢子，據說開小差出去已七八年，在中央軍裏已攪到營長，但終被發覺抓了回來，判決死罪。囚室裏一靜下來，就聽他獨個兒在引吭悲歌，那些詞我是早忘得乾淨，只能嗚咽的絕望的呼叫我忘不了！

兩天後，我們解往茅家嶺。

囚徒的生活開始了，晴天，天一亮日本飛機的馬達聲便儘在頭上嗡嗡的打旋；茅家嶺附近都是國民黨三戰區長官部的機關，目標很大，敵人當時爲了促成反動派投降起見，也常來轟炸。警報一響，茅家嶺的管理員，衛兵都躲開了，我們「囚徒」們則在木柵子裏「恭聽」着炸彈「噓噓」的下來，聽着它轟然爆炸，整個牢房爲之搖動。等到高射炮聲響了，我們才噓過氣來，上饒的高射炮有這樣一條「規律」：敵機臨空時「鴉雀無聲」，敵機走了才開始射擊。因此上饒的老百姓就稱呼他們做「送行砲」。

到茅家嶺不久，我們在一個狼狽的境地裏，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這一套都相繼而來了。其實，「審問」，拷打，用刑都不值得懼怕，令人悚然的倒是事前那陣陰風慘慘的場面：憲兵緊張而頻繁地來往着，抬起槓子，拖着鐵鍊叮叮作響，房子裏火生得紅紅的，一個進去了，不一會，野蠻樣的慘號便起來了，一陣緊似一陣，一陣尖似一陣，那完全嘶啞的呼叫難以相信出自一個人的喉頭，我們則像一羣待宰的羔羊，默默相望。

我第一次嚐到的苦楚是踩槓子踩了幾次，痛昏了幾次，兩膝腫得大大的也就算了，回來在茅家嶺的稻草堆上躺了幾天。第二次，踩槓子之外又嚐了「老虎凳」，老虎凳的滋味我忘不了！火烙，搖電話，刺指甲又老鷹飛……是厲害的，但它們痛極了，人也就暈倒了，而老虎凳只有痛，痛！痛得渾身解體，嘴唇發白，眼淚激激的掉下來，最後一次又反靠着手吊在屋樑上，上去又下來下來又上去的拉了好半天，結果抬回茅家嶺，打開木柵子，十幾雙燃燒的眼睛迎接我。

從前讀魯迅先生的「寫在深夜裏」一類的東西，深爲那種不可置信的殘酷所驚駭，現在呢，不但親自看見了，嚐過了，更明白了，現實的殘酷是更高於那些記載的。有一個憲兵他對我誇談他的「信績」：有一次他負責審問一個女「犯人」灌辣椒水，她堅決不招，灌火油，她仍不招，於是把上衣剝下：「一根電線繫在乳頭上，在電話機上搖，使她全身的神經在強烈的麻痺裏，「這比死還難受」他說。男的呢，則把電話線繫在生殖器上，使精液向外狂噴……。

到集中營後，這類傑作更發揮到山窮水盡，也發揮得更「聰明」了。他想。「你們餓過五分鐘

的痛苦，「你們不一定能熬過長期的折磨罷！」的確，長期的折磨是有效果的，特訓班陳峯（劍峯）同志發瘋了，我忘不了那情景，他一拳擊倒了特務寢室的牆，站在特務的牀上搖手大呼：

「是共產黨員都站到這裏來！」

我們都感到渾身熱血上湧。結果被送到茅家嶺。一九四二年瘋子參加了茅家嶺暴動出來了。在醫務所又碰見一個發瘋的同志，把渾身衣服扯碎，咬得自己渾身濺血，咬牙切齒的說：

你（指特務）要我的命，我也要你的命！」

結果關在茅家嶺的木籠裏。茅家嶺的木籠是一個特製的刑具，木籠的大小高低吻合一個人大小，人站在裏面——不能轉動一下，四週是密密的有刺的鐵絲，半個鐘點。人就暈倒。瘋子關進木籠子後，在木籠裏拚命的掙扎着，於是鐵絲割破了衣服，割破了皮膚，鐵絲鉤上血肉片片，慘不忍觀。不久，瘋子就死在茅家嶺。

這使特務們不解，何以人既然瘋了，心卻依然沒有轉向，始終沒有瘋到在「自首書」上簽名的程度？——特務們永遠不會理解到這點的。他們只能自解的噓吁着說：

「這批人，嗨，「中毒」（？）得太深了！」

不到半個月，囚房人數增加了快一倍，而三三兩兩的「新犯」還是跟着每天黃昏薄暮一起走進茅家嶺來。人多了囚房仍然是這麼大，於是地下，尿桶邊也都開始鋪滿了席子，老年人吃不消擠，半夜裏坐了起來喘氣，高鋪上則打滿了竹釘子，像梅花椿樹林立着，人只能轉側着夾在其中「睡」，稍一動彈。尖利的竹釘便會給屁股大腿以刺心的奇痛。天未亮，無量數的臭虫跳蚤，便把我們從睡夢中趕出來了，我們都睜着眼，透過木柵子，迷惘的眺望天井裏一塊四方的天，漸漸轉成白色，轉成紅色，我們就這樣等到天明。

人多了，搶飯風潮起來了，一聽到廚房裏有了動靜，我們便在可憐的緊張裏；本柵門一打開，無法描寫的緊張便爆發了，有的用碗挖，有的用發黑的手往飯籬裏抓，有的索性把飯籬往柵門上一倒，便把被包了起來，特務連，衛兵，管理員都站在柵木子外笑着喝止，新來的人，也止住我們新來時一

礙，不願搶，結果飢腸轆轆，痛地裏流淚。

茅家嶺那姓儒的管理局，我們叫他「狗頭」，是我們程度貧困中的一條大蟲，我們的菜，我們的飯，連一囚犯「死去的棺材，都發成了他身上的皮襖，皮鞋……」一天，守衛掛長和「狗頭」在房裏吵了起來，狗頭氣急敗壞的從室內倉皇奔出，從他鬥爭中一個奇蹟發現了：狗頭煮米的斗是一隻特製的「夾底斗」裝滿一斗，倒出來只有六七升。

然而，在茅家嶺苦的不是粥菜沒飯，苦的不是成千累萬的臭虫跳蚤，也不是挨幾次毒刑，而是越不出木柵子的痛苦，而是不能工作不能奔跑的痛苦。

由於高度的肉體摧殘與生活的貧苦帶來了普遍的疾病，不到半月，人死了五六個，囚房籠罩在恐怖的氛圍里，一個江西老俵戶天哼呀哼的，頭上紮了一方白布，臉色倉黃，第二天同他睡一條紙窩的瘦鬼去摸摸他已經冰冷，嚇得大叫起來，於是就一條破席拖了出去。

木柵門口一個浙江江山人病倒了，他是廈門大學的老教授，富有正義感，有一次審問我是同他一起去的，老頭子個性剛烈，結果向特務大聲吵了起來，試想一個不學無術的東西怎麼和老教授去爭辯呢？結果特務老羞成怒，老頭子挨了一頓毒刑，審罷出來，一個人扶着他，（他腿已不能動了）他聲淚俱下的大呼：

「你們這些狗東西……中國要斷送在你們手裏！」

我們聽了，都為之惘然。

老頭子一病，就非常厲害，在夢裏哭號着：

「如果你們還有良心的話，你就把我拉出去槍斃罷……害了我一個人沒有關係，……害了中國呵……」

他的姪子是江山國民黨縣黨部的幹事，在旁服侍他，夜裏老頭死了，我們轉側在牀上，再也無法入眠，聽着「狗頭」在門外吶喊着「拖出去……」聽着那麻皮姪子嚶嚶的哀泣，第二天麻皮也病了，不幾天也在一個夜里悄悄死了，那情景，至今尤歷歷如在目前，一盞油燈搖搖欲墮，麻皮在牀上不停

的呻吟，痰在喉頭嚕嚕響，斷斷續續的叫着：

「嘔，啊暗，我要死了！……唔！一定的，啊呀，我的媽呀！我要死了呀……嘔，嘔，你們不要睡呀，你們聽我說！——呀……噢我是國民黨員，想不到我，我死在國民黨監牢里，想，想不到，死在國民黨手裏……唉，唉，你們不要睡呀，你們聽，聽！——我說呀……」

麻皮一直叫到深夜，我們確實都沒有睡，我聽到衛兵在門口彳亍着，我聽到夜風在茅家嶺的莽原上呼嘯，我聽到黑夜在屋外沉重地嘆息。

二月以後，我們暫別了茅家嶺，解到新的牢獄周田集中營，二個月的時間不算長，然而茅家嶺的兩個月已使我們有隔世之感啊！

# 茅家嶺，集中營

季音

茅家嶺是一個小村落的名字，離上饒城十餘里，離三戰區司令部政治部的地方五六里。村子小得可憐，不到廿根煙囪；可是我們所指的茅家嶺不是指村子，那是指一間獨立的小廟，離村子一里路光景，石砌房子年紀已經不小，每次敵機炸長官部，茅家嶺在劇烈的震動下，木柵子格格作響。

茅家嶺在最初是三戰區專門幽囚政治犯的一個秘密監牢，對外是不公開的，直屬於三戰區的特務機關專員室管轄。慰勞院南新四軍的上海代表吳××先生是茅家嶺的第一個主顧。茅家嶺有二個大囚房，一個女囚房，一個「優待室」。大囚房外是密密的木柵子，特務團一個排担任守衛；還有一個管理員，第一個是山西人，綽號「狗頭」，人既難看，偏愛女人，對我們的剝削則無微不至，他發明一種「夾底板」量米，裝滿一斗，倒出來只有六七升。茅家嶺的生活，親自嚐受過的才知道它的苦處。一走進木柵子，我的心就往下沉，「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貴」。做過「囚徒」的，誰都有這痛感。

你不要瞧不起這小房子，它代表着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皖南事變以後，茅家嶺隨着整個三戰區的反共緊張而緊張起來，人數激增了，形式也半公開了，可是依舊沒有恰當的名字，「集中營」在開田村成立，茅家嶺與開田村攜手了，他們給了它一個名字：「禁閉室」我們曾給它一個名稱：「茅家嶺大學」。

集中營包括二個村子：上周田和下周田，中間距離半里光景。集中營早期共分五隊，另外有個特訓班，共六單位，單位之間是隔開的，房子外面有泥牆，泥牆上有鐵絲網，泥牆外還有鐵絲網，外面有封鎖錢，在目力所及的山頭上搭着草篷放哨，普通走出去至少經過六個以上的憲兵崗位。

集中營的成份包括大部的皖南幹部和部份地方上抓來的。說句老實話，集中營裏的人才，是使反動派眼紅的，文化水準不講，專門技術人才那一類沒有？什麼都拿得上手，而且都攪得漂亮；可是他們的心都轉向「蔣××」；於是開始給我們上課，把他們一套可憐的資本全數搬了出來：二元論、唯生論、蘇聯必敗論、三民主義……自從那次發了幾本書，以後我們一直就沒有買過大便紙。

這期間，舉行了一次測驗，特務們開始感到前途有些黯淡。問：新四軍陰謀？答：抗戰建國。問：什麼主義適合中國國情？答：目前是新民主主義……有些對他們客氣一點，就一張白紙繳卷。

以後，特務們顯然改變了態度，開始個別毒刑，集禮處罰，打了以後，再來爭取；他們知道，要我們用心轉過來是不可能的了，他們想用個別叛變來影響集體。這時期就開始了強迫「自新」，皖南的女同志施奇，事變時被八個頑軍強姦，子宮內部完全攪壞，到集中營時已奄奄一息，特務趁這機會逼她「自新」，說「自新」就給她醫；但施奇同志拒絕了。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第三隊特務頭子曾恭生（曾國藩後代），我們叫他「魔王」，什麼辣手都是他用，「喝西北風」，「刺指甲」，「鋼針刺肚子」，「灌辣椒水」……三隊也恰巧是我們最頑強的一隊，硬碰硬，於是壯烈的事情就多了。「會魔王」說：「就算你們是鋼鐵，我也要熔了你！」於是，他動手熔了，但是切方法使過了，仍然無效。「會魔王」沒有了解到，鋼鐵可以熔化，共產黨員偉大的意志是不可動搖的。特務們私下說：「他們真是……令人摸不透！」

集中營的第三時期，特務們是完全失望了，我們也開始走入無期徒刑的狀態。名稱改為「中央訓練團東南分團」。大集中營又來了一個小集中，把他們認為「頑固」的編在一起，把認為可以爭取的編在一起，把已「自新」的極少數叛徒編在一起。那時共六個隊，第三隊和第六隊是「頑固隊」——這其間還有區別；三隊是「軍事頑固隊」，六隊是「政治頑固隊」。這所謂「政治」「軍事」者，大概是他們根據爭取的方式來分的，因為對六隊是「客氣」聞名的，對三隊則以「軍事壓迫為主」。小集中以後，生活逐步變化了，開闢農場，長期計劃；在三隊則更是變本加厲，下雨天出操，跪



倒，臥下，全身衣服溼透，穿雨襖在石子場上操跪下，結果膝頭上血跡斑斑。一有空，就在床前餘寬的地方集合「運動」，亂竄亂叫，十二部輪唱「三民主義青年進行曲」，要整齊，響亮，嗓子完全嘶啞；隊伍行進着嗚嗚京戲，既要調子齊，又要脚步齊，真是千古奇談。唱不好，罰跑步，跑二三個鐘頭，人暈倒了，拖住了再跑。吃飯要迅速，大便要迅速，飯裏故意攪些沙子，飯吃不飽，屎拉在褲子上，這種史話，非人所能忍耐，非人所能想像。

沒有多久，一九四二年初夏，浙贛路戰爭發生了。

浙贛戰事發生，金蘭相繼失陷，「顧炳楠」(老百姓當時給他的雅號)的敗軍勢如山倒，敵人每日平均進展四十餘公里，浙贛沿綫整個動搖了。

這時候，我們作了壯烈的茅家嶺暴動。

集中營成立後茅家嶺作為「禁閉室」，凡在集中營內頑強不屈，以「妨害教育」罪送入禁閉室，無力：痢疾、夜盲、瘧疾，可歸歎：滿天飛。可是，我們支持着無力的身軀，作了驚天動地的壯舉，以徒手繳了全營衛兵的武器，使那些反共的嚙囉們為之驚惶失措。

茅家嶺暴動後，集中營向福建移動了，憲兵第八團，特務團「保護」着，隊伍走到閩贛交界的崇安縣「赤石鎮」時，第六隊在黨支部的預先佈置下又暴動了。

這些暴動出去的同志，在武夷山上會合着，以後就配合當地武力，在山上流動，又動派員了一個師團剿過他們。他們餐風露宿，吞草根度日，夜裏到處野獸叫，夏天穿了棉衣，睡在山洞裏，斗大的蛇從身邊游過……黃迪非同志驕傲的向我說：他把一件愛人的紀念品，放在武夷山最高峯的五府崗，不能俯視崇安等五個府之意其高可想。(的)最高的一塊石頭上。

「赤石暴動」之後，特務忙了手脚，以毒辣的手段對付三隊，赤石街上槍聲不絕——特務走下最後一着棋子——集體槍殺了幾批，確實可靠的連女同志共有九十三人，不算在內的自然還有。我們同志的血洒紅了赤石，「赤石」成了名符其實的「赤石」了。這事情，在閩贛傳播得很廣，凡稍有正義感的，聽了無不黯然！

三月十二日。(完)

# 站鐵籠的第一天

賴少其

雖「皖南事變」已經有十個多月。到江西集中營來也已經有六個多月了。特務頭子張超越迫越緊，已經到了決定生死的時候：不是恥辱的寫「悔過書」和「自首」，在「反共宣言」上簽名，便是受刑處死，再也沒有第三條路，要「拖」已經「拖」不下去了。

昨夜正是爲了這事情，一直攪到晚上二點鐘，總算渡過了難關，但今晨一清早，天還模模糊糊，張超已經坐在辦公室裏把我叫進去，兩眼炯炯地在灰暗中發着光，厲聲的問：

「考慮過了麼！」

「考慮過了。」

「怎麼樣？」

「還是那樣。」

「好，去！」他很憤怒的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東西全跳了起來。

又被帶回昨天我被禁的那個房子。

集中營靜得很，靜得像死去了的一樣，鐵絲網的刺，在窗外慘白的發着光。

不久，聽見了脚步声，進來的却是鬚鬚茸茸的「王隊長」。我謔他坐下。他縮着眉頭，停了很久，才慢吞吞的說：

「昨夜聽得很清楚，唉，年青人太自負了，何必呢？你的前途很遠大。……」

「我沒有罪，抗戰也犯罪嗎！」我壓住感情平心靜氣的說。

「不是這些，你是走了路。」

「唔？」我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大概是發着刺人的光芒吧？他把臉避開了。大家沉默着。他很無聊的站了起來，在屋子裏跑了一圈，又若有所思的坐在一張破籐椅上：

「不錯，共產主義是好的，不過，譬如說：我們中國像這樣一間破屋子，破屋子只配放一張破籐椅，如果放一張漂亮的沙發不行，不行的！……」

我聽了這話，忽然覺悟到國民黨是張「破籐椅」不由得笑了起來。這一笑，使他的臉發紫，把原形露出來了。

「那末你是死不改過了？」

「我昨夜就已經說過了，槍斃罷！」

「槍斃？」他狹窄的一笑，那一根根的鬍子彷彿都了翹起來，可惡的說：

「死沒有那樣容易，不生不死才痛苦，」直挺挺地站了起來，更加重語氣的說：

「恐怕你受不住罷？」

他出去不一會，四個憲兵手裏拿着快慢機跑進來了，把我押出去。很多同志發覺了，呆着眼睛的望着，不發一聲，目送着我離開了同伴。

天氣很不好，黯黑而深沉，還下着毛毛雨，感到了一陣寒冷，抖了一下。跑出集中營的大門，見到的都是有刺的鐵絲網，一重一重的繞着。

憲兵的哨崗像野營一樣佈滿周圍的小山嶺。從小路爬過幾個山崗，便可看見遠遠的山凹中一個孤單單的石屋，這便是集中營的牢獄：恐怖的「茅家嶺」了。

小河悲哀的傾訴着，舉目四望，前面左右都是荒山和野墓。無限的往事悵悵的浮上來，但即刻又消失了。

「茅家嶺」越來越大，裂着血口，把我吞進去了。來了一個「新人」，照例要起一次小混亂，「號子」里的同志都擠到柵門前，用同情的眼睛，迎接新來的同志！彷彿忘記了自己也在受難中。

但即刻使他們失望了，並沒有把我送進「號子」，倒是將「鐵籠」的大門打開，把我推進去，鎖

了起來。那個姓王的監獄長，大家靜他做「王八」的，咬緊牙齒的捏緊拳頭在空中幌了兩幌，恨恨的罵：

「共產黨就是你們的祖宗！」

他以為把我們罵倒了，我卻以為有這樣的「祖宗」並不壞。「號子」里都吱吱喳喳說起話來，他回過頭去，又大聲的叱責：「不准說話，入你奶奶！」「號子」里的同志祇好把頭從柵門縮進去，他還不放心，偷偷跑到「號子」的牆旁側耳細聽里面說些什麼。然後才把兩手又在背後，一步一步跑進房里去。

我仔細的看一看這「鐵籠」：共有四根大柱，六根小柱，只能站着，不好側身，四周交織着有刺的鐵絲網，不由得想起了「老殘遊記」描寫惡吏，把犯人「鉗籠」示衆，死後屍首不收，想不到我亦身受了。

女同志，比較「自由」些，可以在牢裏跑動，他們是那些憂愁，都輕輕輕氣的談論着，大概有人認識我了。她們竟是這樣大胆的，用着發抖的聲音唱起「渡長江」，「號子」裏的男同志也沉痛的和起聲來。

還是什麼景象啊，一股熱氣從中心直衝到腦際，難言的痛楚像錐子一樣的刺着，這歌聲，使我比任何人都容易感動，但我看得清楚，她們的眼淚淌下來了，很快把頭低下去。

「王八」跑了出來，像狗一樣嗅空氣，搜索不出什麼又跑回去。

一個瘦削得很的女同志，因為在集中營逃跑，在火車上抓回來的她很沉着的跑過「鐵籠」張望了一下，丟給了我一張條子，我很謹慎地攪在手中，然後背着柱子很心急的折開來看：「同志！你的行動，給了我們最好的教育！……你要更堅定下去，你要吃什麼我們一定替你設法……」我看完了，很快把紙條捏成一團吞進了肚裏，她躲在屋角下瞧着，我問她搖搖頭，表示什麼都不要。

不多久，一個頭髮很長眼睛黑溜溜的女孩子，後來我知道她是政工除員，因思想左傾被抓進來的，她很活潑地跑過「鐵籠」，一手遞給我一包東西，又若無其事的吹着口笛走開去，站崗的一個士兵

看見了，笑了一笑，像沒有看見一樣把臉朝開。我胆子大了起來，很快把它折開來看。原來是包着剝了皮的花生米，我不好意思的紅起臉來。

慢慢地在「號子」裏，由低而高的昇起了粗壯而倔強的歌聲，歌是「八百壯士」，詞却是新的：「中國不得了，中國不得了，你看那民族英雄坐監牢……」歌還未唱完，「王八」像狗一樣拿着棍子打在同志們的頭上，并且罵着：

「什麼不得了，什麼……」又是一陣棍子打在頭上的聲音。以後，才「嗚！」的一聲把柵門關上了。這狗東西，急促的喘着氣滿臉通紅，我看他這付樣子，由極度的憎恨而壓出了笑，這笑聲却那樣的打擊了他，他兩腳躑跳了起來，大聲的叫喊：

「入你奶奶，把他吊起來，吊起來……」即刻「鐵籠」的門拉開，把我的兩手反縛着，吊在「鐵籠」裏面。

繩子越吊越緊，身子也慢慢沉重起來，一絲絲的刺痛從兩腕蔓延到肩膀，直刺進了胸中，以後，又好像從骨髓中發出陣陣的劇痛，腦子也混混噩噩起來，大地彷彿像狂風一樣在旋轉……

天慢慢的暗下來，在迷迷糊糊中，好像聽見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你不要笑呀，他恨你笑……」一個站崗的士兵，輕輕地很沉痛的說了一聲。

「君子不吃眼前虧」！不一會，我的屁股已經坐在一根棍子上，我的身子不懸空了，我清醒了起來。這是那個女孩子和士兵幹的，他們把一根棍子在我的屁股下面從「鐵籠」的這邊穿到「鐵籠」的那邊。但看起來，還像吊着一樣。

女孩子在黑暗裏消失了，站崗的士兵跑到牆角裏去。

「王八」出來查哨，看見那士兵吃香煙，大聲的叫了起來；

「站到那裏去了？叫你站在「鐵籠」的旁邊……」那個士兵只好過來站着。我聽得清楚，他咕

噥着在罵：「媽的」！「號子」裏傳出一陣陣慘痛的聲音，不斷有人在咳嗽。夜是更加得深了。風和雨在牢

(完)

## 記茅家嶺二個月的生活

曹越

茅家嶺雖然是一個不知名的小村落，但它的確與現代史上最黑暗，最殘酷，最無恥的一頁相結合着。它在集中營同志們的心目中，是一個切齒痛恨的名字。但同志們卻幽默地稱它「茅大」（茅家嶺大學）。由於它同特務統治密切地相連繫着，也就是與國民黨的統治者密切地連繫，因此，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動，能直接地影響它，使它也在不斷的變動中，這是變動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茅家嶺在這世界上，是與外界完全絕緣的小天地，同志們在裏面生活、鬥爭、掙扎積累了經驗，結果鍛鍊出了可泣可歌的茅家嶺暴動。

我也曾在茅家嶺生活過兩個月的時間，這裏寫的只能作為茅家嶺情形的一個片斷。

被送到茅家嶺，是一定有罪名的，真好像我們被關在集中營有罪名一樣，我的罪名是「冒犯長官」。事情很簡單，在集中營做苦工，因為腳底上生瘡，不能行動，請假不准，去伸運不能操作的理由，於是就「冒犯長官」，於是竹棍子在身上亂抽，不久手裏拿着上紅子的駁殼槍的憲兵伴送到茅家嶺去了。

當然，被送到茅家嶺去的人，事前差不多每一個都要先吃些苦頭，輕的像打屁股，灌水之類，重的就是老虎凳，踩槓子，灌辣椒水等殘酷得難以想像的酷刑。這是很少能够倖免的，像我僅被竹棍子抽幾下，還真是我的特別幸運，當時我身上只穿隨身襯衫褲，其他東西譬如毛巾牙刷之類，在特務們嚴厲的命令下，你是沒有辦法帶的，衣服棉被更不用說了。

憲兵押着我走了二三里路，走進了獨立在山坡上的一個祠堂，我想這就是所謂茅家嶺了。初次拜訪，我貪婪地用自力要了解這屋子的輪廓，但顯然我不能够有即使是這樣短少的一點時間。憲兵將一

個紙條遞給迎出來的特務管理員，他好像永遠是在等待着憲兵押送去的「人犯」，他看了紙條以後，在身邊掏出一個鑰匙，走到一個屋角裏，開了一扇什麼門，他的動作是多麼嫻熟與迅速。

「來，請到這裏休息一下！」獐笑在他臉皮上漏過，他的手做了一個謙讓的「請」的姿勢。

這是什麼玩意，在這樣的匆忙中，我的官能簡直沒有時間來了解。即使是放在眼前的東西。我被「請」了進去以後，「搭」一聲，門又鎖上了，我定了一定神，才知道，這是不上二尺見方，比人高些的一個籠子，裏外都密密地圍着在戰場上對付敵人用的有刺的鐵絲網，站在裏面是很難轉動的。假使你腿思想上搔癢一下，那麼頭，肩膀，手臂都會碰到尖利上面去。但是蚊蟲和跳蚤就在這時候來替特務執行吸血的命命，可是你不能「反抗」，因為它們有鐵絲網保護着。因此它們對你是毫無顧忘的禁閉室裏的同志們，從窗柵子的隙縫裏，對我投出探問與同情的眼光，但彼此不能交談一句話。在對視中，含着同樣仇恨的血在交流着。

一個鐘點以後，我從鐵絲網出來，被送進禁閉室。禁閉室有大小二個，大禁閉室是院子的西側廂，小禁閉室是驢西的一間，我被送進了大的一間，這房間的四壁，都是石砌的，靠東是高過人眼的木柵，東西兩面攔下兩張鐵鋪，中間留一條進出的路，柵門是向北開的，南端有一點餘地，放一個小便桶，這個小天地中，便是經常有十多個同志們的活動空間。不可估量的寶貴光陰像黑暗中的翅膀，無聲地逝去。

每個人都是憔悴和青瘦，好像生長在屋角裏的植物，見不到陽光，也沒有人整理，但都滿含着生意，向光明處抬起了頭，好像從未意識到要想低下頭來，回顧一下自己瘦弱的軀體。

一天兩餐飯，但每餐能分到鬆鬆的兩平碗的日子是很少的。由於悠長與無聊的時間，吃飯變成爲使人興奮的事情，然而這只是飯在鍋子裏，當我們聞到香味的時候；但當拿起筷子，興奮的情緒完全變了，砂子與米粒，也許有同樣的數量，茶經常可以說是沒有的，給一盆子米湯，浮幾片菜葉，在上面找不到一點油花，也感不到一點滋味。

由於人數有變動，飯的數量，也在變動，裏面人數增加，管理員是不大關心的，因為飯是不會增

加的，但是人減少他却非常靈敏，飯立刻就減少了許多。在這樣的場合，管理員常偷偷的站在柵下的牆外，在那裏，我們不容易看見他，而他却可以完全聽見我們的談話。飯過分少了，憤慨的話，從不同的口中吐出，一回管理員就出現在柵門口。

這已經不是那個「狗頭」，而是一個自稱為東北人，並不高大的個子，下巴經常光得像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飛機式的頭梳得油溜溜的，薄薄的一張狗臉皮，能非常自由地活動，從微笑立刻可以拉長。也可以從拉長立刻轉成微笑，兩手喜歡插在褲袋里，裝成學生的樣子，現在柵隙中現出一派笑容來，態度是怪客氣的。

「今天飯不算少了。」

「其實只有這麼許多，你們想，我那里要摺你們這一點兒油。」

「你們算算看，領一包米，名說二百斤，實際上打八折，搬運還要漏掉，還要去掉四斤袋皮，二百斤就剩了一百五，去了四分之一。你們規定二十兩，你們看，實際上不到一斤，這許多飯，還少嗎？」

反正指鹿為馬是特務慣玩的把戲，難道真醜和他去算米賬嗎？在他這樣說了以後，我們經常都是沉默的，因為知道講了也沒有什麼用的，但有時總忍不住。

「是，管理員措油決不會措到我們的頭上來的，這一點，管理員也看不上眼。」一個同志這樣和緩地說了。是真的，是諷刺，只有聽的人去體味。在這樣情形下，管理員一張臉只能維持他的笑容，扳不起來，不過多少沒有剛才那樣自然。

飯一天一天在減少，也真像同志們一天一天在削瘦，忍不住了。我們決定「絕食鬥爭」。雖然熱騰騰的飯放在面前，好久沒有飽過的肚子在叫，我們仍然不吃，我們只是唱歌。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整齊而宏亮的歌聲，振動着整個的屋宇，小禁閉室的同志，立刻更加強了這歌聲，同志們把肚子餓都忘掉了，軍歌，高潮是囚徒歌，不知名的牢獄歌，一個連一個的，歌聲也一個響一個。

特務管理員又在柵門口出現了，這次扳足了臉皮，代替了他過去的「笑容」，嚴厲代替了過去的「客氣」，我們停了歌聲。

「飯爲什麼不吃？」好像吃飯都可以命令人家的。

「太少了，」我們的回答是齊聲而嚴肅。

有點出乎意外，扳足的臉上，顯見有些緊張，也許還有點兒恐慌。

歌聲又響了：「這殺人不見血的鐵牢，究竟是誰所造，天下多少工農，在這里死掉……」

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不在柵門口了，歌聲不斷地在空氣里振蕩。衛兵排長來了，我們又停唱「晚飯決定增加，他答應了，你們吃飯罷！」排長出來轉環了。

「保證以後不再減少。」一個同志代表全體的意見。

「當然，以後不再減少。」

以後在較長一個時期里，每人保持着兩平碗的數量。

爲了菜里而從未有一點兒油花，我們就想到了燈油，希望從燈油里面，偷偷地想一點兒辦法，來安慰一下對油的渴望，然而從此我們全體都瀉了兩天肚子，「聰明」的特務管理員，已經在能吃的燈油裏面摻下了桐油。

在夏天，禁閉室的溫度是比任何地方都高的，因爲房子的石壁，是很容易透熱的砂石，而外面因爲防空塗上一層黑色，於是上午是東晒，下午是西晒，東西石壁便交互成了巨大的壁爐，全部太陽的熱都好像要吸收到這禁閉室里來；我們在里面，一點也不差是蒸籠里的饅頭。在這樣悶熱的空氣里，人是難以忍受的，然而吸血的虫豸們，臭虫，白虱，蚊子，跳蚤都大大地活躍起來，它們狼狽奸地聯合進攻，殘忍地吮吮着血液，一直到你沒有血液爲止，而它們自己卻吃得油頭肥臉，大腹便便。這樣熱的天氣，我們要五六天才得洗一次澡，我們的洗澡，幾乎要驚動茅家嶺全部人馬，兩挺機

槍，另有長短傢伙十幾枝押着我們，到一個小溪的旁邊，兩挺機槍，架在高岸上，對準溪心組織成了火力網，長短槍在周圍巡邏着，我們就在火力網的範圍內洗澡了。我們的洗澡是非常簡單的，河邊的沙泥，便是我們的「肥皂」塗滿全身，自己的雙手，便是毛巾。雖然這樣，但還是我們最興奮的一幕，清涼的溪水淋着我們非常灼熱的身體，昏沉悶亂的腦袋，也好像從惡夢中蘇醒過來。這時間，同志們很像晨光中的林鳥一樣快樂，但時間太短促，在押着回去的路上，沉重的鐵鍊，又緊緊的壓上同志們的肩膀。

秋涼以後，晚上睡覺，就成了問題，大多數同志身上只有一套襯衣，一到晚上，山間的氣候直冷得人發抖，於是大家在硬板鋪上互相擠得很緊，但還是不濟事。我們向管理員要求發稻草，管理員口頭總是滿口允諾，甚至還講「你們晚上是冷了。」好像同情的話。但是稻草老是不發，晚上同志們還是在戰慄中挨過，幻想着稻草的溫暖，無情的寒冷，直刺入人的骨髓，這是難以合眼的，同志們就決定白天睡覺，晚上在一盞半明不暗的衛兵的油燈下，講着革命故事，談着天，或唱着歌，以消磨這寒冷的永夜。已經深夜，一位同志正在講一個蘇聯革命故事的時候，熟悉的管理員的聲音，突然地從柵門口送進來。

「你們還不睡覺？」好像還很客氣，但很陰沉。

「冷，我們睡不着！」一位同志用同樣的音調回答。

聽此，問題是好像嚴重了。管理員，衛兵們徹夜不睡了，哨長在柵窗外不停的巡邏，外面派了雙崗，衛兵的槍尖上裝上了刺刀，管理員也時常來察看我們的行動，我們却仍講我們的故事，談我們的天。一夜、二夜，我們仍是這樣，他們仍是整夜不睡，嚴密警戒，疲勞使衛兵們有了怨言，也使管理員覺得不上算，第三天稻草就送來了，於是我們墊的是稻草，蓋的編起來的也是稻草，我們鑽在稻草中間，只有被寒冷所壓迫的人，才能體味到稻草的親厚與可愛。

老百姓也常有被送到茅家嶺，當然他們是被加上有「異黨」嫌疑的衛兵的。有一次，兩個老表，（江西人）被扶着進來，很明顯，已經遭受過特務的毒手，不能動彈了，爲了這二位，特務們又想出

一套「聰明」的欺騙把戲。

第二天一個青年模範的人，被憲兵送進來了，腋下夾着一本巴金的「滅亡」，臉上表示着對被捕的憤恨，態度怪像一個進步青年，同志們在最初的一瞬間幾乎被迷惑了，但是一個新來的人，我們首先就是要了解他是怎樣一個人，爲什麼進來。一位同志，就向他提出問題，問他姓名，籍貫，在什麼地方工作，國際形勢，國內政治形勢，在這一連串的問題下，他的醜態的面目完全暴露出來了，很清楚，他是一個特務。他的目的，也很快被我們拆穿了。他要想冒充進步青年，來引誘二位受刑的老表屈服，爲了要完成他的工作，他在裏面過了一夜，由於我們已經折穿了他的西洋鏡，他的陰謀也就成了泡影。這一夜，我們讓他睡在板鋪的邊緣，小便桶的附近。第二天他公開地也得意地，好像很有能力地做起管理員的助手來，以後「滅亡」便做了他的代號。

由於特務們認爲對「冒犯長官」的罪名的懲罰已經够了，我又被憲兵，押回集中營，現在是有了跳跳蹦蹦的機會了，然而在茅家嶺可以高聲唱自己的歌，講自己要講的話，因此在集中營裏有時便會懷想茅家嶺的生活的。(完)

## 茅家嶺暴動

李勝

離上饒城東南不到十里路的地方。有個小村莊叫做茅家嶺。住不上幾十戶人家回來是名不見傳的。自從第三戰區長官司司令部在周田（村東南三四里）設了集中營，而把集中營裏所謂「頑固份子」送到村西北半里路一個小廟另行禁閉以後，這「茅家嶺」的名字遂成爲恐怖和罪惡的代號而爲衆所週知了。

這個孤立的小廟是茅姓的家廟。四圍是寬厚而又堅固的石頭牆，朝南的大門被堵了起來，在東面另開一個門，門外建有兩面適用的弧形工事，後門也被封閉着，有顧祝同的特務團一個主力排的兵力担任清警戒。裏面有九個房間，兩間是管理員「王八」住，——是大特務張超的親信，「狗頭」的繼任者，負責監視和管理「人犯」的責任，原名王錫恩，——一間排長住，一間女犯室，一間優待室，兩間衛兵室，餘下來的兩間是禁閉室，係臨時砌的，靠裏留下半段是石頭，上半段則是很粗大的木柵，頂上還加鐵刺網。夏天晒滿了太陽，冬天鑽進寒雪片，我們三十幾個「人犯」就在這銅牆鐵壁，夏暖冬冷的牢籠裏過着不是人過的生活。在被堵塞的大門地方，放着四週繞有鐵刺的籠子，剛够一個人站立，幾個頑強的同志在遭毒打後就被關在裏面，使你一動也不能動。

這三十幾個「人犯」裏除皖南事變被俘的我們二十幾個同志外，也有三戰區攻治部的人員，三青团團員，民教館職員，玉山中學教員等所謂思想嫌疑犯。在這裏已找不出比較健康的人，特別是我們同志，差不多沒有一個沒被毒打過的。但我們不能永遠綿羊般的任人宰割了，我們要衝破這個牢籠繼續爲民族解放事業而工作。

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間我們提出了組織暴動問題，我們的根據是：

一、國民黨的軍隊是各不相顧的，我們可以乘隙突圍。  
二、離福建大山只有一百十里路，到了福建就可找到我們的抗日游擊隊。  
三、龔金福同志曾從集中營逃出去找到游擊隊，後在戰鬥中左肩負傷又被抓回，福建的關係他能找到。

經個別交談後，大部份同志都表示同意了。但也有同志認為暴動沒有把握，同時估計時局有好轉可能，（中共參政員重新參加參政會時）在時局好轉條件下若受到損失，簡直是個罪惡，他們的結論：等有利時再說罷。

我們會給這一機會主義的觀點以嚴格批判，我們以為：時局縱有局部的一時的好轉可能，但根據反動派對我們一貫的態度，這個好轉也輪不到我們頭上。何況這些「好轉」的看法，還沒有有力的事實根據，因此「等待」即是等死，是要不得的想法。

另外也有同志述說主客觀對比下的種種困難：

第一、我們主觀力量弱，軍事人員少。而且體力又差。

第二、四面皆敵（我們住在長官司司令部當中）我們走不掉。

第三、當前的衛兵一個排力量大，吃不消他們。

是的，我們的力量各方面都差是事實，像龔金福同志槍傷初愈，孫鏡波同志被打得皮膚發黑，骨頭受傷，李維賢、王傳觀、楊才等同志都會被打得胸口受傷吐血，蘇文浩同志則是剛打不久，行動困難。但我們有的是不怕犧牲的毅力和決心，我們也有幾個參加過實際戰鬥的同志，我們還懂得縝密研究和利用客觀情勢的每一變化，祇要能夠乘敵不備，勝利是有希望的。

這時，浙贛路戰事日益吃緊，部隊調動頻繁，汽車聲日夜不絕，（離我們住地半里路有一條上饒到鉛山的公路，可以聽到）并聽說九戰區已有部隊調來，後方呈混亂狀態，我們的衛兵也調動了，新來的大部是新兵，力量較弱，而且都不願當兵，這給我們創造了新的條件。王傳觀、龔金祥、楊才、李維賢、孫鏡波等同志更堅持着非幹不可，不能再因循坐誤。於是大家意見一致下推王傳觀，蘇文

浩、陳子谷、曹越和我五人組織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有關暴動的許多問題，並作種種必要的準備。首先是增強主觀力量。陳子谷同志把一支雪非利鋼筆賣了一百塊錢，王傳毅同志的一件羊毛衣服也賣了二十多塊錢，靈量賣黃荳和豆漿吃。（是當時的唯一滋補品）李維賢、鍾表平同志在室內的空隙裏練習原地跑步，其餘的人多站在床上向木桶舉行深呼吸，俾體力提早復原。一面派鍾表平、徐師梁等同志和衛兵做政治工作，爭取他們的同情。一面假說準備回隊受訓，買麻打草鞋，祝金祥同志把一件破棉襖撕了再加上幾件破爛的衣服一連打了五六雙，分給大家穿，還拿着小剪刀充當理髮匠，替每個同志剪長得像毛虫似的鬚鬚和頭髮，以便暴動後的方便。同時我們更用最大的忍耐力來忍受平時所忍受不了的種種侮辱，以降低反動派的警惕。一切討論或傳達，都利用上午閱讀和黃昏漫談時間（是我們自己規定，已習以為常）進行，不交頭接耳，以防止他們的注意。我們把龔金福同志所知道的地方關係，告訴大家，以防萬一走散時個別好找關係。恰巧這時有一個保長被誣為鼓動集中營的人開小差而被抽關在我們一起，他因受委屈遭毒打，非常憤恨，對我們說：「你們都是才作爲的青年，應該想辦法出去才好，路不熟我可以帶你們。」（他不知我們組織暴動事）那時浙贛線的戰事正日趨失利。在滬上看到日寇已打到衢州，總說後方所有的部隊都講到前方了，連顧祝同的特務團主力第三營也調到玉山担任警戒，長官司司令部已準備遷移。根據如上情況，大家認爲暴動時機更形成熟了。我們所住的地方與集中營及張超專員室都相距四五里路，假使我們一行竄，等他們得了報告再打電話調部隊來追趕，一定得化很長時間。而且我們還有帶路的，到福建後即可找到游擊隊。有這許多有利條件，實不宜再行等待，況反動派近幾天來對我們監視又加緊，特務團長遂親來查看，並說「禁閉室門口的鎖太小了，再換大的」。良機不再，於是我們作了解周圍的情況後有如下的決定：

衛兵排每天黃昏時要集合在離房子半幾文遠的東北土坡上點名，槍都放在室內，大門口的衛兵經常站在門邊，我們分配兩個女同志和他瞎談，使他不到門外去。（女同志住的房間即在門邊）禁閉室門口的衛兵咬馬虎，可混出三四個身體較強的人，一個裝大便，一個裝打水，（都在大門裏外）一個裝小便，（尿桶在天井內）大便與打水的奪六門口衛兵的槍，小便的與房子裏出去的人奪禁閉室門口

衛兵的箱。另指定龔金福、李維賢等四同志到對面第一衛兵室拿槍（兩室相距祇兩步，內有兩把手提機槍，一挺輕機槍，及步槍手榴彈。拿到後即出來鎖壓大門口和策應其他地方；其餘的人則到「王八」與第二衛兵室拿槍。（一挺輕機槍及步槍等）臨時按身體強弱編了三兩班，（有一個突擊班）由孫鏡波、龔金福、汪振華、祝命祥等同志為正副班長，並推定我為總的負責；規定了暴動後的集合地點，一面向大家解釋在行動前千萬要保住鎮靜，不要慌張，以防被人發覺。

該決定經大家研討後，認為在奪大門口衛兵槍時，點名的部隊回來與我們搏鬥，而我們的槍還沒拿到手時，以我們皮包骨頭的體力那是一定吃不消的。結果改為如衛兵在門邊可拖他到門裏，如在門外，就不要他的槍，把大門關起來，等拿到槍後再集中起來開大門或後門以突擊班為首衝出。若有抵抗即用手榴彈打。部署妥當後，就以全力注意客廳情況的發展，以便待機行動。

五月二十五日那天由李維賢楊才兩同志站在床上從木柵的空隙窺察他們動靜，知道上午衛兵排長和幾個班長到連部去開會了。（多半是討論警戒我們的事情）有的就趁空到上饒城裏去玩。到下午有幾個送犯人到專員室審訊，有幾個送犯人到集中營受訓。（實際上是做苦工）廟中只有兩個下士班長及衛兵共五六人警衛鬆弛。王傳觀同志就藉口什麼時候歸隊去探「王八」行動，回來說：「王八」不在家。當時面色有些異樣，於是大家的情緒頓時緊張起來了，覺着時機已到，有的穿草鞋，有的穿衣服，許多隻眼睛都望着蹲在床角不動聲色的負責同志，等待他的命令行動。那時天色已逐漸昏暗，衛兵們都在大門外嘻笑，於是決定李維賢楊才兩同志混出去關大門，「轟」的一聲，大家都站了起來，嚇得衛兵面如土色，驚叫着「你們做什麼？你們做什麼？」這時汪振華孫鏡波和我相繼衝出，衛兵就對準我懷里一刺刀，被我捉住槍柄，兩人扭在一塊，龔金福、李維賢、陳子谷等同志乘機搶入第一衛兵室拿武器，而那個衛兵却仍和我頑抗，雖面上被我打了兩拳，還不肯把槍放手，正在爭奪時，陳子谷同志手拿兩個手榴彈殺氣騰騰的對準那個衛兵打來，嚇得那個衛兵失魂喪魄的把頭一低，丟開槍向廚房裏溜走了。我奪過了槍衝到第二衛兵室，看見輕機槍等都放在床上，只有二個衛兵，於是把刺刀一舉說「不要動，一動就殺死你！」兩個衛兵長着祇會叫饒：「同志我……我……平常對你們沒

有錯……」祝金祥同志就竄上去拿過機槍，我把兩個衛兵逼到「王八」的房裏，裏面還有兩個小特工，一看情況不好，早就腳骨發軟爬到床底下躲起來，嘴裏哀求着不要打死他們。這時窗外聽到下士班長亂跑亂叫着：「曉得你們要搗鬼！」一面叫着，一面打了幾槍向土坡那面溜之大吉了。

當時軍官司令部政治部送來的政治犯名叫關鏗和姓徐的有四五個人也參加了這一行動。我們赤手空拳的奔到輕機槍兩挺，手提機槍兩挺，步槍七八支，手榴彈三十九個，另有許多子彈。衝開了後門，打了個手榴彈，勝利地朝福建大山——仙霞嶺前進。而反動派直到下半夜兩三點鐘才集結了一個憲兵連和一個特務營追趕——算是替我們送行。（完）



# 赤石暴動

馮村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是我們難忘的日子。

天才有一點兒亮，禁押在大房子裏的這一批抗日有罪的新四軍的「囚徒」——集中營第六隊的同志們，跟着哨音，在一個昏明的角落裏，騷動起來了。

從上饒崗田到這裏，一路上已有整整的十天。在將近離開上饒向閩北移動的時候，我們雖然根據了客觀環境和主觀條例的分析：

第一：浙贛戰起，戰爭的環境，戰局嚴重，反動派的軍事力量不够分配；行政機構土崩瓦解；警衛力量異常薄弱。

第二：我們已經有了團結一致的組織力量，全部黨的同志與非黨同志，都已有了可靠的突圍的決心，加上茅家嶺暴動成功所給我們的影響，決心更大大的增強了。

從而確定了和進行了一些準備暴動所要進行的主要的工作：

(一) 加強組織工作，作廣泛而深入的動員，達到大部份同志都有參加暴動的準備和決心。

(二) 絕對尊重組織上的集體暴動的決定，反對個別同志乘亂開小差的行動，使反動派在防衛上疏忽些。

(三) 推選軍事幹部，草擬暴動計劃。

但由於我們在計劃工作和組織工作的準備上，缺乏預見性和周密性，因此，從上饒到石塘，從石塘到大安，我們的具體的準備工作遠遠落在客觀形勢發展的後面，我們非但沒有跑掉，相反地，有五個同志，却因目標暴露，被特工懷疑，而先於我們英勇犧牲了。

因此，在暴動前一天晚上，大家向組織上提出了如下的意見：

「假使組織上沒有把握領導集體暴動的話，那麼，應迅速通知，好讓各人自找辦法，不宜再拖延下去，否則再等兩天，目的地快到了，當個別逃跑都無辦法了。希組織上鄭重考慮。」

支部根據了這些意見，作了如下的新的決定：

(一) 根據敵人對我們的態度來看，到建陽以後，一定會來一個殘酷的鐵圍，槍斃一部份同志以示儆。因此，一定堅決地進行暴動，否則面前就是一條死路。

(二) 假使無法奪槍暴動的話，則有機會進行不奪槍的全體暴動。

(三) 全隊暴動不可能，進行分排暴動也好。

(四) 假使明天以上幾種暴動都不成，則後天就分別進行個別逃跑。

這是誰都不會忘記的，每一個同志都興奮地懷着莫大的希望，懷着緊張而又堅決的心情，期待着這決定自由還是死亡的日子。

「老×，你看，今天有把握沒有？」有一個同志低低地問我。

「不敢說定，要看具體條件。」

「你還有新草鞋沒有？」

「怎麼？你都穿完了麼？」

「有是有，新的，太硬，要走路，恐不大方便。」

這是不約而同的，每一個同志，都在做換上翻山越嶺更輕快的草鞋，布鞋，膠鞋等的準備工作。早晨六點鐘，趕走了蓋着它的浮雲的太陽，正放送出它初升時的炎熱的鋒芒的時候，我們也就跟着離開大安，在一，二，三，四，五隊之後，在漫長的黃土的公路上列隊行進了。

一邊是陡峭的高山，一邊是湍急的澄澈的山澗，公路，就躺在這兩者的中間，有時公路跟着山澗，筆直的伸展開去，見不到盡頭，有時迎見高山，似乎無路了，但一轉灣，却又是筆直地伸展到了另一個山谷裏去。

路呀！漫長的無窮無盡的，什麼時候才能走盡呢！

「茫茫的西伯利亞，是俄羅斯受難者的墳，

多少的英雄豪傑，被葬送在這萬里的途程！」

有誰在中間的行列裏面，幽鬱而又沉痛地低低的哼起來了！

將近八點鐘光景，隊伍一拐灣，蜿蜒地循着石級，攀登了一座大約有一二里路高的山嶺，是一段繞近走的小路。

這山嶺是介在兩座較它更高的山嶺中間的。左右是很深的山谷，佈滿着一片有一個人深的莽草和疏落的鷄堆松林，滿山遍野，蟬聲四激，像是鼓起我們的勇氣的前奏，偶見莽草動處，有時也就傳出幾聲野鷄的啼鳴。

隊伍蜿蜒地爬上山頂了。雖然氣喘，汗流了滿臉，但因為每一個人都沉浸在待機而動的緊張的情緒中，因此，也就忘掉了疲勞。

穿過山頂的荒涼，殘破的路亭，隊伍又蜿蜒地向下去了。

山的那邊，還是綿延着深谷，莽草和叢林，初升的太陽的炙熱的光芒，透過了右邊高山頂上的密林，減弱了它的威力，向前望去，一帶武夷山脈的主峯，隱約地像秋天的奇雲樣的矗立在遼遠的高空裏。

這是一個頗合乎理想的地形呀，假使我們要立即開始動作的話。

你看看他，他看看你，彼此的神情在變，似乎都因在等待着統一的號令而默默相望！

走在先頭，而又負着一部份領導責任的同志們，並沒有忽視這一個機會，他們時時存俯察兩邊山谷的地形，他們時時在回頭看尾隨的同志們的冗長的行列。

肅靜，百數十個心，都默默地嚮往着一個目標，緊張前沉浸在一致的肅靜中！

兩邊是山谷，縱使有莽草掩護，但不容易散開！  
行列拉得長，尾隨的同志們直接控制在隱尾的憲兵的槍刺底下！

暴動在這困難的條件下，無法進行！

時間是很短促的，隊伍下降到快近山麓了。

「砰！砰！」在前面一二里路遠的地方，突然的響起了兩槍盒子槍的聲音。每個人的心，也跟着這槍聲砰砰的跳動起來，難道其他的隊伍進行暴動嗎？

「砰！砰！」緊接着盒子槍響，又響起了兩槍步槍的聲音，那麼清脆，那麼緊密。接着的，即是靜。

「跟上，保持卅米距離，不許拉開來！」領隊的值星區隊長吆喝着。

四聲槍響，控着的又是靜，我們想，一定又有人在行進中間，個別的亡命突圍衝走了。我們不由得想起了那一天的一幕：

是離湖鉛山，將近石塘的那一天，有一個隊的一位同志，正在行進中間，突然身體一斜，邁開大步，飛躍的從斜刺裏衝了出去，出乎意外，憲兵們拉起槍來打了幾響，但不追，因為他們曉得，個別逃跑，在這次長途行軍中間，理所必然，只要保住集體不出毛病，則個別走掉，是無妨大局的。那位同志，不慌不忙，竄越過幾條田埂，奔躍過幾畝水田，直抵山麓，然後掉過頭來，看看我們，勝利地鑽進密林裏去，自由了。

不言而喻，今天又是這一幕的重演了，我們默默地欣羨地禱祝他這一幕像以前一樣：平安地演出一出山籟，是一片平地，重上公路。湍急的山澗，依舊跟着公路狂暴地奔流在我們的左邊，武夷諸嶺，却又離我們較遠了。天空是澄碧一片，沒有一絲兒雲影。太陽以它如火如荼的熱力，照着山澗，照着公路，照着原野，照着我們，我們混身在燃燒着，我們包圍在這一團火熱的氛圍中間。

一度緊張過去，在熱浪的烤炙底下，三點多鐘尚未休息一次的疲勞，喚醒了我們，我們覺得口渴，我們需要休息了。

「走不動了！」

「休息休息再走」

同志們從行列中間提出了要求。

沒有回響，隊長區長等裝聾作啞，緊跟着前面的隊伍。

一人又不是牛馬，天這樣熱，要休息休息，喝口水才走得動呀！」

「還有二十里路到崇安」，隊長開口了，「到了崇安大休息」。

「大休息之前應該有小休息呀！」

「前面的隊伍，還不是一樣的在走嗎！你們偏有花樣」。

「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

「不准再叫」，隊長嚴厲地命令道，「快跟着走」！一面又朝向帶隊的值星區隊長道：

「保持卅米遠的距離，跟上前面的第五隊」。

「怕什麼，我們不會跑的」！這是尖銳的冷冷的語氣。

「老×」，有的同志喊走在最前頭的同志：「不管他，走得慢一點」。同時，大家的脚步，都已

經逐漸的在緩慢下來。

「快點跟上我」，值星區隊長向走在前頭的那位同志凶狠地說，「你要走慢，你得注意，我是會

不容氣的」。

「小不忍則亂大謀」，「忍辱負重」，我們終於放棄了我們的請求，打起精神，順從地跟上去了。

真是順從嗎？不是的，是怕嗎？當然更不是，然而為什麼要退讓呢？為的是要達成我們的計劃

，以英勇的突擊的舉動，來回答這一羣想殘忍地拖死我們的敵人！

又是一條又一條的橫過高山，穿過阡陌的漫長的公路，汗流在我們的身上，一分鐘又一分鐘的增

加着我們的疲勞，太陽晒在我們的頭上，却又熾熱地點燃起了我們的強烈的反抗的火焰。

有的同志，又在低低地哼起集中營裏常唱的一黎民曲」來了：

「爲了生存不怕長期苦鬥，要解放祇有消滅盡敵人，

我們既爲反抗而來到了人間，還怕什麼疏血犧牲」！

忽然，想起剛才隊長說的「到崇安大休息」一句說，一個同志問另外的一个同志道：

「昨天聽說，今天到崇安宿營，今天大概十二點多就可到了，你看，還會繼續走嗎？」

的確，這是個新的情況，我們現在離崇安很近了，此去崇安，據熟悉的人說，沿路已無複雜和險要的地形，因此，假使宿營之說屬實。則實影響到我們的計劃的。

我們應該了解這一情況，我們應該根據新的情況來及時變更我們的計劃，因此，另外那個同志答道：

「我不清楚，利用你和黃分隊長的關係，去試探一下他的消息看」。

略等一等，那位同志緊跟上幾步，走在黃分隊長的身旁，問：

「你看今天幾點鐘可以到崇安？」

「至多不到下午一點鐘」。

「大安到崇安多少路？」

「六十里」。

「準備在崇安宿營罷，太疲勞了」。

「時間還早，到崇安休息一下，聽說再要趕二十里宿營」。

「走那麼遠」！那位同志其高興，高興今天竟還有半天行軍的時間，來尋找我們集體脫險的機會，但在外表上，却不不得不故意顯出疲勞的樣子而對之表示驚訝了。

太陽當頂直射的時候，我們在一塊坦闊的平原上望見了崇安城。

崇安是閩北的古城，對面有着殘破的城牆，據說還是內戰時候的遺跡，複雜而雄偉的武夷山脈抱

着它。在十年內戰和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歷史裏面，崇安一帶是一個重要的根據地，它在我們革命鬥

爭的歷史上寫下過重要的一頁，現在，却想不到我們竟以抗日有罪的囚徒的資格來作客了。

跨進崇安城，覺得一種異樣的寂靜，僅有的點綴是城門口負責檢查往來行人的衛兵，和一陣陣打

破這死樣，寂靜的雄鷄，報午的啼鳴，一輛流線型的小包車在這古老的城門洞裏疾馳而過，後面拖了

一團團的灰塵，小簾失陷，敵騎深入，是一股戰爭前驅的空氣了。

我們在一間大房子裏休息了下來，額外的恩賜一餐稀飯，就在事實上證明了繼續要趕路的這一個消息，時機再不我們了，我們利用這一個休息的機會，就說了些磋商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是：

第一：崇安一帶過去是我們紅軍的根據地，在這複雜、雄偉、綿延數百里的山脈中間，可能找到我們的地方關係，萬一地方關係找不到，那麼，也有良好的羣衆條件來援助我們脫險。

第二：看敵人緊催趕路的樣子，一方面固然說明了敵人所懷着的恐懼心理，但另一方面，也說明行軍的目的地已快到，到較為安定的後方，則敵人的控制力加強，我們想脫險將更加困難。

第三：這幾天來，我們在路上的羣衆的氣餒，敵人對我們某些地方的退讓，這並不是恩典，這乃是敵人實施殘酷鎮壓之前的不得已的退讓，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兩條路；動搖，幻想貪生是死路，生路只有拚死來突圍。

我們下定了決心，我們在汗流夾背的炎熱下，爭着多吃了幾碗滾燙的稀飯，我們要在下午抓緊有利於我們行動的更確實的時機。

兩點鐘，我們從崇安出發。

一出城兩邊是高大雄巍的武夷山脈，中間是一塊坦平的平原，公路就躺在這平原之上，筆直地又往遙遠的山谷中間伸展進去，下午的太陽比中午放透出它更強的熱力，晒得眼睛發花，腳底發燙，每個人的笨重的身體拖得更疲勞了。

近四點鐘，全營離開了公路，繞道小路，趕到赤石鎮上。

赤石是崇安縣屬的一個大鎮，離崇安十五里，又名新崇安。因為是一個閩北的有名的大鎮，因此，跟着浙贛線上，戰爭的熱烈的空氣，第三戰區的許多權貴們都陸續地搬到了這裏，大鎮也從此繁鬧起來了。

在鎮的旁邊，緊緊地靠着一道有一百多米遼寬的大河，從北向南，清激的河水，靜靜地緩慢地流着，河的那邊，綿延四五百里路縱深的邱陵地帶，緊靠着一帶高大雄巍的武夷山的一脈，在西斜的日

光的照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中間，有着一個有許多參天蒼松的較高的山峯。

爲了準備渡河，再趕十五里小路到當天的宿營地——下梅，各隊都在河邊休息了下來。

一陣陣傍晚的涼風，從河的那邊吹過來，吹起了水的漣漪，吹動了倒掛的柳絲，吹進了每個同志的炙熱的敞開的懷抱。每一個同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舒適地的伸伸地在背包前面的石塊上躺着，大家都在領受着這片刻的大自然的撫愛。

各隊渡河已在開始，第一，二，三，五隊挨次渡河，女生四隊，在我們後面，渡河之後，他們各自的整理隊伍，也不等待各自帶走了。

這是一律不可再得的暴動時機：

(一) 憲兵疲勞；河身寬闊；各隊長們的本位觀念；因目的地快到而警戒疏忽。

(二) 渡河以後，只要跑過四五里路邱陵地帶，就是武夷山脈，爬上大山，就是我們的天下了。

(三) 此時已四點多鐘，不到四小時，天要黑了，目標隱蔽，搜索困難，便於遠遁，黑夜是我們的世界。

條件是各方面的都具備了，需要的是堅毅的決心和百倍的勇氣，放棄這一個機會，將許多寶貴的忠實的同志重投入虎口，將是一個歷史上無可彌補的大錯，不將是一個歷史上無可贖取的罪惡！

負這一暴動的軍事上指揮責任的王義亭同志，當然估計和考慮到了這一個問題。他是四川人，個子很矮，但非常結實，真配得上稱爲「短小精悍」四個字，他的兩隻腳，在抗戰初起時被炸彈震斜了視線的靈活的眼睛，靈活而緊張地在轉動着，從他的一股神情上，局中人可以明顯地看出：他是在估計和考慮這一個問題。他拿着一根用細竹根做的短煙管，走到一個坐着的同志的眼前，一面借點火，一面低聲地問道：

「過河準備動作，你看怎樣？」

「好呀！你決定就是。」

「假使憲兵先在我們渡河佈置警戒的話，則由在最前頭渡河的三區隊進行奪槍暴動，假使憲兵隨



後渡河，則全部不奪槍沖，你的意見怎樣？」

「好，就這樣決定。」

「那就分別通知他們準備。」

準備工作進行了，每個人都設法買些糗子粉條等另食充飢，有力士鞋的換上腳來，有新草鞋的掛在東腰皮帶上，一根無形的紅線，牽動着每一個同志的心，緊張，跳動起來了。

六隊移到河邊，張超前來巡視了。還是和以前一樣：左輪槍，長靴皮靴，個子太高，因而微微的灣些腰，一面走，一面「唔，唔」的答着隊長區隊長等的禮，但不同的是：嚴肅的臉上，竟略帶了些笑容，似乎在說明他對六隊到今天一個不開小差表示滿意罷！

一百多米遼寬的河上，只有一個船和三個竹筏來回載渡，每次的容量，只能渡一排人。

全隊開始渡河了，每個人都在交換着眼色，緊張而又興奮，依次序，第三區隊先渡，一區隊次渡，二區隊後渡，憲兵隨後警戒。

太陽漸漸地移到高山那邊去了，但穿過山上的松林，還疏落的射出了它炎熱的光芒。陣陣的涼風，依舊吹着，減輕了我們唯一的重負——疲勞。每個人的樣子是不同的：有的在沉思，有的在戲水，有的在低吟，有的在默察對岸的複雜的地形，但在每一個同志的心裏，却都同樣強烈地在燃燒着爭取這一鬥爭勝利的英勇犧牲的精神。

三一兩個區隊過了河了。二區隊和憲兵在渡。隊長下令值星官整理隊伍，全隊在碎石砌的大路上面，面對武夷山脈，立正看齊，放下背包，原地坐下。

這時，王義亭同志站起來了，一面小便，一面目光急轉不停，左右亂射的在窺着地形，一面緊張而顫動地開始歌唱：

「啦啦啦啦啦啦，……」

這義勇軍進行曲的開頭，是約定的開始準備動作的預令，聲音好像彈的弦線，顫抖而又沉重的，彈在每個同志的心上，每一個同志都分外緊張而心跳起來了。

有六七個同志，在這個聲音的彈動之下，這邊那邊的站了起來，也在察看地形，準備動作。二區隊坐的竹筏已靠近岸邊，憲兵的一船則尚在渡中。預令過後，王義亭同志掉過頭來，看看後面，二區隊的竹筏靠岸了。於是立即又掉過頭去，發動了，緊張而有力的一聲：

「有！」

在一聲動令之後，突然，全隊同志，像一個人一樣，驀地一起站了起來，每個人的臉色在變，肌肉在收縮，眼在發紅。

因為突然而又太過分的緊張的緣故罷，大家都似乎呆掉了，沒有行動！你看着他，他看着你，逐漸地，大家的視線，轉注到了一個方向——王義亭同志的身上。

緊張！緊張！千百倍的緊張！

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敵人似乎有些覺察了，班長們驚奇地向大家問道：

「你們幹什麼，」

「你們幹什麼？」

值星官跟着嚴厲地下令道：

「坐下！」

茫然不知所從，一部份同志勉強地坐了下去。

二區隊的同志絡繹在上岸了！憲兵的船跟着要靠岸了！千鈞一髮決不容再猶豫！決不容再動搖。王義亭同志爲了掩飾自己的特殊的神情，突然很快地問一個坐在行列的最右頭的一個同志道：

「老X，你有沒有黃煙？」

那一個同志將帽子脫下，搖了兩搖，答道：

「沒有！」

這是加強決心的記號，再不容猶豫，再不容動搖，生死任選擇！

眼睛看到了，說時遲，那時快，立刻在王義亭同志的嘴裏，迸裂出緊張，宏亮，急促而有力的一

聲：

「同志們，衝呀！」

一聲令下，萬馬奔騰，一二三區隊全體同志，一百餘人，突然作一個扇形的展開，邁開大步，朝向颯爽大山脈，三方面的跨過水田，越過山坡，衝鋒突圍了！

這是一個突然的行動，是敵人雖會預料而未料及的，因此，不能不給他一個慌亂和呆頓，但這，也只是暫時的而已，接着我們背後槍聲響了，並聽到了隊長力竭聲嘶，呼援求助的可憐的聲音：

「你們不要跑呀！還在跑！」

「呼！呼！」槍聲連珠般的發射着，在我們的頂上，在我們的身旁飛過去。

水田留下了我們的深深的腳印，山坡上丟下了我們給泥粘掉的草鞋，莽叢裏流着我們個別不幸的同志的殷紅的血跡，有了赤了腳，有的腿上流着血，有的疲勞得十步三倒，但一切我們都忘掉了，我們拚着死，飛速地向着勝利狂奔！

「呼！呼！」子彈還是密密地在向我們狂飛着。

「不要跑呀！你們還在跑！」還是隊長的嘶啞的聲響。

的確，我們疲勞的。雖然憑有一股奔向勝利緊張的熱情，但疲勞終究還是生理必然的反映，有的同志，模糊了方向在亂跑；有的同志，跌倒了再不想爬起；有的同志，速率逐漸地在減慢了！這時，我們的鼓勵工作，也跟着自發地從各方面的響了起來：

「不要怕！慢慢跑！」

「堅持最後五分鐘！」

「誰掉隊，誰就滅亡！」

「弄清方向，在大山頂上集合！」

「我們疲勞，憲兵也疲勞！」

時期也像我們緊張的心情一樣，也在緊張中奔着，太陽已漸滾近地平綫了，

登山涉水，我們到山底下了！槍聲也疏而遠了！  
我們鑽尋草，我們竄進密林，我們像兔子樣的時時警覺地回過頭去望望那批在呼嘯奔跑着的敵人的人影。

「咕、咕、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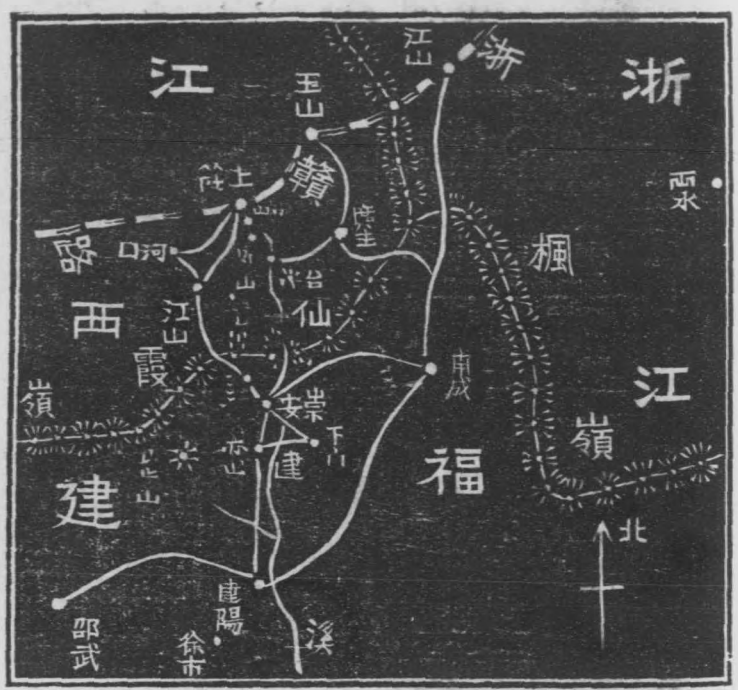
「咕、咕、咕……」

我們應着還約定的叫喊的記號，拉籐攀葛，在荆棘中開出路來，奔向我們第一個勝利的目標——蒼松參天的武夷山頂。

日暮的陽光，透過五色的晚霞，滿林滿谷，照得深紅一片，集合擁來的幾十位同志，滿臉昇湧着紅光，全身浸透了紅色，大家熱烈地擁抱着，不期而然地一致舉起雙手，同聲夢一般地叫道：

「我們勝利了！」

# 上饒附近圖



## 抗日囚徒的旅行

季 干  
音 七

——集中營第三隊移聞記——

一九四二年初夏，敵人侵犯浙贛路，上饒集中營移聞。隊伍抵崇安赤石時，英勇的六隊勝利地暴動了。敵人惶恐之餘，以空前殘忍的壓力施諸我們三隊，我們的同志堅不屈服，視死如歸。先後犧牲者九十餘人，悲壯的事蹟不斷演出，使那些殺人如麻的劊子手憲兵也禁不住背後嘆息：「這些人死得太可憐了」。

這裏所記，不過是滄海之一粟而已。

六月十七日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午後四五點鐘光景，隊伍抵下梅鎮。下梅離崇安城三十里。離赤石十五，倚着在赤石搭航船僅只十里。下梅圍繞在重疊的武夷山脈裏，綿延百數里，路即由山邊伸出，夾着四十米達寬的山河，河水湍急，竹筏在河水上起伏着。

抵下梅已近黃昏，便在一間三間大的民房休息。老百姓正忙着準備過端午，憲兵惡聲呼斥着把屋主人都趕到屋後，立即用又形木板釘住了中門。我們拆下板壁作鋪。

晚上點名，隊長會恭生——這位清代名漢奸會國藩的後代，他穿了一身藍布農民裝出現，我們一時幾乎認不出來。他遠遠地站在走廊上，陰陰的說：「任何人不准交頭接耳隨便講話，更不准自由行動，一切聽命令動作。」說畢，帶了班長們走了。

夜間，屋外時有槍聲，班長緊張地來往着。原來六隊同志赤石暴動成功，把這批毫無人性的劊子

手駭得準備逃亡了。

六月十八日

一早，隊伍就準備移動，官長們都換了各色農民衣服，臉色驚惶不定，低聲交談着短促的對話，便匆匆走開了。使我們好笑的是：有幾個分隊長腰背上還插着鐮刀之類的農具。他們這時已對他們的統治失去信心，對於我們這些徒手可能產生的力量，已經恐懼得張皇失措，似乎他們的命運就要結束了。

五分鐘喝完稀飯，我們就拖着疲累的脚步，走上塵土迷漫的大路，向赤石進發。沿路的山坡上，輕機槍口黑洞洞的向我們指着。路上行人絕跡，只有見密佈的憲兵以準備射擊的姿勢拿着快慢機守候在每條路口。

緊張拉緊着我們的心弦，因為我們快行近我們六隊同志底血酒紅的赤石了。

赤石附近一條陽溝裏，一個同志仰臥着，泥漿和血污沾滿了全身，夾着濃厚的廣東腔呼着：「你打死我罷！唉！死了痛快，爲了抗日，我……死在此地……」旁邊兩個憲兵看隊伍走近了，一把拉起他便朝小路拖走了，我們全身發抖，走了幾步回過頭去，又見他倒在地上。

快近赤石附近了，山嶺上不時出現三五成羣的兵士，執着槍奔跑着，呼斥着，遠遠近近，只見山頂上人影幢幢，他們是在做六隊發動後的「搜索」工作。我出來以後，才知道當時在武夷山一帶對我們的搜索和「圍剿」，顯視同竟動員了一個師（二十六軍四十一師）之衆。正當浙贛路上寇騎長驅直入，千百萬生靈塗炭之際，而近萬衆之師於「搜索」「圍剿」已逃出集中營的抗日份子，試問這還配得上算反法西斯四大列強之一的當權黨派嗎？

渡河處躺着一具死屍，半段浸在水里，雙手還背綁着，鮮血已成紫色，在頭蓋上和頭鬚凝成一團。渡到赤石的彼岸，又是一具死屍橫在草地上；走不多遠，田邊一大片血跡模糊，但沒有死屍，只有無數蒼蠅蟻蟻在上面打轉。

我們的眼睛潤溼了。

當我們走進赤石街，空前的緊張又開始了，憲兵驅着行人，呼老攜幼，呼男喚女，擠成一片；當隊伍入街，已成緊急戒嚴狀態，行人絕跡。憲兵、特務、盒子槍、輕機槍、子彈夾點綴着赤石街上的寂寞。

我們三隊的住房，憲兵早已佈置好，是一家倒閉的毛巾廠，火牆高聳，至為牢固。地面是堅厚的松板，我們就分班在地上休息，每班門口架着一挺輕機槍和四名手執快機槍的憲兵，他們不准我們講話，只聽見有病的同志呻吟，疲勞的同志呼氣，憲兵換崗時把機槍扳得「格格」響的聲音。

麗玉曾恭生又出現在面前，農民衣服已換上了漂亮的軍衣，正同臉上的惶恐又換上了得意一樣，手執一枝快機槍，大聲說：「誰要自由行動，就拖出去！」把提槍的手向門外一揮，這位「文正公之後」走了。

我們的憤懣已傾決堤的狂流衝擊着頭部，我們默默地互視着，眼睛充滿血絲，淚在睫毛上閃動，對於一天來非人的遭受，對於六隊暴動後同志們安全的懷念，路上的死屍、血跡……一樁樁都如針刺我們，記得還在上僑我們準備周田暴動時，王之燕同志說過這樣的話：「三隊與六隊，必然有一隊要遭慘酷的命運……如果我們先暴動，這命運就落在六隊頭上；相反，我們就難免被「鎮壓」殘殺。」結果，周田暴動流產，如今，六隊在赤石勝利暴動了，這命運果然落到我們頭上了！

永遠忘不了「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晚上對三隊空前屠殺的一端。一盞孤燈搖搖欲滅，會麗王在陰暗裏站着宣讀人名：「蕭餘生（蕭振剛）、劉波、郭勝、張文亮、路垣、陳德銘、金科中（股戈）、葉洪章、高路易、丁魁、方影、胡星、林開鳳、沈鐘、應振有、王之燕、周楚欽、鄧平、沈慕鈞、李丹、張鴻九、秦扶烽……」

二十四個英勇犧牲的同志被「拖出去」了，我們就永遠見不到他們回來，只聽到晚上赤石街上鑿鑿不絕，作為反動派屠殺的記號。

在赤石的集體槍殺裏，秦扶烽從槍彈裏逃了出來，下面是他敘述自己當時的經過。



「……被綁到郊外，我感到呼吸迫促，憲兵把盒子槍都抽了出來，我們知道不妙，王之燕領頭喊起口號，憲兵一待慌了手脚，一陣槍彈亂發，我們便倒在溝裏了；當時我知道自己沒有被打死，第一彈從我頭上擦過，留了一條血痕，第二彈斜到旁邊張鴻九腿上，一股鮮血噴到我臉上，我便倒了下去……我佯裝着死，只出氣，不吸氣，憲兵把溝上的泥土往下一推，便走了，特務會麗王恭生還不放心的，走過來看看，他看我還在動，便捧了一塊大石朝溝裏一摔，擊中我的耳部，我一陣奇痛，昏了過去，半醒醒來外面星光很亮，寂靜無聲，已近深夜，我知道自己沒死，朝外一望數十步外星光裏，站着一個憲兵，我輕輕也起來，摸摸他們，都已冰冷了，我忍痛爬上溝，便一直朝大山跑着，跑到天亮，因為自己的手還反綁着，在田野裏看到一個老婆子，我走上去說：「老婆婆，你幫我解一下繩吧，我是兵營裏逃出來的壯丁了。」老婆子回過頭來看到我，霎時臉如土色，狂叫着飛似的跑掉了，……後來我又找到一個割野菜的小姑娘，看到我又跑開了，這時我才從水溝裏看到了自己血跡模糊的臉龐，……我生怕碰到別人，一口氣跑到山上，在一塊大石上磨，磨了半天，才把繩子磨斷，於是我就沿途乞食，打聽，來找尋你們……」

秦扶烽在武夷山上找到了赤石暴動出來的集中營伙伴，得以保全了千磨萬折的苦難的生命。

以這次集體槍殺作為開始，特務把槍彈放在「教育」計劃上了。赤石河邊的槍聲和血跡，給當時武夷山如潮的逃難羣留傳了一個可怖的傳說。

六月十九日

清晨，隊伍又向建陽行進，原來由二十四名伙子挑的官長的行李都分担在我們身上，戴近視眼鏡的王開識同志，是浙江民族日報社長，在百多斤的重荷下喘着氣要求會麗王減輕一些，會麗王乾脆地也幾個耳光答覆了他，近視眼鏡打落在地上。到建陽，王開識在疾病，疲勞與侮辱之下，死在集中營了！

由於沿途的勞頓和過重的負擔，隊伍走得很慢，行至興鎮（離赤石六十里）已暮色四起。興鎮是

個小村落，居民稀少，我們在較大的民房裏又禁閉起來，從我們中間挑出十幾個精壯的同志去擔任公差勤務。出去未及五分鐘，屋外一聲槍聲，會匪王力端嘶叫着：「外邊呀，樹林那邊……死傢伙，你們……」我們聽着槍聲，心裏乾急，爲那勇敢逃掉的同志默禱安全。晚上用鹽湯沖飯吃時，人羣中不見南洋華僑吳華光同志，班長有門縫互相埋怨着，我們才安下心來。

從那晚起，睡覺添了一根繩子，睡覺甫子一響，班長便把我們的手脚捆起來。馮立平同志和黃子讓同志浙江人，平時頑強，於是連頭連腳綁在柱子上。

馮立平是個十九歲的青年學生，浙江慈谿人，雖然年輕，却有着成年人的風度。那時季音才到三隊，受不了那緊張的生活。吃飯時把飯粒掉在地上，逼着他檢起來連泥帶沙吞下去，整天做苦工，抬一兩百斤重的巨石，抬不動，死撐着抬，晚上睡前又待在床前「運動」幾個鐘頭，大聲地數番號。到嗓子完全嘶啞為止。——剛到三隊的幾晚，他渾身疼痛無法入眠。

「你剛來不久，特別嚴，這叫做下馬威。」有一次，馮立平感情濃重地對季音說：「只要不死，總有一天我們會出去的！」

他願想不到馮立平會說這樣的話，因爲這是危險的事。

三隊一個最平凡的處罰辦法是「跑步」，一跑兩三個鐘點。當時季音沒有草鞋，異常狼狽，他說下脚上穿着的草鞋給季音說：

「你拿去穿罷，我腳赤僵了，赤腳舒服！」

事實上，赤了脚在溝鋪碎石子的操場上跑兩三個鐘點是不會舒服的！

集中營移開，三隊照例是「苦力隊」，擔負了特務們全部的箱籠物件，季音和馮立平抬的是一大籬碗、篾、碟……之類，馮立平看季音可憐，一根長槓子把重量都放在他那邊，季音是輕鬆地到了閩贛邊界，但他的肩却已紅腫了。

馮立平是不會想到自己會死的，在上饒時他寫信給妹妹！

「親愛的小妹，……告訴母親不少哭，我就會出來的。」

誰知特務並不放鬆一個孩子，用各種毒刑逼他「自首」，長途跋涉後，晚上竟連睡覺還用繩子綁在柱上，使他無法休息，結果馮立平在這樣的遭遇下發瘋而死。臨死時他在床上轉側着，喘着，班長副班長聞聲從門口進來，他突然全身一抖，掙扎着想從床上躍起，兩拳緊握着，怒視着他們，牙齒咬得格格地響。

班長付吃了一驚，抖抖地說：

「馮立平，你……」

我們站在旁邊，最大的憤怒衝擊着我們，只感到渾身熱血上湧。班長看着我們神情有點異樣，悄悄走掉了。

六月二十日

到了建陽。

到建陽，人已不能動彈，兩肩紅腫發紫，天下大雨，隊伍去建陽六休息一天。

三隊司務長是會恭生的小舅子，我們對他的憎恨不亞於會魔王，鹽湯豆渣湯沖飯，大米攪砂子，都是他的傑作。那天午飯發現莧菜葉，上面浮着很多油花，我們高興，以為是休息中的「優待」；但有點青澀味，晚上大家肚子開始絞痛，水瀉，會恭生佯裝不知道。第二天，勤務兵嘴裏漏出了事情的真相，司務長偷老百姓的油，摸錯了油缸，摸到香油缸裏，用青油煮了菜。

六月二十二日

天色開始放晴。自用繩子綁了睡覺，病者日衆，晚上一片呻吟聲。會恭生走來。用腳踢踢呻吟的同志：「不要裝死樣，還不够活，再綁到柱子上來睡」。

又要開始移動了，全體集合，會恭生看看我們——鐵石人看了也要掉淚的隊伍。他是看到的，從上欄出發時，身體較好的大個子已都成了一把骨一張皮的瘦鬼，身體壞的已陸續死在路上。但是，這

對於會恭生是永遠不會感動的，他大聲的說：「最後的三十里了，不准一個落後。」

徐市，在建陽興建甌之間，在建陽甌三十里，建甌北四十里，四週叢山峻嶺圍繞着，徐市即在山麓，它比上饒南田村最少要大五倍，廟宇林立，大小十餘處，集中營各部就佔據了這些廟宇，與居民完全隔絕，正同在南田村時一樣。徐市被特務們經營已有相當歷史了，在附近一帶組織的「軍民自衛團」是特務直接指揮下的一支反共反人民武裝。

十餘天的非人生活，給集中營帶來病與死亡的驚人紀錄，病包括惡性痢疾、胃病、傷寒、惡性瘧疾、第三期肺結核、夜盲……三隊夜盲二十六人，不幾日病死者六人：許永祥、李伯敏、朱致中、章復權、王聞識。

由於營養不足而來的夜盲症最是驚人，起初是入夜不見一物，後至陰天便不能走動。這使特務們高興，會恭生說：「眼睛瞎了，看你再跑罷。」於是凡是夜盲的開始解繩子睡。測驗夜盲之真偽是用這樣的方法：叫你雙眼睜大，他把雙手在你眼前擺動，大聲呼斥，加你的眼瞳仍不動一下，便算合格。

死的死，病的病，苦役還是開始了。首先是築操場，正是六月炎夏，太陽在徐市山麓施威。凡是能咽一粒飯下肚的，就得做工，這是三隊會魔王定下的老規矩，誰也不能推翻，×××同志、國內著名的作家。可是正如會魔王所說：「不管你外面是怎麼樣，時，現在到了這裏，可得聽我命令。」他患了很久的×××病，又加年紀已大，實在經不起苦役，一天，胃病驟然發作，跌在地上，痛號着；會恭生視若無睹地說：「班長，把他拖到旁邊去。」

這也是三隊的老規矩，不是全體的病假，也就是說還能吃飯的病假，做工出操都得陪着，站不住的躺在地上陪。

不久，操場在我們的眼淚和臭汗下完成，集中營血腥的旗子，又開始在徐市的天空出現了。

# 集中營在福建

孫秉泰

一九四二年春天，日寇進窺浙贛線，三戰區的那些將軍們不戰而潰，土地不要了，老百姓不要了，連作爲軍隊命脈的彈藥，也拋棄得一路都是，大炮彈和飛機炸彈，一站站的堆積如山，無人過問。可是我們這一批已被磨折得半死不活的「囚犯」却少視爲「奇貨」不能不要。在鬼子打江山的時候，我們就在憲兵團「警衛」下從上饒的上下周田村出發到鉛山的石塘。住不到個把禮拜，上饒也失守了，我們又由石塘翻過仙霞嶺到了福建。本來預備住在崇安東南的下梅，但由於敵人進展太速，（事實上部隊潰敗太快）和赤石暴動的發生，以及擔心閩浙贛邊游擊隊的進襲，使他不得不轉移住地，於是選就了一個最封建而又地形很好易於防守的徐市鎮，作爲集中營的新址。

徐市四週多山多叢林，瘴氣很重，鎮上多廟宇，我們五個隊（第六隊暴動後又遭槍殺已取銷）就被安排在五個廟宇裏。我們以刑餘之身，長途跋涉，本來已經支持不了，再加上閩北山嵐瘴氣，水土不服，一到就病倒了許多。起先是惡性瘧疾，有的七八天一連發大熱，燒得不省人事，接着來的是痢疾，這更使虛弱不堪的身子無力抵抗了。雖然在真武廟裏設有醫務所，但醫藥全無，（有幾百顆奎寧丸，還留着他們自己吃，再多了他們會變賣）。裏面陰暗、卑溼、污穢、瘴涼，一進去臭氣逼人，看護班長和看護兵更窮兇惡惡，不但不照顧病人，又希望病人早死，好打我們這些病人死後的算盤。有許多許多同志就這樣冤屈地斷送了生命。據我所熟悉的就有楊水清、陳再興、徐文祥、林杏坤、張吉、王顯識、劉梅開、蕭鳳儀、蕭連生、劉復漢、馮錚、張福全、李桐銘、傅水源、張坤……等十餘人。但這還不過是十分之二三，其餘或者不同隊，或者不相識，或者日久遺忘了，不能一一記起。其中馮錚同志是馮副委員長玉祥的姪孫，他病了，有錢存在會泰生那裏，可是三番五次討不來，想買些

茶和零食吃都不可能，就這樣被拖死了。還有徐文祥同志，無內病，因為害眼病沒有藥醫而雙目失明，在醫務所沒人招呼，日久天長就活活磨折死了。

起初死的同志還可以找老百姓的木板釘個棺材，以後連門板都徵發光了，死到供不應求時，就兩個人裝一口木箱，而他們還在死人頭上想法子，把身上的一切剝光發賣，讓他赤祿裸入土，嚇得同志們以後生病不敢再進醫務所。

在這種沒藥醫的條件下，我們不能不想些最原始的方法來抗拒疾病的侵襲和刑餘的創傷。在外科方面我們用烟油塗瘡口，外邊敷上「車前子草葉」，有時也能敷好。生疥瘡時用河砂硬擦擦得血肉模糊了，有時也會痊愈。沒有內科藥，害了痢疾，一個是餓法，一兩天只喝水不吃飯，一個是滯澀法，有錢時買些山查熬水加糖加醋喝下也會好的。害癱瘓單吃「常山」一味草藥或者在脊推骨第三節上塗上生薑胡椒也有效果。但祇要你想保持抗日軍人的氣節，不填寫悔過書，拷打是經常有的事；祇要你不跑不出這個牢籠，住在蚤虱窩裏，疾病總無法倖免。

可是他偏特別講究形式，每星期日要檢查內務。這一天更大倒其毒，從星期六即整起一直到星期日，大家都熙熙攘攘忙個不了，樣子，柱子，窗櫺，門板都用清水沖洗，抹布擦拭。窗格牆角有一絲蛛網，都要受處分，地下有一些灰塵都不答應。被子應當用內務板碾壓得和檯面一樣平整，摺疊成豆腐塊，要造作出十六個稜角。還有一個包袱，規定裏面只包一身襯衣，也要做出長方形的塊和整齊的角度。另外有一本三民主義讀本。這三樣東西都排在鋪面上，恭候檢查。從早上到午後不准進房間去，恐怕把內務弄壞。等到檢查過了，馬土又是一塌糊塗。這種專做表面工作原是國民黨反動派的一貫作風，而實際上四年發一次棉衣，一年洗不到一會澡，五尺長二尺來闊的棉被，蓋了頭蓋不了腳，蓋着肚皮，蓋不住屁股。一個一文寬八尺長的鋪位，硬塞下一班人（十幾個）。鋪位祇得和地鋪一樣，又潮又溼。這還講什麼衛生？不過折騰我們罷了。

到福建後沒吃過青菜，天天是筍乾或是香菇湯，這些東西名義上是高貴的，但沒有油水來配合，只是白水和鹽去煮，又有什麼味道什麼滋養呢？米粗糙得一碗飯可以檢出一大手心稗子和穀粒，有時

還攪砂故意煮得一釜生一釜焦的。這一釜吃不了，下一釜再給你吃，於是日有餘糧，而他們之計得售了。

單扣還不算，於是特工老爺們花樣翻新的提出很特髦的「生產」口號來，說什麼抗戰已到了反攻階段，生活自然一天比一天艱苦，爲了「改善」我們的生活，就得大家參加生產，而生產的三大要素：土地，工具，勞力，他們都十分巧妙地加以「解決」。土地是強佔老百姓的。（名義上是借他空閒的一季，其實和劉備借荊州一樣，一借不還）工具是硬借老百姓的，就是菜秧子烟苗糞灰等也是偷老百姓的。即使買了一塊菜種，也是由我們伙食費裏扣出。至於勞力更不用說了，驅使着我們無休止的去做。而他們却不化錢，不費力的坐享生產成果，我們所能吃到的祇是些剩卜來的黃菜葉。

單純農業生產還不算，他們還利用我們的技術人員開設理髮店，澡堂子，飯館子，裁縫鋪，合作社等來剝削我們，與民爭利。一面更濫用第三戰區集中營甚至國民黨中央的大名義附設建國農場，來經營非法的事情。所謂墾荒、農藝、畜牧還是次要的，主要的業務：是由福錫運出剝削我們而來的剩餘公鹽，轉到鄱陽湖一帶高價出售；再由鄱陽湖一帶運紙張油米等去浙閩前線資敵。換回來日用品再到後方出售。於是一轉手間就獲利鉅萬而囊橐累累了。

他們另外一個拿手傑作是敲詐，動不動就加老百姓一個「私通奸偽」或「思想不正」的大帽子扣押起來，於是你就得化錢或糧食來贖。就在一九四四年的四五月裏，把一個四五十歲連扁担大一字都不識的農婦陳張氏（農場即住她家）抓來，只憑一句口風硬要訛她十担穀；她無故受冤，自然心有不甘，於是就私刑拷打，結果竟異想天開，誣她一個「勾通奸黨嫌疑」罪名，送到集中營來「糾正」她的「思想」。事後他也覺得太不近情理了，萬一西洋鏡拆穿，自己也不好看。於是又指使旁人去威嚇她，教她寫悔過書和保證書，但十担穀子，還是一粒不能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閩王吃小鬼」。正是他們的最好寫照。無權敲詐的就實行偷竊，事務長爲了揩油，不肯買菜，教採辦下士到老百姓田裏偷；官長吃的小廚房雞鴨，也不用買，盡可以隨意去抓。徐市附近村上的狗，也早已被他們打光吃光。有時甚至藉口打狗把老百姓一担左右重的豬也偷來殺吃。但偷竊究竟不「光明正大」，

於是一有機會，就借名徵發。有一次，藉口修理營舍，就徵了老百姓三百根竹子，用下來有多，就變價轉賣錢落私囊。

在兇殘、貪婪、醜惡、愚昧的一羣統治下，也有一套所謂「文化娛樂」活動，實質上不過是補奴化教育之不足。都唱「游龍戲鳳」「捉放曹」啦，學打「南派拳」「北派拳」啦，逼寫歌功頌德的八股腔，盡是些落後倒退的玩意兒。不許唱進步的歌曲，就是抗戰前連三歲小孩都知道的「義勇軍進行曲」，也在被禁之列。把「大刀進行曲」裏的「抗日的義勇軍」詞句改為「堅強的正規軍」，操場上也唱京劇，拿西皮。黃等來合操場上的腳步。這些愚蠢的事情只有國民黨反動派才作得出來。

他們痛恨我們寫簡體字，特別是寫這個「口」字，他說：「中國有領袖呀！你們爲什麼中斷把它空起來呢？可見你們這批傢伙心目中全不知道有中央，有蔣委員長」。說到末了一句他馬上很嚴肅的來一個立正，再看我們還是沒精打彩滿不在乎的站在那裏，他便破口大罵真使人看了可憐也復可笑。從江西到福建，我們在集中營中營中過了四年了。四年的歲月，世界已經大變，世界在創造法西斯的魔王們已經快到最後死亡階段了。中國法西斯徒子徒孫們所學來的集中營這套殘忍醜惡的鎮壓人民的方法，還能令其繼續存在嗎？（完）



# 赤石暴動以後

孫秉泰  
黃迪非

(一)

營第六隊兩個分隊在赤石渡過了崇溪，王曠亭同志高呼：

「同志們，衝呀！」

在一天已走了六七十里路的他們，忘記了疲勞，丟掉背包，拚命的跑過山崗，向武夷山的方向衝去。沒用的警犬——憲兵，驚惶失措，跌倒在稻田裏爬不起來的有，拿着會沒目標亂放一通的也有，結果當場犧牲了兩個同志。一個是跑不動的，一個是瞿白同志。他把一個姓夏的分隊長扭住想捏死他，但是氣力小，大隊又去遠了，雙方的心理變換，瞿白同志反而扭倒，被石塊敲碎了腦殼。

第二天楊萬年同志被捉到，憲兵拉他不肯走，身上被戳了幾刺刀，滿身血污不成人形，倒在山溝裏，還是罵不絕口，要他們再給他一槍，早死了痛快。

第三天程士先等四同志被捉回，槍斃在馬路上，行刑前被毒打過，混身青腫，皮破肉爛，已認不出本來面目。

第四天是最殘酷的一天，他們依照國民黨上級的指令把所謂「頑固不化」的一齊槍殺。於是在晚飯後集中點名時，把四五十個男女老同志騙去編隊——補充暴動後的第六隊，連日行軍中三，六兩隊細綁的同志，以及六隊捉到的和沒有開過河的一個不完整的分隊，總共有七八十人，在第二天早上我們出發前，一個憲兵挾持一個，押到赤石東南二三里的山凹裏，全部殘殺，臨刑時王之燕蕭正崗伍國材等同志在領導着全體高呼口號：

「打倒妥協投降的國民黨反動派！」

「打倒法西斯獨裁的蔣介石！」

「抗戰勝利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女同志楊筠筠罵倦了他們，被連打七槍。郭勝等幾個頑強的同志被剝得赤裸裸的只剩一條短褲細在樹上，用刺刀戳死。直連第三天這血肉模糊的靠樹立着，真是慘不忍睹。

同時遭難的同志姓名，據我所記得的有呂明、凌紅、徐勳、陳月霞、李明、（以上女同志）陳德水、劉士貴、葉洪章、王鐵夫、唐金虎、陳燦增、段其昌、劉毓林、董品芬、胡仁甫、金科中、洪養生、張文良、方影、章子偉、陳冠軍、丁甦、史進、白雲、曹維新……等數十人。

除槍斃外，還剩下十二三個人，另編一個特別班，做的是全隊最苦的工作，白天劈柴挑糞、扛米、挖地，不讓他們有一會休息。晚上一個個的細上手腳，連結在一起睡。碰班長高興，一夜不知要打多少次，說要檢查人數。有時更借故一個一個收拾脆尖稜石子，熱鐵烙背，指甲插竹籤……一天天地磨折，到處磨擦逃脫了一兩團外，活着的怕只剩吳壽興同志等一兩個人（我和他同過三次隊，是吃得最多的一位同志）而且也被拷打得快殘廢了。

(二)

難民的富饒的聲譽為東方阿爾卑斯山的武夷山上，常常演出悲壯動人間的慘劇。

我聞說溪邊的一段武夷山脈，在溪澗的小盆地裏，數住着一千多居民，他們悲慘痛苦的生活，外面的人很少知道，也無從知道。當我們一羣從赤石棊勤跑到武夷山的時候，他們愉快灼熱的心境是難以描摹的，他們齊聲說：「同志哥！你們辛苦了。我們希望了好幾年，究竟天老爺還有眼，你們終於來了。」

我們六月二十日爬上黃竹溪（武夷山上的一個小村莊，在半山的深溪裏）雖只是夏天，這裏卻還很寒冷。檢點一下脫險人數，共有四十幾個，居民們早晨已得到消息，說是「自家人回來了。」男的

、女的、老的、少的、在竹棚裏架起一堆大火，曬着，笑着來歡迎我們。婦女們拿來了掃衣夾襖，替我們換下骯髒的衣服。還拾來一桶大米稀飯。在灣裏米是極珍貴的，嬰孩才有大米稀飯吃。來慰勞我們：「同志哥！不要客氣，我們這裏也有兩個青年小伙子參加新四軍老五團呢。……自家人客氣什麼？哈哈……」火堆裏的光線照紅了我們的面孔，也灼熱了我們的心，這是我們的家，我們是永遠忘不了。但一想到特務因抓不到我們一定會對餘下來的同志進行更殘酷的鎮壓時，仇恨的心又使我們不安了。

皖南事變後的武夷山，一切都改變了，「往日繁華」消失淨盡，只留下一個人間地獄！三月間國民黨二戰區軍行所謂「毀滅性」的「圍剿」「搜山」，在閩贛邊區的一段武夷山脈範圍組成了三股反人民的武裝（民團）——在武夷山東向贛粵浦城約有二百人，東北角上的崇安約有二百多人，西北角上的上饒甘溪約有百多人。這些民團都受過所謂「特種訓練」和連坐法的捆綁，經常配合着國民黨的正規軍對武夷山人民進攻，修碉堡，燒房屋，破壞莊稼，把無窮的災難壓到邊區人民的身上。反動派的軍官們說：「閩北老百姓是不怕重鎗的，只怕刺刀刺肚臍。……？」死在刺刀下的武夷山人民是難以統計的。留下來的過着極困難的生活，他們吃的是苦蕒菜，形如蘿蔔菜，味苦，用稀水泡後，經妙手能吃），糯米粘（山草），酸苔草，雖然在山上也種了些包穀，但經常遭到反動派搜山時的縱火和毀墓的損害。至於油鹽是根本談不到了。

我們到後不久，鑒於浙贛兩節節天利，十萬大軍，不戰而潰，爲着不願做亡國奴和保存新四軍的優良傳統，把發動出來的四十幾個人組成一支「人民抗日救國軍」。從離化潰軍手裏獲得一部份武器，即抵進城後，直趨上饒，洋口，爲民衆解放事業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國民黨反動派是不容許我們自動起來打敵人的。八月裏三戰區即調廿六軍主力把這支抗日武裝迫回武夷山上。九月初，頑軍更以一個師一個團的兵力由甘溪，崇安的民團配合大舉「圍剿」武夷山，指揮部和戰地黨政委員會（特務組織）設在石塘，（在武夷山東首五里）並在青竹排，蔡家園，南洋湖建立據點，進行反復「搜山」，企圖消滅這支四十幾個人組成的抗日武裝。統計一個星期裏，

反動派的「戰果」是够「輝煌」的：中棚明嶺陽關一帶的民房家私全部燒毀，兩個無力避開的老年人也被細去，連中棚村前的一株野梨也不能「倖免！」

國民黨這支「大軍」把武夷山上的幾百男女青年人逼得四處逃難，我們四十幾個人的隊伍也不願與這二百倍以上強大「友軍」作不必要的消耗，我們都冒了各種難於想像的危險分批向敵後抗日戰場轉進了。

## 逃出茅家嶺

李勝

我帶着衛最後一個衝出後門，即轉向前門跑，一看，同伴們都不見了，於是急急匆匆向前追去。這時石橋下有人在喊：「老李，我帶了花了，一點都走不動，你帶我走罷」。我回頭一看是王傳觀同志，趕緊回過去扶他起來，見他腿上一正流着血。我問「他們呢」？他說「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於是慌張地拖着往北面高坡上走，由於刑餘體弱，走不了十幾步連跌三交，到半坡上，王傳觀同志已走不動躺下來了。我當時心裏焦急萬分，怎麼辦呢？丟掉他罷，實在不忍，在鬥爭與暴動過程中，他是最堅決的一個；拖着走罷，力有所未逮；而我手裏的槍又沒有子彈，附近又找不到樹林，假使衛兵追來，不是要回歸於盡嗎？最後決定把王同志安置在草堆裏，叫他天黑後再走，就忍痛地離開了他。

往東走了沒幾步，碰到兩個婦女，我問她們有沒有看到二十幾人往那邊跑？她們指着西面說：「往那個方面跑了」。我就掉轉頭拚命的往西追，一面喊他們的名字。這時聽我二十步路的地方有一個衛兵從凹地裏站起來叫着：「同志啊！你不要把槍帶走啊！」我想糟了，於是一面把機柄拉開，假作裝上子彈。一面強作鎮靜地回答他說「好啊，你要槍，你過來拿」！看他不敢近來，趕緊回頭又跑，但因為槍膛內沒有子彈，機柄滑下來了，怕被衛兵看見，連忙推上並關上保險，防它再滑下來。一邊還是繼續往前跑，通過半里路的開闊地到西南方的莊子邊上，把幾個站在外面的老百姓嚇得躲進家去。我穿過村莊，回頭來已看不見那個衛兵才放了心。這時草鞋已跑掉了，兩腳又沒有力，四週雖有小山，但不長樹林，白天走怕再被衛兵碰見怎麼辦呢？猛見前面山脚下有個大水塘，好在天熱，就跳下水去，把頭露在水面，并用草掩蔽起來，等天黑了再走。一面就盤算晚上如何走法。暴動發生後，反動派對大小要道及駐地附近是一定警戒得十分嚴的，但在他駐地附近的外圍不會怎樣緊，他是想不

到我們敢走那裏過。

這時，有幾個人邊說邊向塘邊上走來。天黑認不清是什麼樣人，嚇得我浸在水裏一動也不敢動，一直等到脚步聲向南過去了才噓了一口氣。但由於緊張和水氣的侵襲已使我週身發抖了。

晚上有月亮，怕目標太大，爬在岸上草塘裏休息一下，等到月亮快落下了才動身走，決定抄過周田（集中營所在地）往福遠的方向跑去。山上光禿禿的，怕被崗哨發覺我匍匐着前進，走不了多久，猛聽得東南二三十米突地方有人大聲的問：「那一個？」我一嚇馬上臥倒往山左面滾下去，後來又聽到有人在回答「我！」原來是查哨的，才知道自己並未被發覺，於是急急忙忙轉過那個小山，通過由上饒到周田的小公路，跑到對面的山上。這時天快發亮，不能再走，但山上只有些小松樹，不能藏身，後來看到一個懸岩就用刺刀把松枝砍下來堆成一個圓形，自己就蹲在裏面。不一回天色大亮，在西北方上送來唱「三民主義」黨歌的聲音，知道離集中營還不遠。躲到下午肚子餓了，但也想不出辦法，祇能緊一緊褲帶了事。大概兩三點鐘時從山上下來一個人，嘴裏喃喃的唱着歌，抬頭一看，原來是個當兵的，於是連忙把身體靠松枝臥倒，還好幸虧沒被瞧見。一直躲到天黑，才跑下山來繼續走。可是繞來繞去找不到方向，心裏非常着急。找人問路罷，身上只穿一件汗背心及一條短褲，還赤着雙腳，身上又揣着支槍，實在不像個樣子，若被老百姓一報告就完蛋了。但不問又摸不清路，結果決定進前面村莊打老百姓的門問路。開門的中年人見我這副怪樣子就上下的打量着我，爲着防止他懷疑我是暴動出來的，我就反面的問：「老表，到周田還有多遠？走那條路？有叉路沒有？」他見我這樣說就不問什麼，告訴我往北半里路有條石橋，再向左走就到了。我道謝了一句就順着他指的方向走去，走了半里路果然有條橋，我即往右轉彎；朝周田相反的方向走，以爲可以逃出虎口了。大約有二個鐘點的時間，猛抬頭看到前面有個很大的曠場，即懷疑這是什麼地方呢？再繼續往前走，仔細的四面一看，不得了，原來是集中營的大操場，才知道路又走錯了，白兜了一個大圈子，於是不顧一切的臥在地上滾，滾，滾，一直滾到旁邊的水田裏，又拚命的跑了一回，右面有一條小河，就躲在裏面，聽聽後面沒有什麼動靜，才放心下來。

這時月亮很大，再走怕又碰到危險，肚子又餓得難受，沒辦法，就喝冷水來充飢。冷水一下肚果然精神振作了些。看看月亮也下山了，就繼續循河前進。轉過一個山爬上岸，通過水田，爲了減少目標，乃靠着山脚走，轉過一個山時，發現前面有一個柵欄，趕緊回過頭來繞到另一個山頭繼續前進，這時東方已漸漸發白了，看到山凹裏有個茅草堆就躺在裏面暫避一下。天亮時，才發現離開大路很近，別無躲處只好隨他去了。

大約上午十點鐘，天下起大雨來，從頭淋到脚山上的水流下來都經過屁股底下，但旁邊就是大路，又不敢站起來，只有用草蓋住臉部任它去淋就是了。下了兩個鐘頭雨才停止，接着來的是火樣猛烈的太陽晒在溼淋淋的身上，實在不好受。下午從旁邊的山上下來一個老百姓，手裏拿着鐮刀，邊割草邊向我躺的地方過來。我想這回真糟了，這裏離周田還不到半里路，只要叫一聲就可以聽到。但又不能換個地方，而那個人還是低着頭一步一步的走過來，他猛一抬頭看到我，很吃驚的對我直看，我祇好說「老表，你不要叫！」他問我：「你是莊子裏（周田）逃出來的罷，不得了，捉回去要打死的。」我看他有五十多歲的樣子，人還慈祥，於是我說：「是的，請你不要講做做好事罷。」他答應不講就走掉了。走了兩步就重重的吐了兩口唾沫。（意思是碰到觸霉頭的事情），我等他走後反倒不安起來，怕他萬一去報告，於是看看大路兩頭沒有人，就拿好槍一個翻身爬起來，就快跑衝過大路，跑到高坡上，伏在一株小松樹旁邊。已是第二天下午三四點鐘了，直等到天黑才又動身走路。換了很久，到達一個山上又迷失了方向。停了一下，聽到西北角地方有問口令的聲音，定神往四面一看，才認清對面是集中營三隊的住地，於是往相反的方向東南面走，半夜時走到一個村莊，正找不着路時，看見有一家子門口有人在說話，就壯着胆子去問路。他們見我手裏拿着槍，只穿着背心短褲，且赤着雙腳，就驚疑的說：「你是茅家嶺跑出來的罷，茅家嶺有二十多個人跑了，現在軍隊在追呢！」我聽了吃了一驚，便謊說自己是從軍隊裏開小差出來的，想到福靈去，找不到路。他們聽我說是逃兵很表同情，原來他們中兩個男的夜裏出來是到山上去躲快子。於是我訴說兩天沒有東西下肚了，請他們做做好事給碗飯吃，一個老奶奶真好。怕我被別人看見，拖我到破垣牆腳下躲一下，就回家端了一大碗冷飯出

來，還有兩塊霉豆腐，我兩天沒見到飯，覺着味道特別好，就狼吞虎嚥的吃了下去，肚子裏霎時結實許多。臨走爲着改變，又向老奶奶要了一套破衣服穿上，上衣太小，褲子檔也破了，但總比不穿好得多。另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叫我把槍丟了，並促我快走，被軍隊看見不得了，於是我謫了她們，把槍丟在塘裏，就匆匆順着她們所指的大路向禮建方向走去。

走了一程，月亮落了，在黑暗中又走了叉路，走走走猛聽到不遠的地方有許多號兵在練習，才意識到是走到長官司令部（呈頭）來了。這時天已發亮，看到右邊有個小山，就拚命往山上爬，山裏有許多荆棘也顧不得了，爬到山上，也是沒有樹，只好躺在麥田裏。心想夜裏盡跑錯路，攪不好就會出毛病，還是白天走的好。如有人問就說是逃兵，大不了被我去當兵！下定決心就爬起來走，但赤脚走了幾天山路，腳底全是被刺拉破的裂口，踏下去就痛，於是祇好一步挨一步的慢慢走，一路上向老百姓問到黃沙大嶺及隔建去的方向。他們聽說我是逃兵都很同情的給我飯吃，指示我方向，還告訴我什麼地方有軍隊不能走。有的看我走不動，送草鞋，送斗笠給我。到了黃沙鄉，那面正在鬧抽壯丁，聽說我是軍隊裏下來的，就有人說「你去當壯丁好罷，給你五十塊錢」。幸虧碰到一個姓×的，他很同情革命，敢於反抗豪強，過去也會救過我們逃難的同志，他看我樣子，出來打招呼，才免於被拉。他把我送到山裏一家人家幫助做活，叫我埋伏了幾天再走。在那裏幫了四天活，他又帶我弄好路條。還送我幾塊錢，於是又向福建出發。

在路上空着手走，容易被人懷疑，恰巧我到一間春米的房子裏去問路，裏面沒有人，看到有一隻竹籃放着，就情急智生，拿了就走。人家當我是去買東西的，果然路上平安了許多。

六月三日到了閩贛邊境的妙竹關（福建方面），想去找游擊隊關係，但過圍靠山的房子全被燒光了，田裏的草長得一人多高，真是滿目荒涼。問問老百姓說是在今年一月間，被國民黨軍隊放火燒掉的，現在此地已不准老百姓住了。

於是我祇得跑回頭來，第二天到照林關去找另一個姓王的關係，却被他們認爲是「土匪」的探子，扣押起來了，帶到鄉公所審問時，我只承認是逃兵，而姓王的是和我一起開小差的同事，不知道是



土匪不是土匪。結果是關了兩天送到福建崇安去當壯丁。

在崇安縣政府臨時看守所關了五天，一點東西都不給吃，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幸虧被押在一起的老百姓，他們家裏送飯來的分我一點吃吃，不然真會餓死。第六天被送到壯丁招待所，木柵欄，大鎖，設備同監獄一樣。許多壯丁被綁在一起，手臂連着手臂，過了一天便被補充到保安第十團。在路上有個壯丁跳溪逃跑，被押送的部隊在後面一槍，就送了性命。

我被派到六中隊當一等兵，半月後又調到大隊部當傳令兵。大隊長吳焜，是個反共專家，看見一個女人手提紅錢袋在大街上走，就抓到隊部來審問，問不出什麼就祕密的往指揮部一送。後來據他說：共產黨人什麼都歡喜用紅的，這個女人拿紅錢袋就有嫌疑。還有一次奉指揮部命令槍斃四個「土匪」(?)結果連一個「陪斬」的也糊裏糊塗槍斃在內了。真是把人命作兒戲。

當傳令兵有一個多月，經常常找關係，但是無門可入。有一天早上到街上買菜，聽到有人在喊「李傳有」！我當時很懷疑，心裏想我這名字只有集中營裏的人知道，而且聲音很熟，莫非他們也跑到這裏了嗎？接着又叫了一聲，是一家麵店裏傳出來的。我轉過來走進麵店一看：糟了！原來是集中營第三隊的區隊附洪朝華，是個最反動的傢伙，我們的同志大部份被他打過。這一次被他抓回去定沒有命了。於是不等他開口，我就先發制人的問了他一連串：「你怎麼到這裏的啊？有事嗎？現在那裏做事啊？」問得他來不及回答，隨後我就把手裏的錢亮了一下說：「我買了東西再來看你，」就匆匆退出來向小巷子裏溜了。跑到隊部裏，覺着此地不能再留，我想記在飯店中認識的一個老鄉，他是在建延師管區司令部內做事的，目前沒有別的出路，還是去找找他，想定當後，當晚就開了小差。

老鄉不知道我的底細，就介紹我在幕野陣裏當文書。當了不久，又生起癩疾來，拖了幾個月才復原。這時我想老住在後方不是辦法，恰巧補充第二團調到江西去，我就要求同去，說不定那裏能夠找到關係。經批准在一營二連當文書。在由建陽到崇安的路上，猛想到江西也是國民黨統治最反動的地方，萬一被發覺了再抓回去太冤枉。又想到崇安靠山處龔金福同志也告訴過我一個關係，決心去找一找，於是又第二次開小差。

我到嶺陽關，我一打聽所知道的關係，一個拐腿的老頭子，很驚訝的告訴我：所知道的人有的被國民黨槍斃了，有的已不知去向。並很同情的催我趕快離開這裏，別被保長和軍隊碰到了。

我看牆壁上貼着幾十條「通匪害殺」的佈告，也就不敢久留。以後又經過不少波折，受了許多磨難，終於從國民黨的血腥統治下逃到敵後，又回到自己的隊伍。

。（完）

# 回到新四軍來

葉欽和

從赤石暴動逃上武夷山的集中營同志們，被國民黨反動派繼續派大軍搜索，不得不再分散。設法回到新四軍。

一個黃昏的晚上，我們一行陳子谷和黃迪菲三人，和相處數月的武夷山告別了。離開這個嚴重危險的環境，向老家前進，大家都興奮，一想到前面是茫茫的路程，又有些煩惱。但是，我們都自信：一定可以勝利地回達我們革命的家庭，——新四軍。

我們決定離開武夷山之前，和我們在閩贛邊區堅持游擊的地方黨×同志，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弄得幾十個膏瘡的小梨子，分給我們作爲全程的乾糧。

我們踏着荒蕪的山嶺，微風吹着枯黃的亂草，遍山的野花已經萎謝了。野花的花瓣一片片地落遍了滿地。蟋蟀也在草叢中唧唧的悲鳴着；這已是秋深的季節了。

我們走完了濃密的竹林和森林，又走了一段崎嶇的山路，天色已經漸漸地暗黑下來，好像一個兇猛的怪物在張開它的巨口一樣，把眼前的景物都吞沒下去了。

黑夜雖已深沉，我們還是不停止地前進。這兒隨伴着我們的，只有山崖與溪流，和天上幾個時明時暗的星星。通過了幾道敵人的封鎖線，穿越閩贛交界的威靈關。當我們到了江西境界的山頭上時，東方已漸發白，天色也將微明了。

休息片刻，我們正在準備吃梨子用早餐，隱約聞自遠處的山麓脚下的村落，傳來一陣起床的軍號的聲音。這正是擱困我們的軍隊。

早餐後，我們繼續進發，登山涉水，走着許多人跡絕少的崎嶇大山。一邊是危巖峭壁，一邊是黑不見底的深澗，翻滾着的瀑布的水花，噴射着我們的臉頰。我們沿着危巖峭壁和深潭與瀑布的旁邊匍匐前進，穿越過了這個危險的山嶺，又出現另一個更高的山峯。過過了這個深坑，而另一個深闊的溪澗又出現在眼前了。

第一天的晚上，我們宿營於金竹壩的山嶺上，夜半醒來，滿天的羣星和半邊的月亮，照耀着遍山，微風吹來，我打了一個寒慄。此時忽然憶起朱洪武的詩句來：

「天爲籬帳地爲甍，日月星辰伴我眠……」

這兩句詩的情景，只有流蕩人能體味得出來。天一亮，還是繼續我們的路程，大家雖走得精疲力竭，但是心境還是很愉快的。陳子谷同志邊走邊唱着日本的櫻花曲，那嘹亮的歌聲在山谷裏振蕩着，黃迪菲也在哼着廣東調子。

經三晝夜的艱辛。到了這個真正最高峯的五府嶺的山嶺之上了。從此處俯瞰着四周，可以環視閩贛邊界的五府——廣信府，浮梁府，崇安府……等，南通福建武夷山脈，東聯上饒，廣豐的鳳景山脈，朝西而下，就是江西鉛山縣境界了。

我和陳子谷正在爭論判斷方向和地形時，突然一陣狂風吹來，接着天色驟變了，烏雲四起，頃刻彌漫天空，幾分鐘之後，大雨如注，無處躲避，大家只好俯跪着身子躲於松樹底下。可是雨越下越大了。雨點像冰雹一樣大的打在臉上，山上的水瀉也像潮水一般兇猛的沖將下來，腹背受襲寒冷難熬。

我們相互緊緊地擁抱着，像青蛙一樣的曲跪成一團。大家都冷得發抖了，攪抖的牙齒格格格的作響。四肢已經乏力，全身都感到麻木了。

夜分已深，風雨更劇，雷電交作，狂風呼嘯地自北面吹來，冷氣刺入骨髓，我們都感到難以支持，只好把身子互相擁抱得更緊些。陳子谷顫抖地說：

「老……老……老葉……這樣厲害的風雨，我們恐怕不能支持到明天了……」  
接着黃迪非說道：

「現在……現在……現在已經不……」黃迪非的話，同過分的揶揄而聽不見了。

我說道：「大概不要緊，明天是會天晴的」，過去我們聽見許多老同志講長征和三年游擊戰爭的故事，當時是身處風雨的過去了。現在想來，却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今天親歷其境，才體會到十年內戰的殘酷和生活的艱難了。

第二天的早晨，約莫八九點鐘的光景，雨停止了。天色漸漸地發白，淡黃色的陽光，不久也就從東方出現了。遍山的松林在微風之下飄蕩着，整個山嶺又呈愉快氣象。

我們堅持了這一夜的鬥爭，終於戰勝了狂風暴雨的襲擊。這一夜，我們是永遠不會忘懷的。

我們把衣服脫得精光，晒着太陽，休息一會，地形方向判斷清楚之後，我們便向着鉛山方向進發。到山麓時，已將近黃昏了。恰望見山麓下面有一家獨立家屋，我們就到那家老百姓家求宿去了。

當天晚上，老百姓端出雪白的米飯，叫我們吃飯，我們已餓了肚子走了幾天了；大家都狼吞虎嚥地吃了幾大碗，連主人的都給我們吃光了。

一一

我們到了鉛山縣時，當地的情勢還是異常地紛亂，國民黨不戰而退的軍隊所丟下的炮彈與槍彈雜亂地堆在公路旁邊。我們商議把陳子谷留在鉛山，我和黃迪非趕赴河口出售在海外購來的紀念物！阿米加掛錶。將走近河口時，就給二個盤查哨扣留了。我問他是那一部份的隊伍，他惡狠狠地回答說：

「軍政部的！」

我聽得是軍政部的話，心裏突然忐忑不安起來。因為軍政部的軍隊，只有一個特務團在三戰區，特務團在七峯岩看守過我們的，如果讓他們發覺，那就完蛋了。我就將這情形告訴黃迪非：「如果是特務團的話，我就要冒險逃走了，有機會我們一起走，沒有機會，我就不能顧及你了。因為他們是不

認識你的，你可慢慢設法逃跑。」

我們被監示地坐在路旁的石頭上，旁邊有一個賣花生的，似乎很害怕的走近我們，輕輕的說：

「你們真是倒霉，這事情在先幾天是沒有的，因為師管區跑了壯丁，他們是抓壯丁的。」

我聽了是抓壯丁的，倒很寬心了。

我們被送到運糧時，一到門口，便望見裏面的人，個個都是險黃飢瘦的，我們踏進門欄時，裏面的壯丁都集攏起來，互相論着，一個壯丁說：

「又抓來兩個」

另一個又說：

「誰倒霉，誰就碰到這批冤鬼！」

師管區訓練壯丁的情形和管理方法，實無異於上饑的集中營。出操上課有機關槍看守，大小便也要集體去的，飯吃不飽，隨便打罵人，這些都是極平常的事，所不同者可以自由說話而已。

這種情形，逃跑是很困難的，在這里的環境，雖不致涉及政治問題，然而此種生活，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我們商討的結果，決定寫報告請求釋放。報告送上去不久，該連的值星排長就找我們去談話了。

值星排長問：

「你們不是逃兵，究竟做什麼？說你們做生意罷？你們又沒有什麼證明。」

我說：「我們是在金華做生意的，現在那兒已變成戰場了。在當時情況緊急時，政府下緊急命令疏散人口，政府也來不及發什麼難民證了。商會發給我們一張會員證書已跟衣物一起被敵兵搶劫去了。」停了一會，我進一步的說：

「依照現行兵役法的規定，在四十五歲年齡以上者免役，在壯丁年齡內有染近視眼五百度以上者免役。我現在已經快要五十歲的人。我的姪子，他的近視眼亦在一千度以上了。照兵役法所規定的條例看來，我們二人都沒有服役的義務了。不能當兵的人，硬要拉他去當兵，送到前方打仗，是沒有用

的。」

這位排長給我說了這一頓話之後，他允許將我的報告轉達連長考慮。

那天晚上，我們常地可寢。旁邊睡着一個青年，約莫有二十來歲，因為燈色朦朧，看不清他的臉貌，他在地下掙扎了很久。好容易才翻了一個身，十分悲憤地對我們說：

「老表，你們是孤寡人！」

「廣東。」

「你們貴姓呀！」

「姓沈。」

「聽說你們打報告請求放你們出去，你們用不着費心事了。既到了這裏，就不要想出去了。這兒的壯丁，不是從鄉下網羅來，就是在路上抓來的。你們兩位想也是路上抓來的嗎？在一個星期前，這裏跑了十幾個人，這幾天四處都派人去抓了，你們該倒霉，碰到他們。現在抓來的也已經補充跑掉的缺額了」。

他一面訴說這裏的情形，以及被孤來的經過，一面因過分痛楚而呻吟着。他嘆了一口很深沉的氣，繼續說道：

「啊呀，老表，我是三代單丁，一生下來，父親就死了。我母親經過千辛萬苦，把我撫養這樣大，我被鄉赴刑場一撈的與她分離，這樣悲多的事情，叫她怎不傷心？我辦送到區署之後，我的母親還到過區署，哀求區長釋放，但是，反遭受一頓毒打，現在，……不知誰她生着，還是……」，他低低地抽泣。鼻涕糊着他的臉頰，這一「同病者」此時所遭受的命運格外顯得悲慘，我不忍再往下問，沉靜了一會，他突然變得激動了，含淚說道：

「爲甚麼當兵的全是我們貧窮的人？在我們莊上的大地主，他有四個兒子，每次抽壯丁都沒有他的，政府每次的許多捐稅，只有我們窮人分攤，而有錢的人就攤不到。這樣不公平的事情，你想，我們貧苦的小百姓，怎樣能活下去呢？」

他的聲音提得很高。高度憤激的情緒在臉上表露着。我安慰他說：

「老表，你不須要難過罷！你生的什麼病？」

提起此事，他的兩頰突然漲紅，眼睛睜得很大，一種悲憤的心情統治着他的身心，他以顫抖的聲音憤憤地說：「不！我並不生病，是受一頓毒打的呀！因為日夜惦念着母親，而且，這裏的生活實無法忍受，在一個月前的一個深夜，我開了小差，因為弄錯方向，走錯路而被抓了回來，便把我打得死去活來，什麼刑法都受過了。已一個多月不能起床。我犯了法（？）的人，不用說是沒有茶吃的。但這這生病的人同樣是沒有藥醫的，叫一個醫生，那就更談不上了。每一個月，總有幾個在此病死的，這簡直是人間地獄。」

停了一會，他又說道：

「老表呀！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希望補充到前線去。到了前線，才有辦法開小差呀！不然，只有死在這裏。」

聽完壯了一夕話，翻來覆去，再也不能安睡了。國民黨的腐敗和這種殘暴無恥的行爲，又在我腦裏織成一個生動而新的故事。這故事它引起我心情的激動，重溫起過去——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們所製造的野蠻和殘酷的故事。這血淋淋的故事，活生生地盤踞於腦際，憤怒的火在心底裏燃燒着。我睜大着眼睛，望着無邊的黑暗一直到了天明。

## 二

我們釋放了出來，把錢賣了。匆匆拆返鉛山。我們回到鉛山之後，正在商討怎樣走的問題，恰遇着則從師管區逃脫出來的一個江西老表，相邀我們到他那裏去做生意。他是住在鉛山和河口之間的一個村莊，叫做XX，村上有十來戶人家。他的店，就是他的家，店門口貼着一張紅紙條子，寫着「XX小食店」，裏面擺着兩張桌子，幾張板凳，店門有二個鍋灶，鍋裏大概是麵食之類的東西。

我們商討的結果，決定和這位X老板合伙做生意。一部份的錢預備打電報到大後方去請撥兵。立



即發。山慶、桂林、曲江、贛州、四縣電報。剩下約一百元，作為台股經營的資本，在當時我們是有這樣打算的；因為要走這樣長遠的路，沒有路條是不可能走得通的，同時這一點錢要走這樣長遠的路也是很困難的。目前環境，還可以在這裏住一個時期，電報往返甚多不過一個月，如果錢一匯到，我們立即可以起程。

平淡的生活已經過了一個半月了。我們所期望於大後方的，終歸於失望了。並且，很不幸的事又告發生；有一天我們把全部的資本八四十多元，再寄迪非同志到鉛山採辦貨物，不意竟日不歸，我料想大概是出亂子了。一逃之移，才接到他河口來信說：「我又給師管處抓去了，現在已補充到前備第五師，這幾天就派出到前方，請你即來河口一晤。」

我趕到河口時，他們已經在該河口的操場上集合待命出發了。我即刻跑上對他說道：「你現在隨他們前進，在中途如有辦法開小差，那你就開小差回來，一個月以內，我們是等待你回來。我們萬一聽見某人（特上）的話，那我們就走了。除了這條件之外，在一個月之內，我們是一定等你回來的。」

我跑到這裏，前排的隊伍已經開始徐徐的移動了。黃迪非同志掉轉頭來望着我，他的眼淚已經在滴湧，幾乎奪眶而出了。我不忍再看他。等我抬起頭來，他的身影已經在遠處消失了。

我沒精打采地走回來，將剛才這種情形告訴陳子谷同志，他也搖首嘆息。

記得有一天下午，一位穿着十分華貴軍裝的軍官偕其太太，朝着店門前經過，高聲光顧。看他們的樣子是走得相當狼狽的。那女人一坐下便唧唧噥噥響着喊叫：

「老板，泡一壺茶來。」

「好，開水恐怕沒有了，我來燒一點。」

那位太太有點生氣了，掙起厚厚的嘴脣道：

「開水都沒有，還做什麼生意？」

「喝茶的人很少，很難得俾你們官長和太太們來泡一壺茶。我們是賣飯和賣粥的。」

「你的稀飯乾淨嗎？」

「當然乾淨。」

「裝一碗稀飯來，稀一點！」

她吃了一半，把碗一丟，吃剩的全倒在桌子上，兩隻眼睛睜圓得像水晶球般的射出怒火。眉毛豎了起來，兩腮發微的發紅，額角上青筋在抽動着，她氣得說不出話來，好久才恨恨地說道：

「你，你說你的稀飯乾淨，爲什麼有蒼蠅呢？吃了生病可要你負責！」

「不錯，我要負責，但是，做生意的人，怎肯說自己不好呢！賣花的人，當然說他的花是香的。我的稀飯是賣給過路的苦力人吃的，並沒有預備賣給你們官長太太們吃的。」

「怎麼，你真不講理，就不是賣我們吃，也要乾淨，還要嚙嚙一大套。」

「……………」我想衛生的事兒我什麼不懂呢？但是，一只蒼蠅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在這後落的農村是不算稀奇的，勞動的貧苦的人們還不是整天在蒼蠅堆裏過活，長年積日，扎掙貧窮的生活，而養成了不注重衛生的習慣，還責任該由這剝削階級去担負罷！

那位太太還在喘着生氣，長官站了起來，慢吞吞地道：

「算了罷！我們走。」

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終日依靠於大後方的援助，已告絕望了。和我們合股經營的又老板，對待我們也跟前不同了。尤其是他的那位妻子，常常「指桑罵槐」，諷刺我們，使我們實在片刻也難以再停留下去了。

陳子谷同志已經病了半個多月了。大概是關節炎，開始那一天痛得昏過去了，因爲沒有錢買藥，幸得又老板娘的土辦法，用一個銅錢給他在痛處剮了一回，才漸漸地止痛了。關節炎未愈又染瘧疾，每次發熱後他總夢想吃一點紅糖水，我總要設法弄幾毛錢買紅糖給他沖開水吃，吃了紅糖水心裏是好過些的。

我們處在貧病交迫的困境，走又不能，留又不得，正在進退維谷之際，有一天，又老板臉上充滿

着笑容走來和我說道：

「我有一個朋友，在××小學當校長，昨天路經此地，我已和他說好了，介紹學文（子谷假名）到××公所當書記，明天就可以去。」

到區公所工作，是帶有危險性的，我們是估計到的，但是目前的困境既然是，迫得只好去冒險一下。同時，我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項，即到了區公所即可解決路條的問題。陳子谷同志的病才好，雖走路艱難，商討結果，還是決定去了。

#### 四

河口是江西之大市鎮之一，也是水陸交通的碼頭，一排排的古式樓房，面臨錦江支流，東南的街尾上的樓房已被敵機炸成瓦礫之場了。遺下來的痕跡，給人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

陳子谷走後，我也離開×老板家，到河口去找活做，第一天就替了一個客人挑一担五六十斤重的行李，全程約有二十來里，只走了十里的光景，便覺得透不過氣來，兩邊的肩膊，已經疼痛起來了。實在不能支持下去了，但爲了要解決吃飯的問題，又不得不拚着命捱到目的地，担子放下時，肩膊上的皮已經破了，這是我開始出賣氣力吃飯的第一天。

十塊錢，僅僅維持了二天的生活，我一個人靜靜地坐在郊外的古墩草地上，正在那裏沉思，在我背後突然叫了一聲：

「老頭子，你在這裏想什麼！」

我嚇了一跳，轉過頭看時，原來是賣報青年小王，在××做小飯店生意時，他是經常的顧客。我很欣喜的說：

「啊，小王，你到那裏去？」

「報紙賣完了出來外面走走。」他說着，即刻拉我起來：「我們到茶館喝茶去。」

他一面很駭異的說：

「你不在××做生意嗎？」

「本錢通通吃光了，不做生意已經好幾天了。」

「我到你那裏，已經一個多月了，以前隔一天就要到鉛山去取報紙的，經過××時我總要到你店裏來坐坐，或對對東西，現在的新報由報社直接運到河口，我不要兩路跑了。你在河口有什麼事情做嗎？和我一起賣報紙好嗎？我現在每天都可以賺十多元，明天我們一起去賣。」

這時，我便同他走成一路了，但是，報紙賣了兩天之後，考慮結果，覺得此行職業也是具有危險性的，因為報紙的銷路，全靠茶樓飯館，這些公共場所，都是特工活動的地方，爲了慎重起見，只好另想辦法。

報紙不賣，小王便爲我介紹在一家旅店當茶房，做了幾天，因爲旅店也是同樣常有特工出入其間，更加以考慮，還是不得不把茶房辭掉了。

鄧錫德頭，已好幾天了，快雨往來就是綿帝廟，綿帝廟東邊的牆壁已經倒了一大半了，從缺牆角上射進來一絲暗淡的月光，我聽在牆根草堆中，仰望這一絲可貴的光明。在西北角的草堆中，有二個早已睡爛了的叫化子：一個只露出一只腳，另一個露出一個頭在外面，他們臉龐早已變成灰塵的世界了。

早晨，天空飄着迷蒙的梅雨，廟裏的空氣更加地發凍了。那兩個叫化的朋友正在忙着捉虱子，捉住一個便得意地送進嘴裏，咬出膿血作響。此時，隱約聽見有人在喊着「老頭子」的呼聲，我抬頭看時，報販青年笑容可掬地走過來，但埋怨着我說：

「老頭子，你害得我好苦，我到旅店找你，說你已辭工不做了，我想你一定在這裏。」停會他不說：「我問你，為什麼不在旅店做了呢？這樣不做，那樣不做，難道你想做官嗎？可惜你沒有福氣罷？」

當時，我竟不出什麼理由來爲自己辯護，爲什麼不做工？寧願餓肚子？這原因都是他所難以了解的，自然，我也不便爲他辯釋。只好隨便塞責幾句：

「不錯，我是沒有福氣做官的，像這樣敲榨貧苦人民的壞官，我是不願意做的。」  
他的蒼白的臉孔，突然變得更白了。眉毛像鬚毛一樣的豎了起來，眼睛睜得像銅鈴一樣兩手揚着拳頭，憤慨地說：

「對的，我如果做了大總統，我一定把這批豬官狗官通通殺光。」

「你說我沒有福氣做官，你現在倒要做起大總統來了。」

連那兩個討飯的朋友都把眼睛笑成一條縫了。

他驚奇地問我說：

「老頭子，你只穿二件單衣，不冷嗎？」

我勉強地說：

「還好，不十分冷。」

他十分地關切的注視我，哼着說：

「哼，不冷，不冷，你爲甚麼又發抖呢？」

最後他很鄭重地告訴我，這樣冷的天氣，不凍死都要凍瘡的，總要想個法子才好。他想着說：

先幾天有家豆腐店要請一個工人，不知請到了沒有？」他說着跳了起來，教我在此等候，待他走去問問看。

「我很快回來告訴你！」他躍出廟外，回首向我招手的喊說，走了。

約莫過了兩個鐘頭，他高興地跑來說：

「老頭子，豆腐店的老板答應了，快去，快去，我和你一道去。」

到了豆腐店時，青年報販爲我向老板作下介紹。

禿頂的老板約有四十多歲，他挺着大肚皮，輕視地把我打量了一下，道：

「你來做工嗎？可以的，告訴你，我們這裏每天應該做的事，如果做得來，你就做，做不來，我另外請人，工錢每月九十元。」他似乎在徵求我的同意，但是，接着下去是：

「每天共磨二斗四升荳子；夜晚磨一斗六升，早上磨八升，夜晚磨的，大約半夜就要起來，磨完了一斗六升荳子，差不多快天亮了；天一亮，把店門拆開擺好，各處打掃乾淨，要挑一担荳腐到街上賣，賣完這一担荳腐回來吃早飯，吃過了早飯，再磨八升荳子，做完這一鍋荳腐，快吃午飯了。吃過午飯，要挑二十多担水，挑水的地方不很遠，挑完了水，吃過晚飯，洗過碗筷，鍋灶，就沒有事了。這樣的活計，並不很費事。」

我被他這一連串的話把頭腦都弄昏了，這樣繁重的工作使我感到心胸忐忑地跳着了。要幹是吃不消的，但是目前的生活，又無法解決，只好決定硬着頭皮去試一試。我帶着哀憐的聲調說：

「老板，我做做看，如果能做的話，我就做下去，不能做，做一天算一天錢，好嗎？老板娘翹着豬肝色的厚嘴唇斜着三角睛插嘴道：

「那裏有這樣便宜的事情。」

「好罷，你來吧，能做就做，不能做，可隨你的便。」

我當天就上了工，報販青年看我有安身之所，他好像很寬了心似的，臨走之前說：

「老頭子啊，你要好好的做了。不要幾天又不做了。」

這位報販青年實在太純真了。他對我的敬愛較之對待父母也不過如此，他對我的傾心相待，太使我感動了。在患難之中可說是一個最難得的朋友。

做了兩三天，就感覺有點吃不消了。最困難的，就是每天要挑二十多担水，肩膀已經挑得紅腫起來了。有一天下雨，路上泥濘不好走，剛一上石級，腳一滑就孔嚨一聲，連水桶一起從石級上摔下去了。爬將起來時，已跌得皮破血流，連水桶也跌破了。回來，告訴了老板，不但沒有得到同情反而捱了一頓臭罵。尤其是老板娘罵得絮絮不休：「你做不來，你就不要做呀！現在買一只担水桶要一百多元，你一個月的工錢還賠不夠。」幸得對門一家香燭店的老板娘走過來抱不平，向我的老板娘勸說了好一會，好容易才閉了她的嘴。

但是，這樣艱辛繁重的工作還不得不咬緊牙關支撐下去，過了一星期之後，我發覺隔壁的雜貨店的樓上放着一床綿被，樓上有一個窗，可以通過去，我心裏忽然泛起了一種念頭，即想索性在這一床綿被上面打個主意，也許，還是一個救濟的辦法。但是，一想到要被人發覺時「強盜」的喊聲將起來心頭不禁跳動起來，臉上均熱地發燒。資產階級把其生活享受建築在貧苦大眾的血汗的榨取上面，是合法的，不算「強盜」。飢餓者伸手向有餘的人分點剩餘藉以維持生命，何嘗是「強盜」，不，榨取勞苦大眾血汗的資產階級才是強盜！我自己雖在辯護着自己，但是心頭還是跳動不寧。臉頰總是發燒不止，假使發覺之後在縲絏中，會不牽涉及政治問題！這種矛盾的思想，紛紜複雜地盤旋在我的底心的深處。環境又迫得不得不立刻要解決這一個矛盾。因循數日飲食為之乏味，睡眠為之不安，這種矛盾鬥爭的結果，終於下了決心，於人不覺之間，跨過窗戶，把綿被挾將過來，完成「強盜」之企圖。

翌日，肥胖的保長穿着一件半新不舊棉褂，後面跟着幾個人，搖搖擺擺地走進來，狼頭鼠目的警察，一走進來東張西望，好像在我尋什麼似的。雜貨店老板翹起一寸多高的厚嘴唇，露出前排烏黑的牙齒，飛着泡沫說話，噴射在人家的臉上。

他們走上樓查看了一回，下來釘住我，問幾句，就匆匆的到雜貨店的樓上去了。我乘機爭取我的老板，并且鼓勵着他，半點鐘之後，他們又轉回審問我來了。

保長問：「你是那裏人？」

「廣東！」

「是什麼人介紹你來做工的？」

「浙贛鐵路的一個朋友！」

「你過去做甚麼的？」

「做生意！沒有打仗以前我們在金華辦廣東館子的，金華失守以後，我們逃難到這裏，先幾月在XX和一個X老板合股做生意，現在還可以去問的。」

保長問完這些話，雜貨店的老板有點不耐煩的說：

「不要和他講什麼，就是他偷的。」雜貨店老板一口咬定我偷，我即站了起來，很鎮靜的說：

「一、你的棉被不見了，也許是事實，但是東西是在你自家的房子不見了的，你們並沒有叫我給你們看管。二、我的老板還放着兩床新棉被在樓上，都沒有不見，很便利的東西不偷，而偷最困難最週折的東西。三、假使是我偷了的話，從什麼地方拿出去，白天衆目睽睽，夜晚，天還未黑，我就上樓睡覺了。因為半夜我要起來磨豆腐，我起來的時候，跟着老板也起來了。這些都是我老板可以證明的。捉賊捉贓，既無贓，復無證，更無可疑的地方，怎麼隨便冤賴人家。四、你雜貨店亦有幾個工人，難道他們個個都是好人，我們豆腐店的人就是壞人，大概不見得罷！」

我的老板聽完我說了這些話，他很憤激地說：

「我請來的人，是有担保的，他雖然在我這里做得不久，我知道他是老實的。我可以担保！保長頭低下去了，兩隻手臂在屁股後面，蹣跚走去的走着，沉靜了一會，他把嗓子提得很高，說：

「不錯，不要隨便冤賴好人！」保長說了，霎刻，他們都散走了。

經保長幾次的勸說，豆腐店和雜貨店各出一百元，賠償失主，我的老板拿出一百元，憤憤地說：「這一百元真不值得，俗語說得好，有錢買賊做。」

## 五

棉被的風波一告平息，我接着辭工了，算了半個月的工錢，住在難民所去了。裏面的難民有做小販的，有的到二十里路地方去砍柴火賣的，有少數則是斃手。白天我跟着他們挑柴火賣，開始挑了四五十斤，後來能够挑到七八十斤了。最低限度的生活，還可以維持下去。

有一個早晨，雨雪紛飛，看不能去挑柴了，我和幾個難民各拿出二塊柴，烤火談天，一個難民說：

「鄉公所四處找人當壯丁了，如果有人去，還可以得到八百元安家費呢！」



我聽到有八百元拿，心裏有點動念了。但一回憶到師管區的壯丁生活情形，真是不寒而慄。另一個難民愉快地說：

「當壯丁不好，最好到手車隊去當車快，每一個月有六百元拿。現在鉛山縣政府組織一個軍糧運輸手車隊，每隊派二人當車快，保長正四處找人呢？你們去嗎？我已決定去了，還可以介紹你們去，明天就去。」

六百元，只須二個月，我們不就可以動身了嗎？我這樣想着很快的說：

「我去，我去，現在就同你去找保長，怎樣？」

「還在下雪哩，等會晴一點再去。」

手車隊住在一個離河口約有一里路的一個小村落，村名叫來鳳登，村上有十來戶人家，車快都住在一家人家的廳堂上，隊部有一個隊長，二個隊副，和一個司務長，另外還有幾個押運的士兵。

我們到手車隊時，手車快已經有五六十人了。到隊的第二天就出發，各人的車子都裝上三百斤重的白米。我去揣了一揣，幾乎揣不動，我心裏想，那就糟糕了，怎麼推得動呢？車子一排排的擺在公路傍邊待命出發，踏音一聲，前排的車子開始移動了。我動手推車的時候，車子截倒下來，推幾步，倒一下，已經掉隊在後很遠了。

不久，從前面趕回來的一個瘦長的個子，——隊付像狼虎般的兇惡罵道：

「你這個混蛋，你的車子爲什麼還拖在後面，趕快趕上去。」接着那個押運的士兵說：

「這個老頭子怎能推得動，他不會推車子的。」

隊付發火了，跑過來就給我幾記身光，罵道：

「混蛋！推不動車子，你瘦幹什麼的？趕快推。」

經此一擊，頓時感到眼前金花四射，耳呆嗡嗡作響，眼睛閉了一會，好容易才睜了開來。受了此種侮辱，憤恨異常，心裏想道：「好，你威風，看你能威風到好久，你好好地站住罷！總會有一天割下你的頭。……」想了好一會，才狠狠的瞧他一眼，這就好像復過了仇怨一樣的。

勉強地追上車子羣中，但最後還是推不動，倒是那個押運的士兵給我解圍，他用繩子幫我拉，拉了一陣，他又推一回，用盡生平之氣力，推一下，截倒一下的到達上饒。

休息了一會，慢慢地感到全身都疼痛。躺草地上，簡直像死人一樣僵直不動了。

有一天恰巧有一個伙伕煮了生飯，給隊長打了一頓屁股開除了。我乘機會請求去當伙伕。跑到隊長跟前，哀憐的懇求說：

「報告隊長，車子我是推不動的，我會煮飯，請我當伙伕嗎？」

他的神情很驕傲，不屑看的瞧了我一下，雙手插在褲袋裏，在天井旁邊來回的踱着方步，掉過頭來說：

「你會煮飯嗎？」

「會！」

「你叫什麼名字。」

「沈福良。」

「調你去當伙伕，是可以的，如果煮了生飯，照樣打屁股。」

「好，煮了生飯，聽由隊長處罰。」

他朝着牆壁，放直喉嚨地喊叫：

「勤務兵！」像喇叭筒的播音，但卻有點嘶啞了。

不知從那一個角落跑出來一個矮小的哥兒，站立在隊長的跟前，像電燈柱一樣的筆直；

「到。」

「你帶他到司務長那兒去，叫他當伙伕，專門燒飯。」

我到伙伕房，一個伙伕默默地望着牆根出神。

「老鄉，你在想什麼東西？」我問。

他很快的回轉身來，悲傷的強笑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是來當伙伕嗎？那很好，很好。」

停會，他的臉色忽然變得很多白，很悲愴地說：

「這裏的伙伕，可不是好當的，如果推得動車子，較此做伙伕輕鬆得多。吃飯的人，有八九十個。做伙伕連你只有三個人，有一個是隊長，他是不做事的，他不做，我們多做一點，到不要緊，但是他壞得很，常常到隊長跟前搗鬼，出發時，我們半夜起來煮飯，他從沒有起來一次，飯煮好了，他老人家起來就吃，他是「黃馬褂」（貴族階級意思）又有什麼法子奈何他呢？」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已經一星期多了，我們到隊上時，大家還是可以吃飽飯的；後來一天天下鍋的米減少了，開飯的風潮，已經好幾次了。有一次因爭飯吃而打得皮破血流，鬧到隊長那兒去，但是，還挨了一頓辱罵。

縣政府的規定，手車隊每人每月有九十元的伙食費的，在那個時候，……（一九四二年冬）的物價還不算怎樣高，一塊錢可以買到一斤米，每人一斤半米連油鹽還不到兩塊錢，柴火是自己砍的，這樣算來，隊長已經從我們身上刮去一元多了，這倒貪婪無厭的傢伙，還要從一斤半米去剝削。

隊長的貪污越來越厲害了，由秘密而公開，隊上的人，已經怨聲盈耳了，我實在再忍不住了，隊上有幾個積極參加鬥爭的車伕，我即鼓動他們，告訴他們一些鬥爭的方法。

當時，我向他們說下面的一段話：

「我們要團結起來，要求隊長給我們吃飽飯，如果沒有飽飯吃，就不去推車子。就是犯了法的人法律上規定，也有他們的囚糧，監獄官剝奪了犯人的囚糧，因為他們關在牢裏，沒有辦法反抗。我們不是犯人，又不是關在牢裏，我們團結起來要吃飯，並不是造反，只要大家一條心，隊長是沒有辦法為難我們的。」

他們全很激憤的，衆口同聲：

「對，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幹，我們現在就去和他們說」。另一個車伕說：「老李，你去第一排老陳去第二排，我去第三排」。

有一個叫老王的車快過去在馮玉祥部當過連長的，因不滿於社會的現狀而掛印爲民的，還有老李老陳都在東北軍幹過的，他們都有率直剛強的個性。

他們臨走時，我告訴他們：

「現在一面要求隊長給我們吃飽飯，一面我們大家一體簽名到縣長那裏報告，關於隊長怎樣貪污，怎樣剋扣軍米的苦情。」

老李說：「沒有人做報告呀！」

我說：「我有一個朋友在警察局當書記的，我可以請他做一張呈文，呈文拿回來，大家簽名，呈上縣府之後，一定會給我們一個答覆的，如先派人來調查，大家都要一致的。」

我向他們扯了謊，做好了呈文，老王拿去叫大家簽名，呈文遞上不久，縣府即派個人前來查問，一會就走了。

這位欽差大臣回府之後，約有一週光景，隊長撤職的命令下來了。新任隊長也跟着來接任了，全隊的車快得到這個消息，個個都鼓舞欣歡的談着：「這個貪污的隊長，給我們打倒了，以後的吃飯必可以無憂了。」

全隊的車快都對着這位新官抱着熱烈的希望，以爲今後的生活應該會得到圓滿的改善，可是，新任隊長一上任就召集全隊的車快訓話，威嚇着說：

「你們大家都要安分守己，服從命令，如有調皮倒蛋的，我是不客氣的。飯，自然會給你們吃飽的。」

這事情就出他們的意料之外了，期望竟成失望。老李走來對我說：

「換來換去都是一樣的壞傢伙，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

新隊長到任不久，車快陸續的開小差許多了。每一回，隊長照例要召集大家訓話：

「你們跑，跑到那裏去，如果給我抓回來，統統槍斃！」

然而任何嚇唬，都歸於無效，開小差的越來越多了。

有一次我正在忙着煮飯，有一個車快跑來告訴我說：外面有人找我，我走出去看時，那是我患緣與共的戰友黃迪非同志回來了。當時我歡躍得幾乎發狂，很想抱着他親吻一下，但我只能強仰着滿身沸騰的感情，輕輕地說了一句：

「啊！回來……」

我們回到伙房之後，黃迪非愉快地說：

「自河口一別，一路都沒有機會開小差，到了金華之後，我編在通訊連當通訊員，連長是一個廣東老鄉，不多久他叫我在連部當上士，後來他又介紹我到軍需處當少尉軍需，升了官約莫半個月，我就開小差了。」

「陳子谷現在怎樣？」他問。

「他在XX區公所當書記。」

「那不是很危險的嗎？」

「危險是危險的，但是環境迫逼着你，不得不這樣做，自從你走後，我們的生活更苦了，真是一言難盡。」

「我明天去看他。」

「沒有必要的事情，不要找他，以免暴露目標，上一個禮拜，我接他來信，要我去看他，好容易向隊長請了兩天假，去看他一次，我給了他一點錢零用，他的身體好了些。我寫一信給他罷，說你已經回來和我在一起了，免得他日夜盼望着你的安全。老黃，我現在儲蓄了五六百元了，我們再在這里做一個月，就可以走了。你可暫時住在這裏，明天去找保長介紹。」

在除夕的前二天，家家戶戶都已貼上了對聯。我們的伙房是住在一個姓費的老頭子家裏，人家稱他費老伯。他買了兩張大紅紙預備叫人幫他寫對聯，但是我遍了幾個村子，都找不到一個人幫他寫。這兩張紅紙攤在桌子上，憤憤地說：「一個人不讀書，是不行的，我們這里幾個鄉子都沒有一個會寫對聯的，你看可憐不可憐？」

我一時感情衝動起來，我帶着開玩笑地說：

「費老伯，你不要急，我幫你寫。」

「你會寫嗎？那很好，請你就寫！」

我把對聯寫好之後，他立即叮囑他的家人說：

「你們以後不要再叫他伙伙了，幫我們寫了對聯，就要叫他廣東先生了。」

他一面看着對聯，一面說着：「寫得真好，真好。」

「寫得不好。」

「喂！廣東先生，你不要說不好，就要過年了。我還要請你叔叔倆在我家吃年飯。」

我一聽到他喊我廣東先生，才醒悟起來，我想道：

「那就糟了，已暴露自己的目標了，現在要機警一點，情形不對，就另想法子。」

果然，第二天隊長就喊我去談話了，我心裏很不安，告訴黃迪非說：

「事情弄出亂子來了，隊長喊我去談話，如談得不好，可能扣留，我身上的錢交給你，萬一我被

扣留的話，你馬上離開這裏，即刻趕去告訴陳子谷同志，你二人立即要離開此地，以免意外，我一個

人總好設法，如果完全暴露了原來面目，那我就準備犧牲了，你們走你們的，用不着爲我擔心了，一

但也許不會這樣，自己不得不從最壞的方面來打算。」

我說完了話，黃迪非同志的眼睛已經溼漉漉地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到了隊長那裏，他正在桌子上

寫些什麼的，我走到他跟前說：

「報告隊長，叫我做什麼？」

「廚房門口所貼的對聯是你寫的吗？」

事實擺在面前當然無法強辯，只好說：「是的！」

「你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我沒有在什麼學校畢業，只在私塾讀了幾年書。」

他狡猾地對着我揶揄，一面說：

「哼！我不相信，據我看，你寫的字不是大學生，就是高中生。」

我雖然很鎮靜同他談話，但是心頭總是亂跳不止，他的狡詐的眼睛使得我不敢抬起頭來。我苦笑  
着說：

「我父親是一個秀才，小的時候，父親教了幾年，後來在私塾又讀了幾年，像我四五十歲的人，在那個時候的學堂多在省城或京城，我們鄉下人，那里讀得起什麼中學大學呢？」

「我看你並沒有四五十歲，如果把鬍子剃掉，最多也不過三十多歲的人。」

「我今年確實是四十八歲了，我的老婆今年五十一歲，先幾天同我壓錢做生日，因為這，大家還  
嘈了一頓，隊長如果不相信，可以派人同我一起去我家裏！」

他聽我說完了話，即刻站了起來，在房子裏蹣跚蹣跚去的，左手握着下顎，好像在想什麼心事似的，我乘機說：

「隊長，還有事情嗎？我妻去煮飯呢。」

「不要忙，你娶老實告訴我，我……我想調你當文書。」

「如果隊長肯栽培的話，我不但感激你，連我的老婆都要日夜念佛呢！」

「明天就要過年了，過了年再調你到隊部來，你現在回去。」

「是！」

黃迪非正提心吊胆地在廚房就心着，我回來，即和他說：

「根據剛才談話的情形，雖然不會馬上發生意外，但是已經讓他們發覺我們是知識份子，在這里不能再停留下去了。你現在即刻趕去××找陳子谷，告訴他把路條攪好，當天趕回來，我們明天準備就走。」

第二天，這正是舊歷的大年初一的早晨，天空飄着毛雨，微微的雪花，已飄落了滿地，但這決阻  
斷不了我們的路程，我們挑着一担破籬筐，筐頭便放着那味跨窗取來會引起風吹的棉絮，冒着雨雪，

從此踏上綿長而遙遠的征途。村野間，正響徹着震天的爆竹聲，好似對我們的別離，在作一種歡送的表示。我們充滿着愉快的心情，邁步向前，這浪蕩奇跡之境地呵！讓我再回首遙望一下你那即將消失的景色罷！

## 六

在路途中另一種悲愴的心緒盤據在我的心頭，沒精打采地沿着馬路旁邊一步一步地走着。聯想着上海拉都路舊寓旁的樹木該已經早把枯葉脫盡了。帶着病容的陽光，洒在參差而整齊的華屋上……我此時在脫葉樹下，慢慢地走着，江西的公路，但我充着血的眼睛却凝視着前面，這時我所看到的不是上海馬路上的繁華，也不是高樓大廈，我直視的是更前面的透過雲天的遠處，那雖然還是一片迷濛的景色，但在那兒，有我希望所寄之處，有給我這受難而脫險歸來的孤兒以慰撫的母懷，我熱烈地懷念着她，——這人民都在歌唱着自由幸福的抗日民主根據地。

從河口動程經上饒，五山，江山，衢州，壽昌，建德，桐廬，富陽，一路都很順利。但是到了錢塘江邊上的一個村鎮——樂尚店時，我和黃迪非被偽軍的盤查哨所扣留，陳子谷走在前頭跑掉了。我們被送到大隊部問話完畢，釋放了出來，已不知陳子谷的方向了。我們患難與共的戰友又告失散，我相信那時彼此都感受着不可預知的命運的。（陳已單獨回到新四軍——編者）

到上海下了車，找到了拉都路龍德村，探問熟知的親友，可是那兒，門庭依舊，人面已非，求告鄰居，竟閉而不答。後來又找了幾處親友的地方，又是搬遷已久，無法找尋。所知道的上海的關係，已告絕望了。今天的困難又擺在面前了。但我們既能夠從機關槍口子衝了出來，能夠掙斷敵人的枷鎖，當然能夠克服任何新的困難，何況今天完全脫離了政治問題的險境，應付困難就容易得多了。

我們決定先去找同鄉會。但又不知同鄉會在那裏，於是先找廣東飯店，凡是店門口玻璃架子裏面掛着有叉燒，燒肉香腸之類的東西，當然是廣東店無疑了。找了廣東店，之後，再問廣東同鄉會。

我們到了廣東同鄉會的門口，裏面熱鬧紛紛，車馬盈門，一個門房很快的制止着我們說：



「裏面有要人（大漢奸）在開會，你們不能進去。」當時我想了一個辦法，現在有一批漢奸在開會，我們就在這裏等着他們，一出來就敲他們一筆竹槓。

沒有多久，果然出來三個人，他們正準備爬進汽車，我跑上前敲竹槓，結果每人四十元。我進一步要求發給我們臨時市民證，他們告訴了同鄉會的幹事寫了一張臨時的難民證。

我們與高米烈地隨處我尋小旅館，找了很久，後來找到新聞路的一家滬西旅店，開了一間房間，八元四角一天，住了兩天，竟一籌莫展。這一天我們很少說話，整天都深困愁城似的，黃迪菲坐在一張靠椅上，頭側着望向窗外出神，我說下一件破爛的內衣，百無聊賴的捉着虱子。

外面好像有人談說家鄉話似的，我走出房門瞧時，有一個鬚髮斑白的老人，身材不高黑黑的臉孔，因雪日的頭髮而顯得臉色更黑。我和他打一個招呼，請他進我們的房間談天了。

他問了我的來歷，我們告訴他：日本鬼子怎樣和我們打仗，鬼子怎樣殘殺我們中國人，怎樣燒我們的房子，我們又怎樣的逃難才逃到上海。他也訴說他的經過，他到上海已經十多年了。他最後沉痛而憤慨地說：

「鬼子侵佔我們中國，由中國人自己壞，不然，那裏會有這末多的漢奸，鬼子就是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

他站起來，繼續說道：

「老鄉，我們明天見，我就住在這裏的弄堂又又號，有空，請去坐。」

他走後，我們會去看過他，

床頭又告金盡，不得不離開旅店了。以後我們還住了兩天瀛三旅館，可是相當狼狽的，每天晚上要九時以後才準進去睡覺，天一亮老板就把你趕走了。那一床破棉絮，虱子較我們身上的要多千百倍，多到簡直不能再多。最後，我們甚至連一元二角一晚的瀛三旅館都沒有辦法維持了。

我們第一天晚上睡在南京路先施公司門口的石級上，地下是冰凍的，自北吹來的寒風，刺入心脾

。深夜，突然感覺頭上被猛擊的疼痛，待坐起來看待，一個巡捕站立在面前，像豺狼般地兇惡說：

「這裏不是睡覺的地方，打破玻璃，要你命，性滾，滾……」

被迫離走，深夜躑躅街頭，又睜眼於資本家豪養的奴才，我們在這幾家大公司三面兜了一夜的圈子。

翌日，我們即開始討飯。二人分頭出發，費了一天的功夫，結果，討了八毛錢。在上海，向人伸手要飯是件極不容易的事情，那穿着華西裝的闊少們，和摩登小姐們，總以為可以討一點罷，但是，跟着他，喃喃自語的使他感覺討厭，才不得不解其闊囊，掏了半天才掏出一毛錢來，睜大他的眼睛狠惡地把一毛錢丟在地了，說：「真討厭！」而生怕沾污了他似的挺直着胸膛地走了。我們實來不及看他的表現，一向只願很快的走去拾取那可貴的拋在地下的毛票，同時又忙於德國第二個對象了。假如再碰到跟他經了幾十家店門而一毛不拔之輩，心沉的難過真像千百萬的螞蟻，在心窩扒動一般的，在五、六十色閃閃着的景物底下，發狂奔馳在老爺闊少們的背後哀聲乞憐，心境是够迷亂的，頭目也為之昏眩不清，此禁所感受的苦楚是難以形容的。

黃迪非討了一天之後，他寧願餓死再也不願討了。我是同情他的，因為自己也同樣遭受這種痛楚的，黃迪非同志在任何的難苦困難的環境和任何殘酷的鬥爭中他都英勇地去迎接困難和堅持鬥爭，要他討飯，他便缺乏這勇氣了。

我們睡在修理馬路的作為陰溝的水泥筒裏面，因為餓了幾天之後，不得不再鼓着勇氣再來嘗受人們的冷眼，同時鼓勵着黃迪非同志也忍受着。當時我這樣說：

「老黃，今天我們的困難，是空前的困難，自前除了積極討飯外，別無辦法了。我想還是再去討，不管討得多少，總要較不討要好得多，因為討得到錢，我們還可以維持一點生命，不然是要餓死的。我們是爲了自己崇高的理想革命事業，爲了人民大眾，我們必須保存自己的生命來做乞丐討飯並不是恥辱的事。同時，我們一個革命者，應該經得起這種堅苦的餓鍊。蘇聯的革命文豪高爾基，你看他

一生奮鬥是如何的艱鉅，他的偉大的革命意志及豐富的生活經驗，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現在要在困難中克服困難，利用種種客觀條件來征服困難的環境，不應向環境屈服，這是我們每個革命戰士應該抱定的意志的。老黃，你不要灰心，我們的光明前途，就在前面。我們經過殘酷的鬥爭，也經過艱苦的環境，更經過幾千里的路程，帶過重重的封鎖線，我們今天安全到了上海，何況到軍部這一點路程。」

我們鼓着勇氣，疲乏的步伐，走到靜安寺路時，黃迪非再鼓起勇氣討飯了，但是跟了人家幾步，剛伸出手來，嘴才張開免強地叫着：

「先生……先生……」

僅僅這樣的叫了兩聲，他再也說不下去了。他的眼淚像串珠一樣地滾了下來。我看了這種情形，心頭不禁酸痛，他的苦楚我是深深地了解的。我自言自語道：

「想不到我們同志會遭受到這種遭遇的！」

我走過去，安慰他幾句，也想不出什麼適當的話來說了。

後來，我們碰見一個測字灘的人，他告訴我們討錢的方法，叫做「擺地狀」，時我不懂什麼叫「擺地狀」，後來也詳細問我們解釋了。我們化了三毛錢買了一枝粉筆，在南京路國際飯店傍邊擺起地狀來了，剛把擺成的一篇歷陳苦境的「地狀」寫完，四圍雖已集來一大堆人，可是，一個紅頭黑臉的「摩囉差」（印度巡捕）立即跑來，似狼虎般地說：

「噫三，這裏不是討飯的地方，快滾，快滾……」

被迫無法，只好悵悵地離開那裏，後來又在另一條馬路傍邊擺了一天，結果分文沒有，我們對它抱着很大希望的討飯的辦法，又告失望了。

肚子飢餓異常。寒冷更覺難熬，睡了兩晚的溝渠筒，後來才發現了新大陸，即馬路傍邊的廁所亭，十二點鐘以後，自警團全部收槍回家了。我們就躲進那小小木亭裏去，比那冰冷的陰溝筒暖和得多。

肚子餓得實在難受，有一次我經過一家燒餅店時店裏覺得並沒有人在，我即以很敏捷的動作偷了兩個燒餅在手就跑，但是立刻給燒餅店的老板發覺而追上了，燒餅給拿回去不算，還吃了兩個身光。在一個霖雨天，我們躲在弄堂裏，發現眼前有一擺着許多天津雪梨的小攤子，大約因為生意冷淡的原故，老板在打瞌睡，我巧妙地偷了三個梨子趕快就走，給了兩個與老黃，他只要一個，我說：「偷了四個」，他才肯取下。

在上海，所有馬路街傍橋三，討飯的搶東西吃，這是極平常的事，但是在一天之內凍死與餓死的也不知幾許。我們連想到自己的命運，感到這種傷心慘目的遭遇，照這樣下去，這命運將要輪到我們頭上的。每一想起。不覺打了幾個寒慄。

因之，我們不得不想別的方法來解決了。我們當時這樣的想：

我們現在的處境，可說是空前絕頂的困難，在上海再留下去，只有餓死凍死，如果餓死，不如去冒險一下，現在唯一的生路，還有兩個地方，第一，到鎮江吳××家，第二，無錫×莊陳××家。鎮江是一個大城市，如果吳××回到家裏，我們去到，當然不成問題，假使他沒有回家，像我們這樣狼狽情形也同樣和上海一樣，不得其門而入，他父親那裏相信他的兒子會有這樣乞丐的朋友。無錫×莊是一個鄉村的市鎮，即使陳××沒有回來，在鄉村總比城市要好點，同時他的父親是一個公正的士紳，我們以前的部隊在無錫常熱活動時，他都盡了很大的力量幫助的。這樣看來，去王莊的條件，比鎮江有利得多，於是決定去無錫一行了。

## 七

我們在那位廣東老人濟助之下，車資有了着落，便帶着疲乏的步伐，懷着不可預知命運的心情，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北火車站，上車的時候，三等車的乘客已經坐滿，我們站在車箱的門口，車出上海之後，望見一片荒涼的平原，躺在淡淡的陽光裏，我覺得這種風光，就好像和我自己的心境一樣。車到了無錫，一排排的人列着隊形站定，從月台下慢慢地走出，待我們走至出口處時，因為沒有

良民證，被檢查的警察趕回車站，好容易找得到行李快的幫助，帶我們繞道出了車站。

匹處詢問又莊，均說不知道，後來在輪船公司才知道又莊遠須六十里的路程。那位廣東的老人送給我們的川幣，所餘無幾了。問了幾家旅館，想開一個房間，因為沒有良民證，均被拒絕了。天色漸漸地黑下來，下着微微的風雨，在無可奈何之中，找到一個小菜場和豬肉檔底下蹲着，雨越下越大了。從北面吹南來的風雨打在我們的頭上，衣服也打溼了大半。

離開了菜場，找了好久，好容易才找到一個廁所裏面的一個角落裏的一堆稻草堆，我們很高興地坐進去，可是不久却來了一個討厭的兇狠狠地說：

「這是我坐的地方，你們那裏來的？快滾開。」

我們和他說了好多哀憐的話，終於給他趕了出來，最後躲在一家具店的屋簷的牆角下坐了一夜，天明時，全身衣服都被風吹雨打得爛溼了。

我們到了又莊，陳又又同志尚流落在外，使我們對此行的希望的心情又冷了一半了。我冒充着陳又又的岳父去找他的家人：他家裏的人半信半疑招呼我們住宿，後來他母親告訴我關於陳又又的安全消息，使我很有心懷，我們患難與共的戰友已經安全脫險，不久就要回來，可以有機會充足談心了。第二天他的母親送給我們二百元，又折返上海。

我們回到上海，把借來的錢送還陳老，他堅決不要，我們便開始做小買賣了——賣大餅油條，每天能維持不致受餓的生活。後來這位廣東老人還幫助我們領出了上海市民證，還有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都得到他的幫助。

有一天的早晨，我正在小菜場大喘叫喊在買買，突然黃迪那想哭的樣子走來和我談到：

「我瀉肚子，我的襪子通都是大便，怎樣辦呢？」

「你的大餅油條幫給我賣，你去換他地布洗乾淨。」

我接了他的大餅油條之後，滾精打滾喃喃自語道：

「我們今天為什麼遭遇到這種狼狽呢？」

幾個黨三突然如狼似虎的將我一籃大餅油條搶得滿地，我當時瘋狂般的叫喊：

「黨三，黨三，你們爲什麼搶我的東西，我的姓名都在這裏，你們搶了我的東西，我就會餓死了的你們真是沒有良心。」

記得有一次黃迪菲失蹤了，在第一天總以爲他曾回來的，後來二天，三天都不見他回來，大概又出了什麼亂子了。我當時的估計，不會有什麼意外的，她沒有「熟人」，絕不會涉及政治問題的，他身上又有市民證，目前的生活雖苦，還不致餓死，但是，他不會做更冒險的事情罷！明白地說，不會做强盜罷！不然只有投黃浦江的問題了。我是萬萬分的就心着他的完全，生意也沒有心緒做了。回憶我們在翻越武夷山上的時候，黨交給我兩個同志，在初到淪陷區時，陳子谷同志失散了，現在黃迪菲又告失蹤，我怎麼對得起我們的同志呢？以後回到軍部時，我怎麼向黨報告，怎麼回答我們的首長呢？想起了這些，我內心是深痛而難受的，多年蘊蓄的熱淚，不禁奪眶而出了。自黃迪菲失蹤之後，這位廣東老人和迪的家人，日夜總來幾次的詢問。

他極關心我們，十分誠懇地說：

「迪菲如果回來，你不要罵他了，有我在這裏，你們的生活問題，我總要設法幫助你們，我可以保不會餓死你們的」。

像這樣萍水相逢的人，還能這樣親切的關懷我們，何況我們患難與共的戰友，他們每來探問一次，我總要增加一分悲傷的。

在第四天的黃昏的晚上，他拿着一個洋鐵桶沒精打采的走回來，我一望見，我很快地跑前去抱住他，說道：

「老黃，你怎麼搞的，害得我日夜不寧；」

「那天早晨，在一個前崗亭旁邊拾了一個女人的皮包，我一路走，一路打開看，裏面有很多的本軍票，我高興極了，我當時想，我們的窮根，從此可以解決了。不料，一個巡捕走來，抓住我，說我是黨三，偷人家的，東西給他去了。連我幾十元的本錢都被搜了去，後來又送到炮台灣去（吳淞附

近)做苦工，後來我才設法逃了回來。」

「啊！原來這樣，像我們這廝三的樣子，就是自己的東西也會發生問題的，何況是一個漂亮的女人皮包。」

我們這樣的生活，又過了幾個月了。後來陳××同志回到無錫家裏，寫信要我們到他家裏去，到他家裏時，他的母親帶着開玩笑地說：

「葉先生，我的兒子回來了，可惜媳婦沒有回來；你的女兒究竟在那裏，我現在要媳婦了。」說着，大家都把身子笑得酥軟了。

由此我們才找到關係回軍部。

囚徒浪跡，悠悠三載，輾轉跋涉，顛沛流離，重入懷抱，欣喜若何？

一九四四年脫稿於淮南暮秋的夜晚。

十月廿三。

## 把孔子廟變成牢獄

賴少其

現在有一種人，開口「尊孔讀經」，閉口「仁義道德」，我在「皖南事變」後被捕時，踏進第一個牢獄就是由夫子廟改的。廟中「遼經閣」的牌額已經被「摛伏如神」的牌額蓋住了，起初我還以為孔夫子會打拳，後來才知道，原來都是國民黨黨部，送給特務頭子，頌揚他「摛伏」革命份子很有辦法的「公德」牌呢。

在禮夫子，改成的牢獄中，第一個慘象是一個懷孕八月的婦女，被倒吊在棟樑上，受盡各種侮辱和笞刑，放下來時，身體驟得像棉花，即刻，流產身死。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被幽囚在一個黑暗的單人房裏，裏頭有一塊大石碑，她恐怖的縮成一團，不久就神經錯亂了，這就是所謂「仁」嗎？新四軍一個小號兵和一個小勤務員，當他的同志受刑時，殘酷的使他有用刺的樹枝，輪流鞭打，並要他們兩人一邊拉緊繫在頭頸的繩子，稍不當心，就同樣的刑罰落在自己的身上，他們心中刺痛眼淚滿臉，終日憂鬱的唱着「秋風起，樹葉黃，弟兄殺敵在戰場……」的歌。這就是所謂「義」嗎？用電話線細繫在受刑者的兩手上，然後把電一搖，電流通於全身，面孔發紫，全身麻痺，還有更慘的，把通紅的烙鐵，強迫受刑者跪在上面，一時暈迷過去，鮮血淋漓，骨頭化成焦炭。這種悲慘的哭聲，都使每個「囚徒」終在戰抖，緊張的空氣，使人透不過氣來，這就是反共專家對付革命份子，對付自己同胞的辦法，這就是所謂「道德」嗎？

「號子」祇有一個小洞，從這洞口每天送進兩碗粗飯，沒有菜，也沒有鹽，但每天總要喊着：「還欠一碗飯，還欠一碗飯！」洞的下面，就是三十個人共用的便桶臭氣薰人，無意中小號兵從一魁盤閣」弄來了幾本破爛的「經書」我便站在便桶的旁邊，借着小洞的光，讀起書來，在當時實在悶不過



，并無「蓮孔」之意，但是一本「詩經」的扉頁上，題了兩首歪詩，却是有實開他的玩笑了。

從來未受縲絏累  
宮牆寂寞鐘台舊  
選經開卷不傳經  
夜漏欲殘人未睡

於今始進夫子庭  
竹影暗體響風鈴  
從此始聞朗讀聲  
醒時猶覺夢魂驚

(完)

上僑集中營

定價抗幣七元

1945, 12, —5000